白馬



白馬

AIRS ABOVE THE GROUND

BY MARY STEWART

張時 譯

皇冠叢書

第三三一種

白馬

白馬

MARY STEWARD 著

張時 譯

第一章

『連飲杯茶都有所圖謀。』

愛德華•楊：『愛名慕譽』

良珈梅是我認識的中最傻的女人，而且她有說不完的話。我之所以在這個潮濕的星期二下午和她在哈陞喝茶，唯一的理由是她下午打電話時堅持得使我無法推却，再說和良珈梅去喝茶總比孤零零地在家好些。何況房裏還在回響着我和一士上次爭吵的聲音。那次的爭吵我是完全對的，而他却毫無道理。現在他在史托克荷爾摩，而我在倫敦。照理說我們應該在陽光和煦的意大利海灘上，享受着兩年前蜜月後的第一次暑假。事實上自從他去後，這裏每天下雨，每天早上我看着『監護報』上的氣象報告時，發現史托克荷爾摩却永遠是陽光普照，溫度在七十度左右，我不禁自然地忽略了意大利南方的濕潤雷雨，而集中精神在一士的罪惡與自己的怨曲。

『你咕嘟些什麼?』良珈梅說。

『我？對不起。大概是天氣和別的事使我心情惡劣。我無意對你發牢騷！說下去，你到底決定買下它了沒有?』

『我還沒有決定。決定一件事眞是困難得不得了……』忽然她聲音轉弱，一面凝望着盤中的糕餅，手指則停在蛋糕與圓餠之間。『不過你知道現在的情形，他們不替你保留東西。我如果多等一會，他們便賣出去了。』

那樣一來，使人覺得更少不了它了。』

如果你再多等一下，我想，當她選起了圓餅，它便不再適合你了。可是我那麼想並無惡意；豐滿配合良珈梅，她是個美麗的金髮女性，她的外表依伏淡雅溫柔的顏色；更對每個中年婦女都是不可或缺的，等金髮轉白時又別當話論了。

珈梅——頭髮稍微帶些深金色——是我母親在校時的同學。她當年的美麗是屬于時尚之流的，她的好脾氣使她很得人緣，我母親告訴我她當年的綽號是牛奶糖，聽起來也相當切合。在學校時她並不是母親的好朋友，不過因爲兩家的接近以及職業上的連繫，兩個女孩常常在一起度假。珈梅的父親養飼並且訓練賽馬，而我祖父是個獸醫。不久女孩們離開學校了便各分東西；我母親嫁給她父親的年輕合夥人定居在正郡；但是珈梅離家前赴倫敦而有一個『成功』的婚姻；換言之，她找到一個有錢的倫敦銀行家，他那外表一看便知道已經四十出頭。他坐在轎車中，三個孩子在好學校裏唸書。可是婚姻並不理想。人們一看見珈梅那種柔和溫順，便知道她一定是賢妻良母，而且把家中治得條條有理。大女兒先走了，反抗地說她在加拿大找到了工作。次女十九歲時便離開家，隨着空軍丈夫前往馬爾他，而且都不回頭看一眼。再下來離開她的便是她丈夫，留下來顯然是意欲離婚的難堪。現在只剩下了小兒子定西；我彷彿記得在學校放假時，在他祖父馬廐附近見到過他。一個瘦小，敏捷，勇敢的男孩，他有沉默的習慣以及一付被母親寵慣的神情。

她現在正喃喃不休地談着他；我記得她方才談的似乎是她的裁縫，她的醫生，她目前的男伴，她父親，我母親，然後又是我現在已經記不得的事，最後是郵政局長……

『……老實說，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眞是個難題。他知道如何使我神經緊張。蘇醫生昨天才說過……』

『定西很難對付?』

『是的，當然。雖然和他父親並不一樣，但是事情全是他父親開始的。你現在眞以爲他會離開定西的生活，是吧，尤其是他做了那麼件事之後?』

『他又回到定西的生活裏來了?』

『我親愛的，問題正在乎此。所以我才那麼不安。他一直寫信給定西，而且相當頻繁，現在他又希望他去找他。』

我摸索試探地說：『他在國外，不是嗎，你的——定西的父親?』

『高漢?是，他在維也納，我們不通信，』這件事珈梅倒說得很簡單。

『離婚之後，他可見過定西?』我難爲情地說：『我不知道當時是怎麼談判的，珈梅阿姨。』

現在她眞正地表達了些方才沒有的憤怒感情：『老天，別那麼喊我，把我叫得像已經七老八十了！你說什麼?你說你不知道當時的談判?沒人不知道。你總不能說，你母親沒把當時的一五一十全告訴你?』

我比我想像地更冷靜地說：『我不在家，你應該還記得我那時還在艾丁堡。』

『嗯，高漢有見面權，也許你所說的「談判」指的便是這個。可是他當時立刻出國了，而定西以後一直便沒見過他。我甚至於不知道他們在通信……而現在事情來了！』她的聲音提高，她的藍眼睛發光，不過我覺得她的興奮勝過哀愁。

『我告訴你，前天定西一股腦全倒給我聽。男孩子們都是忘恩負義的！這些年來我爲他受了多少罪，做

母親又要做父親，這些可憐的男孩都一樣……一直不對我說一個字！你會相信這種事嗎？紋莎，你會相信嗎？』

我遲疑一下，柔聲地說：『對不起，我倒覺得很自然。何況，定西沒和他父親吵架，使他們不能見面似乎很可惜。我的意思是，他們本來應該時常見面的，你也不能以為他需要父親便不需要你。我——這其實不關我的事，珈梅，也許我太坦率了點，不過是你問我的。』

『可是不告訴我！太鬼鬼祟祟了！他不應該瞞着我，他母親……』她聲音有點嗚咽。『我痛心，紋莎，這裏痛。』她用手撫着左胸下方，但是她尋不到心臟的位置，又放棄了那個姿勢，為自己倒了杯茶。『你知道聖經上對個忘恩負義的孩子是怎麼說的？比什麼東西的爪子還利，還是怎麼說的？哦，我對你說，作為一個母親才眞正地會瞭解。比什麼還要利……當然，我不敢說一定要你了解！』

這種上意識的表演慢慢進入珈梅的談話，驅逐走了我方才因她對定西的感情所生的同情。於是我比剛才進來的時候更加彷徨了。她實在不該那麼千重要萬重要地打電話給我，實在她只是需要一個聽衆而已；她有自己的橋伴，當然，她一定對她們重述了多少遍了；現在她才知道要由我這一代得到了解與同情實在相當困難。

『我很抱歉，我不是沒有同情心，我希望能了解你；然而我也看到定西的想法。他可能非常希望有個出國的假期，而這正是最好的機會。大多數像他這種年紀的男孩都希望去奧國旅行。天，如果我也有親戚在那邊，我也會高興地接受他們的邀請，如果他父親眞想見他——』

『高漢甚至於送錢給他，而連一個字都不給我。你看，如果不是他在鼓勵，定西是再也不會想去的。』

我儘量不對這句話作怪相。『好，何不做個好人，讓他去玩玩？人家都說，欲擒故縱才是要他回來的好辦

法，對不對？我知道你的難過，眞的；媽媽常常說，如果你拉得太緊，他們一有機會就會掙開去。』

我才說完這些話，心裏又後悔起來。我只替定西着想，我在勸珈梅如何使自己最不傷心，而又使她兒子能達到目的。現在我記起我母親說過的話，不免覺得我說得太露骨了。像珈梅這種人是經不起任何批評的，因為她們自己以為從不犯錯。她看不清自己家中的三角悲劇，因為任何人都無法說服她。原來她自己也有過錯。就像問那些天天埋怨沒人理沒人愛的人說他們自己可也愛過別人。

她說：『你還沒有孩子，自然你不懂。一士不要孩子嗎？』

『當然要。我們結婚還不太久。』

『兩年了？該開始生一個了，』珈梅說，『他常常不在家，是吧？』

『我和一士的事和這個又有什麼關係？』我問，使她放下了原來要繼續指責的意思。

『如果你自己有了孩子，就不會那麼輕鬆愉快了。』

『我如果有孩子，我一定有足夠的理智，不在他們周圍築一道藩籬。』我這樣理直氣壯的說話，並不是因為珈梅的談話使我疲倦，而是這次無聊的談話越來越使我感到不久前我希望在一士身邊築起的藩籬。我又說，『再說，定西不是個孩子，他已——哦，多少——十七歲？我覺得不了解的倒是你，珈梅。孩子都會長大的。』

『只要他們不長大飛走。我的小兒子，好像還是昨天的事——』

『他父親希望他什麼時候去？』

『隨他便。他當然急着要去。』她忽然以誠意的聲調說，『老實說，我倒不在乎他去不去。我只是不願意

讓他覺得對高漢有所欠負。』

我數了十下，輕聲說：『那麼立刻讓他出發，使他覺得對你有所欠負。』

『我可能，如果我認爲——』她迅速阻止自己，以我不懂的眼光瞥視了我一眼。她又故意地玩玩胸前的衣服，以及上面掛的漂亮寶石串。『老實說，紋莎，你說得很對，我應該讓他去。人應該明白不管自己心裏怎麼想，孩子總是要長大的。何況，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

我等了一下，似乎話要轉入正題了。

『紋莎。』

『嗯?』

她玩弄一下寶石，喃喃地說人不懂母親的想法，又望着我，這次有種堅決的眼光。她用哀求的口吻說，『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幫助我。』

『我?什麼?』

『我實在同意你的話，老實說，讓定西暫時離開一會，對我也有好處。我眞願意讓他去，不過你知道，定西才十七歲，他以前從來沒有出過門，除了學校的旅行，那可不能相提並論，對吧?我自己又不能陪他去，因爲那根本不可能……和高漢見面……我不是說我不願爲他犧牲自己……但是我建議的時候，他眞非常無禮，我也不願去外國，而且不說英語，你可以隨便怎麼說，我不能讓那孩子獨自到外國去。所以我想起你來了。』

我盯着她看。『我現在還是不懂你的話。』

『哦，十分簡單。我知道你本來這個月要和一士去度假，如果不是他臨時有公事……』珈梅雖然有求於我

，還是壓不下惡作劇的好奇心理。『我想，你也許過後去找他，如果是的話，那麼你可以和定西一同旅行，那就解決一切困難了，對吧?』

『不，我不明白。如果高漢在維也納，我不懂爲什麼我——』

『你應該去，你不明白這件事對我的意義。我是說，就讓他那麼去找高漢，而不知道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定西從不寫信，你知道男孩子都一樣，而我自己不和高漢來往。如果我知道你和一士在一起——我是說，一士一定知道外國的情形，他一定可以照顧一切，是不是?』

她講起話來相當可疑。我自然爲一士辯護。『自然。可是我不能和定西一起去，我怕……不，珈梅，聽我說。我並不是說不願去維也納，而是我們打算去意大利度假，再說——』

『你可先到維也納去找他。那更加有趣，可以多度一些假，對吧?』

我盯着她。『到維也納去找他?可是——你說什麼?我們不能要求一士——』

『如果是費用問題，親愛的，』珈梅說，『好，既然你陪定西，我可以負責。』

我不快地說。『我想我自己可以設法，謝謝你。』

這也是珈梅一種令人討厭的性格，她以爲別人都是一文莫名，我雖然覺得一士在化學工廠的收入不壞，她却以爲他連車子都買不起。不過當時我的標準不如珈梅的高。我乾澀地說：『我想我買得起車票，謝謝你。』

『那麼爲什麼不呢?你何不去那邊接他?那可以省得他又回來接你，你們可以多玩些時間。我的意思是願意負擔你們車費的差額。你知道，一士在奧國可眞是再好沒有的了，你一定想去會他?我一知道就打電話給你。』

『珈梅，你先別打這些如意算盤，聽我說好不好?我不想去維也納，因爲一士根本不在維也納。他在瑞典。』

『瑞典?他什麼時候離開奧國的?』

『他沒有。他一直在瑞典，在史托克荷爾摩，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他星期日去的，星期一便告訴我了。』

我沒有告訴她，四天中的唯一函件，是一封簡單的電報。一士和我在爭執之後都一樣固執。

『但是你可能錯了。我可以發誓那是一士，而且紀茉莉和崔安蘭也和我在一起，她們都說，「哦，那是馬一士!」眞是的。』

我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哦，昨天，』她的口氣像是我笨不可及，『我們在逛商店，但是安蘭的火車還有一小時，我們便想找個地方坐坐。我們便去看新聞電影，上面發生了些事——出了什麼禍亂——我已經記不得了——不過那是在奧國什麼地方，絕沒有錯，一士正在上面，茉莉對我說，「哦，那是馬一士?」安蘭也說，「是的，看，一定沒錯。」後來電影完了，我們都相信上面是他。我當時立刻便想起你來，因爲定西急着要去，我想你可能也要去，所以我打電話給你。』

我一定顯得比她所想的更愚蠢。『你是說你看見了一士，我的丈夫一士，在一捲放奧國事情的新聞片上?不可能，你一定看錯了。』

『我不會錯，』她簡單地說。

『哦，他不可能——』我停住了。我在她眼中又看見惡作劇的好奇光芒。我在幻想中看見茉莉和珈梅她們

在說個不休……『他走了，而她不知道。他們一定爭吵了，對吧?另一個女人，可能嗎?因爲她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我看下手錶。『哦，我眞要走了。我希望我能幫助你，如果一士不在史托克荷爾摩，他一定是臨時有事乘飛機去的。你不會相信，他們常常趕他到東到西。我不知道他還要去什麼地方……』我推開椅子。『謝謝你的茶，我不知道你看的新聞片可眞是奧國的?別的地方?你記得是什麼事嗎?你說過——一件禍亂……』

『我告訴你，我記不得了。』她在提包中找什麼東西。『我沒注意，我正和茉莉講話，那時正好一士出來……哦，就是那麼回事，我想。如果你不去，不去就不去，定西也不能去。如果你改變了主意，讓我知道好嗎?』

『當然，也許我家正有信在等我。』我遲疑了一下又說，『你說是那個電影院?』

『蘭心廣場。正是他，的確是的。我們都立刻認出他來。你知道他那個樣子。』

『我知道他的樣子，』我更乾澀地說，『至少我想我知道。你眞記不得是怎麼回事了?』

她忙着塗口紅。『不清楚。好像關於馬戲團和一個死人。一場火，對，一場火災。』她側着頭在小鏡中望着她的紅色嘴唇。『不過死人不是一士。』

我沒應聲。

新聞電影院中一片黑暗，它充滿香烟與濕衣服的氣味。我盲目地找到一個位置。這時，這裏座位半滿，我很慶幸，因爲我可以獨自坐在後排。

放映的是五彩卡通。然後是旅行片；丹麥，我想是的，安徒生的家，可是我坐而不視。好像過了好久，新聞片才上演；非洲近況，中東，賽馬，考試……

忽然它上來了。『奧國鄉村的馬戲團火災……星期六夜晚……史泰利省……一隻象逸到街道上去……』然後是影片。不是火災本身，而是烏煙的殘景。黎明灰色，警察和穿大衣的人在火堆中拉出東西。廣場上是馬戲團營房，篷帳，大多流線形而現代化，背景上的松林山崗，以及白色的教堂圓頂。前面是個幕布——那是廣告用的——上面貼了些東西，一張看不清的相片，一些人名，一些『絕對奇蹟』的宣傳，然後是一行價錢。什麼東西壓在它上面，它立刻倒在地上了。

是。是一士。他本來站在銀幕的遮蔽處，他顯然一時還不知道攝影機正對着他。他十分安靜地站在人羣邊望着警察。大家都盯着火場，以及一些攝影機沒有照出來的東西。他又以他慣常的姿勢搖搖頭——我很熟悉他的姿勢，我吃驚地看着他面部的表情。他很憤怒，單純的憤怒。我到最近才熟悉他的怒色……可是其他人的面容不是嚴肅便是恐懼，憤怒的表情令人難解而困惑。事實上，這裏的確是奧國而非瑞典，星期一上午，我還接到他由史托克荷爾摩打來的電報……

他旁邊有個女郎。當她移動時，我才注意到她。一個金髮的年輕女郎，十分美麗，身材嬌小，眼睛很大。在清晨已經穿着高領的發亮雨衣。她長長的鬈髮垂在發亮的衣領上。她顯得可愛嬌小而脆弱。她緊貼在一士身邊，有如請求保護，而他的手圍着她。

她抬頭望着照着他們的攝影機，我看見她伸手碰碰他，說了些什麼。親暱的低語與外表正相配。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百個人之中有九十九個會在擺起姿態或離去之前盯着鏡頭看。我丈夫連看都不看一眼

，立刻和這女郎脫開消失在人羣中了。

當場地由銀幕上消失後，我們進入了一個破舊的帳篷，裏面有隻象正在跑。

『……死者兩名，警方正繼續調查中，』報幕的人以平淡的聲音說，這時畫片變成了英國南方的海灘勝地。

鏡報上面有——第六頁下方佔了幾行地位，標題是：『馬戲團火燒之謎。』

『警察已來調查奧國格拉茲附近一個小鎮上的夜晚火災。當一個旅行馬戲團失火時，一隻大象逸出踩傷了個六歲女孩，並且在鎮中引起相當騷動。搬運車中兩個人在睡覺而被燒死。』

監護報用八行篇幅在十三頁的橋牌欄上形容：

『星期日夜晚一個馬戲團的大車失火時，兩個人被燒死。馬戲團正在哈芬鎮演出，它位於奧國史泰利省的格拉茲市附近。』

第二天上午星期五，我聽見一士的消息了。那是他手寫的短簡，日期是星期一，郵戳是史托克荷爾摩，上面寫：『此間工作快結束，希望幾天後便可返家。確期定後再電告。愛，一士。』

這天上午我打電話給良珈梅。

『如果你要替你的寶貝兒子找個陪伴，』我告訴她。『你找到了。你說的一士的事完全對……我收到一張信，他在奧國，他要我到那裏去會他。我隨時準備出發，越快越好……』

第二章

『做成人太小，做孩子又太大，他正是居於成人與孩子之間。他十分良善，他言詞銳利；但是人們會以為他乳臭未乾。』

莎士比亞：『十二夜』

良定西變了，正是一個孩子成長後所必然的。

他成了個高大的男孩，我覺得他既不像他父親，又不像他母親，倒和他祖父酷肖。他動作敏捷而帶些緊張，在時間的磨練下他會變成生氣蓬勃而機智。他有灰綠色的眼睛，美好的皮膚上長出了雀斑，金髮剪成長長的式樣，他母親公開責備他，我却私下感到喜歡。當他母親在倫敦機場交代給我時——有如她把她心愛的小犬交給我父親診治——他臉上的表情相當保守。如果要老實說，他更像個一肚子悶氣的小孩子。

我現在正在弄他的座帶，由他不習慣的動作看來，他顯然以前沒乘過飛機，可是我不敢去幫助他。自從珈梅在公共場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她的娃娃交給我後，他一直全身不對勁。

我却說：『你到前座來坐，很聰明。如果天氣好的話，我們可以看見美麗的風景。』

他望我一眼，我發現他眼光中只有不懌之色。濃厚的不整頭髮更使他像頭寵壞的小狗。他咕嘟了些什麼，但是當奧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以流線形姿態衝向水泥跑道時，他熱心地轉頭望着窗外。

我們準時出發。飛機停了一下，又以更大力量前衝，上了天空，這種上衝的興奮每次都會使我情不自禁地脊背顫抖。倫敦在下方後退，海岸迎面而來又拋後，海峽上的天藍晴空像是一匹緞帶，然後比利時的草原也在下方退回，飛機在高空進行兩小時的向奧國航程。前方與下方的雲層漸密了起來，像一片累積的魚鱗，在天上有如鋪了一層氈毯………我們有如不動地懸浮在晴空中，下方的雲層阻擋了下方飄游的波浪。

『天使的風景，』我說。『我們現在有權到達以前只有神祇可以抵達的地方，包括一擊使城市毀滅。』

他一聲不響，我自嘆了一口氣，放棄了向前看望的舉動，翻開一本雜誌。午餐來了又去了，然後是一些外國紅酒或香檳；我旁邊的男孩有意不置可否，不過我知道這孩子還是首次經歷這興奮的旅程，我不由感到心中有點不安。飛機稍微向正偏側，紐倫堡一定就在雲層下方的什麼地方，我們正向南飛往奧國邊境。盤碟收好了，人們站起來活動欠身，一部香煙與香水車子推過來，擋住旅客前往洗手間。

美麗的空中小姐穿着海軍制服向我彎腰。『要香煙嗎，女士？香水？飲料？』

『不用，謝謝你。』

她的眼睛遲疑地望着轉身向窗外的定西。『香煙，先生？』

『好，』他立刻說，聲音似乎過高一些，我發現他也瞥覷了我一眼。『你有什麼牌子？』

她告訴他，他選了一種，並且在口袋裏掏錢。她給了他最昂貴的二百支一條時，他睜大了眼睛，但是立刻遮蓋了心中的憂愁，付了錢後，小車推走了。他又不望我一眼，把香煙塞到手提包中，拿出一本袖珍本偵探小說。又是暴風雨前夕般的沉默。

我說：『你知道，卽使你一天抽煙抽個不停，而且生六種不同癌症死去，我也毫不在乎。請便，老實說，

越快越好。我從來沒見過如此態度惡劣的年輕人。』

袖珍書落在膝上，他第一次正視着我，眼睛嘴巴睜得老大。我說：『我完全知道你能夠獨自旅行，而且你自己也希望那樣。我自己已經有夠多的痲煩，我沒有辦法理你的。不過如果沒有我陪你，你一輩子也走不脫。我知道你坐在這裏暗自生氣，因爲有個保姆跟在你身邊，可是老天爺，你難道還沒長大到可以了解凡事都有兩面的年紀？你知道你可以自己照料自己，但是你母親不以爲然，任何說明都沒有用，那只會更使人不安。現在的事實是，既然你不能獨自旅行，你不盡量使旅程愉快點？我們一直要在一起，直到我帶你——或是你帶我——平安的抵達維也納，你看見你父親爲止。然後我們便可以各走各的路了。』

良定西强嚥一口。這個動作似乎使他用盡每根肌肉的力量。他說話時，似乎有點假音。

『我——我很抱歉，』他說。

『如果你眞願看書或望風景，我不打擾你，』我說，『不過我老實說，飛行時總會使我心中有點緊張，和人閒談也許可以使人忘記。』

『我很抱歉，』良定西又說。他的臉脹得通紅，但是他的聲音已經復原，正如一個男孩安慰飛行中緊張女人的口吻。『我想不到你有這種感覺。我嗯——因爲我很……我不知道我該如何……』他結結巴巴地停住咬咬嘴唇，然後以非常簡單的話說：『香烟是給我爸爸的。』

這種光榮的改正是很可欽佩的。他也有種使我惡感全消之意。他也明白。因爲我看見他灰綠色眼睛中的光芒。

我說：『良定西，你眞像是個危險的年輕人。你母親不讓你獨自出去，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現在告訴我

，我該怎麼稱呼你。我知道你母親喊你小西，可是那太娃娃氣了。定西如何？』

『好。』

『嗯，我叫紋莎。』

『眞美麗的名字。是跟雷紋莎起的嗎？』

我笑了起來，『心腸好一點，我才二十四歲。我不知道這名字是怎麼來的，可能是我母親在那本書上看來的。事實上，它是一種蝴蝶，或一族蝴蝶的名字，相當美麗的一種，孔雀與女士之類的。那就是我，在花間飛來飛去。』

『啊，』定西說，『原來如此。雲層看來開了點，下面有條河……你看，那是不是多腦河？』

『可能。我們在最後一程多多少少沿着它走。』

『如果你着陸的時候害怕，』他仁慈地說，『如果你願意，我握着你的手。』

『你看，多美啊！』定西說。

雲層已稀疏，我們下面一哩的陰影中便是奧國。田地看起來全都一樣。定西望着下面，越來越鬆懈，已經到了拿相片給我看的階段。這張是個女孩騎小馬駒。那是張老照片，已經有點褪了色，圓圓胖胖的女孩依稀看得出是珈梅兒時。

『呃，對。』他此刻告訴我許多珈梅的事，我相信珈梅一定不願讓我知道。他此刻正拿出她的相片。我不好意思地說，『她當時幾歲？』

『不小了，大概有十五歲。看那尾巴便看得出來。』

『什麼？』

『尾巴。馬尾巴。』他又說，『你不懂，好像你是個獸醫似的。』

『不要說好像。我結婚前便是個合格的獸醫。』

『眞的，眞想不到。』

『你可以說，當我在到迪克獸醫學校之前，我「好像」是個獸醫——那是我上的艾丁堡的獸醫大學。你總不能說出身於獸醫之家，會學不到一點獸醫的智識吧？』

『我不知道……就像我一樣，在我祖父家和馬一起長大。你行過醫嗎？』

『正式說，只不過六個月。但是在學生時候便實習了不少，特別是最後一年。我在農村間旅行，照料動物，我學會如何槍斷，使用X光，幫助開刀——許多事。我得到文憑之後，便替父親作助手，然後碰到一士，便結了婚。』

『他是做什麼的，我說你丈夫？』

『他是泛歐化學公司的職員。你大概聽說過這個公司，它雖然不像國際公司那麼大，但是它日日在增大中。一士是在銷售部門。他打算調到別的部門去，因爲他的工作需要他時常到國外去，我們結婚後，幾乎就沒有見過面。起先他到海外去，我便回家去幫我父親，以後我開始在獸醫協會工作，它就近倫敦我們住的地方。那邊也使我忙了一陣子。』

『哦，是的；我很抱歉方才的「好像」。那簡直是侮辱。』他坐了一會，玩玩手上的相片。我看見上面大多是馬。他現在已經完全正常了。他時言時靜正是這一代的表徵。

他忽然說：『我恨倫敦。祖父在世的時候還好，我可以時常到他那裏去。媽媽似乎不願意我去得太常，當時女孩子們還在家。』他把相片放進信封，塞在提包中。『自從我離開學校，便常常到那裏去，反而覺得無聊得受不了。所以我希望換換環境。』

『而使你和你可憐的母親分別？我倒不擔心，她受得了的。』

他迅速光亮地望我一眼，像是壓下了什麼想說的話。他開口時，我知道他已經換了話題了。『你以前可去過維也納？』

『沒有。』

『我不知道你對西班牙騎術學校會不會感到興趣。你知道，一隊白色的李山駿馬可以和着音樂表演技術。我眞希望去看一看。』

『我當然知道，』我說，『不過並不能算十分清楚。我也希望能看見。他們在維也納嗎？』

『他們住在維也納。表演的地點是在個像十八世紀舞廳的大建築裏，那是在胡堡宮殿。每個星期日早上演出，可是，我怕八月裏沒有。他們是在九月裏開始……』他笑了笑。『如果我對他們有所知悉，我還會在這裏。不過人們可以隨時去馬廐裏參觀，我相信你可以在訓練季節去看實在的情形。我父親在維也納已經有六個月了，他應該可以認識些人，帶我到那裏去看看。』他望了窗外一眼。『我想我們在降落了。』

我忖思地望着他的側影。這裏還有別的改變。現在他已經觸及他所感興趣的事了，他的聲音態度中完全失去了年輕人的難堪。這裏是個高談他的嗜好而忘却了離別的青年。不過那並非是完全知道他自己在說些什麼的

表情，而是還帶着一絲反叛之情。

為使他繼續說下去，我問，『為什麼叫「西班牙」騎術學校？』

『什麼？哦，因為李山種馬本來是由西班牙馬發源出來的。我想那是最古老的品種——這些馬一直回溯到羅馬時代，在西班牙的羅馬騎兵馬遇到阿拉伯馬，然後牠成了最好的戰馬，在中世紀，牠被出售到左右和全歐洲各個角落。當奧國在李山繁殖馬羣時，也買了西班牙種馬。』

『所以叫做李山……是，我明白了。是不是奧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把李山割給意大利的？』

他點點頭。『當奧大利帝國破碎時，這些馬沒有消失，可真是奇蹟。我想，當共和國肇始的時候，沒人注意到一種，嗯，高級生活的殘留物，然後牠們開始公開表演——於是便成了國家的財產。當然——現在奧國人十分以牠們引為榮耀。當上次大戰末期，奧國受到轟炸，這些種馬也過了段痛苦的生活；校長波哈奇上校把牠們平安地送出奧國，接着美國陸軍在捷克把這些馬救了出來，安置在北方威爾斯什麼地方，最後才把牠們安頓在白坡。』

『是，我也知道。白坡，對不對？在南方的什麼地方，對不對？』

『在史泰利省，離格拉茲不遠。怎麼樣？』

『沒什麼。說下去，告訴我那些種馬的事。』

他望了我一下，像是要看穿我到底是否真正感到興趣，然後他又以略帶童稚熱情的態度講下去。

『哦，牠們在白坡繁殖，然後其中最好的四匹送去維也納訓練，其他的則出賣掉。在維也納的那些受了好幾年訓練。我想使那些表演精彩的理由，不只是牠非常美，而且——』他望我一眼，遲疑了一下，幾乎羞怯地

說下去：『你不為這其中有些令人叫絕的地方——牠是最古老的，其姿態動作一直由薩諾芬時代公元一年流傳下來，你知道，所謂御馬之術——而且所謂「高躍」的主意是來自十五世紀，豈不令人驚嘆？可是對李山馬來說，那並非普通的高躍，像一般的馬戲團表演一樣。……他們而且把訓練的動作加在舞蹈之中，自然，還有那「人間精靈」。』

『什麼？哦，你是說馬的奇妙跳躍。』

『是，他們把它稱為人間精靈，』定西說。『牠們古老得像山崗。那也是所有戰馬都要學習的古老戰鬥動作——我是說你如果雙手要執槍持盾，你必須要馬隨心所欲地跳向任何方向。如果你想看……』

他又彎腰在提包中摸索。我們正穿過雲層，漸漸下降，而且周圍的乘客已經開始準備收拾行李了。然而良定西已經忘記置身何處了。

他挺直身體，臉有點發紅，熱心地拿了一本裏面有豐富插圖的書本。

『看，這裏有不同的姿態。』他把眼前的頭髮掠後，把書攤開放在我膝蓋上。『所有雄馬都學會一些訓練的動作——例如，這是 **piaffe**，在就地高跳；那可愛的慢步稱之為西班牙慢步——我相信最好的馬才會真正的跳躍。它非常困難，有些馬根本學不會。要訓練牠，需要許多年，使牠的肌肉發展……看那一張，他做的是 **lovade**，看上去就像豎立一樣，只不過牠的後腳是彎着的，我想那樣做一定非常吃力。』

『好像是的。就像你在那些古老雕像上看見的，以及那些古代的作戰圖畫。』

『正是的！如果有人在戰場上對你衝刺來，你的馬應該擋在你們中間，可憐的東西。』

『哦，我希望牠能有盔甲，』我說。『定西，這些真可愛。哦，牠多美，是不是？看那頭，那對聰明的眼

睛。牠一定懂得不少事，那傢伙。』

『哦，我知道，』定西說。『牠是帕拉圖；牠是最優秀的，我相信。牠最近才死去。牠是校長的寵兒。我不知道現在是那一匹最優秀，可能是墨居利。喏，牠在那裏，那一匹是亞利亞——你可以看出來牠們的頭部都相似，牠們都是同一血統的……那是波維達，上一任校長的寵兒。看，這張相片多妙？這是拿坡里在做Courbette；跳躍中最難的一種。關於牠，我知道還有些故事，本來有人要把牠送給東方的那個君主作爲禮物，但是牠的騎師把牠殺死，然後飲彈自殺。』

『天啊，眞的嗎？』

『我不知道。他們不把這種事寫在書上，不過一個住在英國多年，時常來看我祖父的澳洲訓練師告訴我的。也許我聽錯了他的故事，不過我並不感到意外；你知道人對馬會生出何等的感情……當你和那些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哦，也許二十年——你就會……』

『我相信你的話。這裏有隻黑的，定西，我以爲牠們全是黑的。』

『事實上牠是栗色的，安康納。牠們本來是各種顏色的，後來一代代下來別的顏色慢慢消失了，只剩下栗色的，現在在傳統上每表演中一定有匹栗色的。』

『牠們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牠們全是六匹雄馬下來的。把父母的名字加在一起。』

我眞正尊敬地說：『你的確對牠們知道得很多。』

他遲疑了一下，臉色泛紅，然後坦白地說，『如果他們要我，我希望能找個工作。這是我來這裏的原因。』

『眞有六種癌症嗎？』定西問。

『有什麼？』我問。我們談完馬之後，空中小姐以德語和英語請大家拴上安全帶，熄去香烟……我們已由雲層中下來，維也納就在前面什麼地方；涼爽的夏夜，她的森林以及她美麗如帶的河流。良定西爲了避免卽將着陸帶來的恐懼，故意說些閒話以忘憂。

『我是說因爲抽烟而得到的六種癌症。』

『哦，我記起來了，』我說。『嗯，我想是的，不過不用放在心上。如果你是替你父親担心，我敢說他能夠照料他自己的。』

『我倒不是替他担心。至少，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他聲調中有些意味告訴我他並不是在沒話找話說。反之，這小心的閒話在我面前像是釣餌。

我接過它來。『那麼你在担心什麼？』

『你丈夫會到機場接你嗎？』

『不。他——我到了以後再去找他。我已經訂了一個旅館房間。也許我要請你和你父親送我到城裏去。除非你願意在找到他之前拋開你的保姆。』

他沒有笑意。『他不會來接我。』

『但是你母親說——』

『我知道。可是他不會。我——我說他會來，那樣會容易些。那是謊言。』

『我明白了。那麼——』他的表情使我說不下去。他推開濃髮，半對着我，似乎又在自衞了。『什麼事情

那麼要緊嗎?』我問。

『不，不。』他清了清嗓子說。『是——我想沒關係，不過現在快到了，便使我懷疑起來。我敢說，』他忽然帶着痛苦之意說，『我敢說她是對的，我是個不該放鬆的傻孩子，可是我——』他强嚥了一口。『你說你訂了旅館?』

『是，正在中央。在史蒂芬街，史蒂芬大教堂對面。怎麼?你想先和我一起去嗎?』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好。』我乾脆地說，『可以。嗯，你提包中還可以裝得下這些雜誌吧?』

『是，我來。馬太太——』

『請叫我紋莎。你知道，你不用告訴我一些你不願講的事情。』

『我想我應該。』

『定西，別緊張，事情沒有那麼嚴重。你做了些什麼事?是不是忘記告訴他你那一天到嗎?』

『更嚴重。他根本不知道我會來，他也沒有要我來，我自己決定離開家的。老實說，』定西無可奈何地說：『他離開後就沒有寫信給我，一次都沒有。哦，』——一定我臉上有什麼表情——『我不管，眞的。我是說，我們一向沒有那麼親近，如果他不願意，那是他的事，對不對?你不會以爲我說了這些謊是因爲——因爲我覺得應該做些什麼事。我這樣做只爲了要離開。』

他以抱歉之意坦白了這些話。我不能正視着他。我不能告訴他我爲他的父母有什麼想法。『換句話說，』我說，『你是私逃的?』

『是，可以那麼說，是的。』

『現在因爲你有個保姆跟着你，所以你不得不對她說明?』

『不是的，』他對我冷靜的語調有點感激。『我可以輕易的擺脫你。不過不公平，因爲我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相信。』

『是，謝謝你。現在，我們要解決目前的問題，對吧?你是否沒錢?』

『我有二十鎊。』

『如果你父親沒寄錢給你做路費，這錢那裏來的?』

『嗯，我想是偷來的，』定西說。

『我可憐的定西，你那裏偷來的?』

『哦，不，不，那是我的郵局存款。我本來準備存到十八歲生日的時候。不過，』定西明白地說，『就快到了。』

『那麼，你根本就沒和你父親聯絡?你只利用他在維也納的事實作爲出走的藉口?』

『不完全是。我必須在找到工作之前住在什麼地方，二十鎊不能支持很久。我本來以爲要花費一番功夫，但是你解決了我的問題。』

他說話之中一點沒有憂懼的意味，也使我放了些心。也許他比我所想的更堅强。

我說：『好，我們先到我旅館去，好吧，我們梳洗一下，再打電話給你父親。我想他會來接你……我是說如果他在家的話。大概你也不知道他此刻是否在維也納吧?現在正是八月，他可能去度假去了。』

『這正是二十鎊的用途，』他狡猾地望着我，使我恍然大悟。

『良定西！你可是說你根本不知道你父親在什麼地方?你騙你母親！』

『嗯，他的確是住在維也納。錢是那裏寄來的——給我付學費的。』

『不過你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

相當緊張的沉默。他一定是會錯了我的意思，因爲他連忙說：『不要把我看作累贅。現在要去查爸爸的銀行，已經太晚了。我要在旅館住到星期一。你不用爲我傷腦筋。我沒問題，我有許多事情要做。你丈夫在什麼地方等你?』

『我不知道。』

『你晚上打電話給他?』

一陣沉默。我深吸一口氣想說話，不過已經用不着了。灰綠的眼睛睜得老大，髮鬈又向後掉。

『馬紋莎！』他完全學我方才的口氣。『你可是說你根本不知道你丈夫在什麼地方?』

我點點頭。我們互望一眼。飛機在不知不覺中像海鷗般輕盈地着陸了。窗外田野箭般地向後掠去。人們紛紛起來提起行李。

定西振作了一下。『暴風雨的孤兒，』他說。『不要緊，紋莎，我會照顧你。』

第三章

『在作祟我們人類的所有悲哀中，每件災難中都有一位女性。』

吉伯特：『謫仙』

結果，良定西的父親非常容易找。電話本上有他名字。這是定西自己找出來的，而我自己坐在愉快喧嘩寬大的旅館床邊，打電話給下面櫃台詢問銀行上班的時間。

『一定是他，』定西把電話簿推到我鼻子下說，『看，這不是，王子街八十一號，電話號碼六三四二六一。』

『銀行已經下班了，他可能在那裏，否則那邊一定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應該有個管家，是不是?』我放下話筒，下了床。『如果一士也那麼好找，那麼我們的困難全迎刃而解。晚餐時便好了。至少，』我連忙改口，『兩個可以找到一個。去吧，你先……總機的小姐會講英語。』

『不用。我的德語也不壞，在學校裏是甲等。而且我也想學學。』

『好，打吧，』他仍然在遲疑。『大人了，定西。』

他對我作個怪相，笑着拿起電話。我走進浴室，把門關上。

在目前環境之下，他們的談話似乎很短。我出房時，他已經掛上了電話，靠在窗檻上望着聖史蒂芬教堂外

面的來往人潮。

他沒有回頭說：『他一點不奇怪。』

我打開皮箱把我的東西拿出來。『啊，他在家，是不是？好，我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一半了，我很高興。是他來接你，還是你坐計程車去找他？』

『他正要出去，』定西說。『他要很晚才回家。他和他未婚妻出去聽音樂會。』

我拿出一件衣服把它抖開掛了起來。『你大概不認識她吧。』

『不認識。我對你說過，他從來沒寫過信。她名叫汀娜。』

『哦？奧國人？』

『是，維也納人。很美麗的名字，不是嗎？』

我又拿出一件洋裝。『他總不會在電話上告訴你這些個吧？』

『說了一點點。我告訴他你在這裏。他說他不能不去音樂會，不過他過後和我們相見，在……我記了下來了……在三星旅館。就在歌劇院旁邊。十一點在藍酒吧。』

他已經由窗口轉回身望着我。他面上沒有表露出他心中在想些什麼。我揚起一邊眉毛。『你飛出窩的第一夜。「十一點在藍酒吧。」有點像第七號情報員的話。現在圍裙帶的價錢如何？』

『嗯，』他說，『我是自討苦吃，對吧？』

『我親愛的，』我說，『你在意嗎？』

『老實說，我不知道。我應該在意嗎？』

『如果你心中不舒服，是很可以諒解的。不過非接受不可，父母之一再婚。』

『是。我母親也要再結婚了。』

這種話似乎無需回答。我想不出該怎麼說。我只是站在這裏，手上滿是襪子，我自己知道一定滿臉儍相。

『我不知道，』我終於說。

『不過，還沒證實，我曾經直接問她，她斷然否認，不過我知道。我敢打賭。』

『你喜歡那個人嗎？』

『他很好。就是林立强，那個出版家。你認識他嗎？』

『不，可是我好像聽你母親提起過這個人。』良珈梅好像在話下十分尊敬那個人。我此刻已不關心珈梅如何，反而比較關心定西了。

他沒有再接下這個話題。他說，『這個旅館過夜和早飯價錢如何？』

我告訴了他。『我想你父親大概沒有時間替你安排吧？我們是把你的行李帶去三星呢，還是你以後再叫人來取？』

『嗯，』定西說，『問題正在於此。他沒提起要我去找他。我似乎覺得這是他最不希望的事。哦，我不是指我來維也納，他當然不會送我回去。他沒有談起這個，因爲他太忙。他只說了什麼工作許可，以及以後再考慮一下。他說何不開始度假，又問我有沒有錢。』

『我希望他的最後一句話，』我說，『反正你今晚見了他便什麼都解決了。他可能要你明早搬過去。』

『我倒不敢那麼想，』定西說。『他對我突然跑來，相當驚奇，不過態度很好。當然他想見我，可是大概

只此而已。我知道他不願意我和他住在一起，所以他立刻就問起了錢的事。』這不是嘲弄，如果父母們知道子女對他的觀察如此入微，會使他們痲木。『的確，』他說，『我覺得他已經有人和他住在一起了。』

我望了他一會，說，『讓我們希望那是汀娜，定西，否則事情便更加複雜了。』

『可憐的父親，』定西說着忽然笑了起來。『我使他進退維谷了，對吧？我想他一定此刻心中不是滋味。哦，我該去看看能不能先訂個房間。可能他們只剩下了套房或私人浴室了。』

『現在要去別的地方找嫌太晚了點，我想你父親會替你出錢。我先去。至少他欠你一夜的房租！』

『當然。然後再來綁票，我的前途無量，對不對？』定西走向電話。

我仍然整理我的東西，放好最後一雙鞋子。

『好了，』定西放下話筒說。『二一六號房，上面一樓。好，我也安頓下來了。現在你呢？你是想先打電話，還是出去吃點東西？我已經餓壞了，我等不到十一點。你怎麼樣？』

我上望一眼。『你倒蠻會耍奸的。你一定在想我是玩什麼把戲。』

他笑了笑。『嗯，我不該隨便批評。』

我關上衣櫥門，坐在靠背椅上。『如果你可以再忍五分鐘餓，我來告訴你。』

『如果你願意的話。』

『公平交易，而且我也一吐爲快。事情很簡單，可是相當令人氣惱。這種事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可是想不到會發生在我身上。一士和我一起出外度假，這是我們兩年前結婚以來的第一次眞正休假。我對你說過，他在泛歐工作，他們簡直把他當作奴工，只不過待遇很好，他也喜歡能出去旅行。他不知道下次是被派去香港或是

奧斯洛，不過正對他胃口。然後我們結了婚。他說他想換個工作，不過需要些時間訓練接替的人。這是一士的意思，不是我的。我知道我的態度並不怎麼好，可是那是他先想出的主意。你瞧，我們都希望有個家，家庭便得像個家庭，而且那樣不好……尤其是對孩子。』

他沒有說話。他又回到窗口，仔細地打量着聖史蒂芬大教堂。

『嗯，』──我的口氣有點像在辯護──『最後他說，他準備在本年八月離開原來部門，然後我們去度一整個月的假期。到什麼地方去，他都不在意，只要和我在一起就行。那是再度蜜月。我們第一次只有十天。我們還沒起程，他們又派給了他一件工作。一星期，兩星期，他們也不知道要多少星期。那正是我們收拾行李，買車票的時候。』

『多麼沒意思，』他對着教堂說。

『我也是這麼想，這麼說。事實上他們不能命令他，只能請求他，他說他實在不能拒絕，他非去不行，沒有第二個人。我告訴他們派那個正在受訓的人，但是一士說，這可以算是他最後一次任務，他要自己去。當然我很失望，並且像一般女性一樣，大吵了一通，我說，「你把你的鬼工作看得比我重要，」等等的話。我一向看不起那種女人。男人的工作是他的生命，你必須接受它，而且和他們一樣忠於他的工作……但是我明知故犯。』

『哦，』定西說，『我並不怪你。換任何人都會生氣的。』

『但是問題在於一士也生氣得不肯讓步。他說，難道我看不出他自己也不願意去，而且這和不要我毫無關係。於是我說好，那麼他這次何不帶我一起去呢，他說不行，我這才眞的火了。我們兩個便大吵了一架，我而

且說了許多可怕的話。』

他莊肅地望了我一下。『因爲你傷害了他的感情，所以一直在自責嗎？』

我一時又忘了方才的懊惱說，『一士是個自私，頑固，暴躁，沒有感情的東西。』

『是，』定西說，『我是說不。可是你知道他不願你去找他，那麼你爲什麼還要來，特別是你還沒消氣的時候？』

我低頭望着緊緊壓在膝蓋上的雙手。『我覺得，還有更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我想他是和一個女人在一起，所以我對你父親的事並不感到可笑。』

『紋莎——』

『對不起，定西，我實在有點失態。我實在不是個陪你或勸你的合適人選，我很不快，所以一定得找點什麼事做，所以我來了。』

『別愁眉苦臉。』他的態度有點同年人安慰同年人的難爲情，可是相當眞心。『我相信你錯了。不管人家對你怎麼說，結果你會是白緊張一場。』

『是，是，我想你說得對。』我在椅子上坐直身體，好像這樣可以擺脫心事。『沒人告訴我，我只是那麼想，我也知道我想錯了；而且我對我所說的話感到有點罪咎。等你結了婚，定西，』——我對他強笑一下——『別因爲吵架而分離，那眞不是滋味。如果他不就那麼走了，便不會有事了。當我現在想起來——他一時像風景一樣衝到門口，又停下來，有如想到什麼，他回頭走過來，但是我望都不望他一眼。他吻我一下，道聲再見，便走了。』

我哀愁地看着他。心中的話說出來後，會輕鬆許多。『我後來才想起，他那樣做，正如個男人要去從事什麼危險的事一樣，他不願意那樣分別。我現在知道那是眞的，所以我到這裏來。』

他瞪着我看。『你是什麼意思？危險？他會有什麼危險？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讓我再說下去；我儘快告訴你。』於是我告訴他關於新聞片和一連串事件，使我決定自己前往奧國去一看究竟。

他靜靜地坐在椅上靜聽着。

我說完後，他沉靜了有一兩分鐘。然後他又下了決心地把頭髮由前額掠後。

『哦，要查出那馬戲團的地址，非常簡單。現在旅行馬戲團——那種有篷帳的——已經不多。奧國每個人都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問問茶房，我們現在就去好嗎？』

我站了起來。『不忙，我們先吃飯。我們出去找個眞正的維也納餐館享受一下，如何？等我們精神健旺時再去解決失蹤丈夫的問題以及父親和小姐的問題。』

『我們一起來解決。』他也由椅上站起來。他比我高上半個頭。他突然有點羞怯地望着我。『我早上是個大笨瓜。現在我很高興我們一起來。』

『彼此彼此，』我說了在衣橱中拿出外衣。『看老天份上，我們出去吃飯吧。』

不但定西的德語頗有點用處，而且茶房也和電話簿同樣有幫助。他立刻指出那個馬戲團是華氏馬戲團，而出事的那地方正是奧森村，在波魯克過去一點阿爾卑斯山區，它在維也納西方公路上，近格拉茲與南斯拉夫邊

境的地方。

『這件事倒沒有什麼偵探價值，』定西把那些話轉告我的時候說。我自己的德語相當蹩腳，只看得懂告示和聽得懂一些說得很慢的標準語；有時還得加上些手勢。而定西的學校德語雖然慢了點，不過相當流利。

『問他失火的事，』我說，『那件事相當嚴重，也許維也納的人也聽說過。』

不，不然。茶房的姿勢使人安心。他所以知道得這麼多，是因爲他自己也是波魯克附近的人，華氏馬戲團是在那邊過冬的，他不但認識團主和一些表演的人，而且他也清楚這個馬戲團的夏季路線。火災？啊，多可怕的事；是的，死了兩個人，眞可怕，夜晚一輛住宿的車子起了火，裏面還有人在。是什麼人？哦，一個是管馬的。茶房似乎還認識那個人，對，是個好人，善於管馬，但是他喝醉了，你知道……出事的時候他一定是喝酒醉了，打翻了一盞燈，或是不小心……亂七八糟的住宿車最容易出事……可憐的老胡，他所以還在馬戲團，只因爲他和華先生有點親戚關係，並且他對馬匹十分在行……

『另外一個人呢？』

這位茶房所知的僅此而已。我不用了解德語便看得懂他的聳肩攤手。他不知道。那不是馬戲團也不是村中的人。華先生自己也不認識；甚至他根本不知道當夜老胡車裏還有第二個人。那邊還有些謠言——他自己聽來的——說那事不是意外，而是老胡捲入了什麼黑案，結果他和那個人被謀殺了；這種謠言太多，使警方也不願立刻結案了事；不過任何認識老胡的人都會認爲這是荒唐不經的說法。至於另外一個人，也可能被認出來，只不過報上沒再提起就是了……

他又笑着聳聳肩。『事情已經過去，小姐，報紙對它已經沒興趣了。老胡又不是大象，他們根本就沒把他看在眼裏……馬戲團永遠是新聞，特別它有頭大象……也許你也聽說過一些故事？事實上那裏只有一頭象，很老的象，光是游行用的，牠曾經掙脫繩子，跑到村中附近，不過沒傷到人。報上說受傷的小女孩，實在是在害怕中跑走時摔交的；象根本沒碰到她。』

我說，『問他看是不是曾經聽說過一個叫馬一士的人？』

『沒有，』他的答案十分簡單。

我不敢再多問下去，生怕這個人高興之下話匣便關不住了。再問幾個問題，我們便知道了全部了。兩天前馬戲團在奧森被警方所阻，它的下一站是黃花鎮，那是進入阿爾卑斯山五十哩內的小村。明早有班九點四十的火車可以帶我在中午前抵達波魯克，那裏可能有公共汽車到奧森，當夜也許便可以到黃花。

『哦，』定西和我走到陽光和煦的廣場上，他說，『我眞希望能和你一起去。我早就想看看馬戲團內幕的情形。答應我明天晚上打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你去的經過和那邊的情形好不好？』

『我答應你——如果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的話。』

『就這麼說，』他同意，『嗯，如果父親和汀娜不要我，我和你一起去。我覺得不應該讓你一個人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你不要我陪你去買火車票查查公共汽車的班次嗎？』

『要。我可能請你陪我去。現在如果我們要準時到三星，該快點走了。你還能再吃一頓飯嗎？』

『哦，方才已經好幾個鐘頭了！』定西說，他愉快地走在石路上，每個櫥窗都使他興奮流連，我不禁想這樣走下去能不能到達目的地。『三星到底是什麼地方？一個旅館，聽起來就有點乏味。有音樂嗎？』

『我一點不知道，不過一定不會乏味。每個到維也納來的人，至少應該去一次。我想那裏一定非常漂亮，

而且是典型的古老維也納代表，你知道，貴族化，鍍金鑲銀，美好的舊日子。那是一位三星夫人在多少年前建立的，大概是十九世紀，我想那裏一定擠滿了大公爵，將軍與當時上流社會人物的鬼魂。我記得有本導遊書上說那裏時常有大公爵爲了無聊的理由在那裏下賭注。』

三星旅館正如我所想像的，金碧輝煌而且鍍金漆紅，土耳其地毯，壁畫，桃心木與鮮花，完全是上世紀悠閒舒適的氣氛。我們要會見良高漢和他小姐的藍吧是個小室，周圍是藍色帷帳，燈光暗淡，客人要找座位，幾乎要打起電筒才看得見。香檳鷄尾酒是在八點左右，一杯六便士。定西的父親在這裏有一副賄賂對方守密的樣子。另一方面，汀娜却擺出一副十分自然的態度，好像她和高漢每天夜晚都喝香檳一樣。自然，也有可能。

我頗出自己意料地喜歡汀娜。我不知道我心中打算見到怎麼一個人，也許一個和一士在一起的北方食肉金髮女郎。她的確是個金髮女郎，不過一點沒有食肉的兇相，至少在外表看來如是。她稍肥而且美麗，她似乎如果在家裏廚房中調杯酒比來三星喝香檳更自在。她穿着非常配她眼睛顏色的藍衣服，手上沒有戴戒指。定西的父親我還認得出來，只不過比我記憶中長了些年紀，增加了些體重，非常仁慈的態度，再加上兒子在場的難爲情。

顯然他愛上了那個女郎——她大概比他小上二十歲——而且他也無意隱瞞。他也表示出（雖然他自己不想表現出來），定西此時來維也納非常不合時宜。他領我們去餐廳晚飯時，我看見定西臉上又有不快與不安的容貌。

我發現汀娜也在注意着他，而且當良高漢和侍者商量點菜時，她故意要討好他。因爲她比他大不了好多，

而且花容玉貌，所以她的目標很簡單便達到了。而且她有維也納人特長討好人的才能。我們杯中酒還沒喝到半杯，定西已經是容光煥發，狼吞虎嚥好像兩星期沒吃過東西，而他父親也相當輕鬆地和我談話。

他已經謝謝我好意陪定西千哩而來，而且巧妙地道歉他何以無法在今天晚上接納他兒子。他又以冷淡的禮貌問起珈梅的健康，又以同樣的冷淡問起我的家人。不過他對我來維也納也頗爲好奇，以及珈梅怎麼把我也捲入這件事來，我這才知道定西和他的電話中並沒談些什麼。

『哦，我正在度假，』我說。『我們要一起出去時，我丈夫被派去史托克荷爾摩，所以我獨自到這裏來等他。』

『在維也納等他？』

『不，在格拉茲。我們計劃去奧國南部，明天我自己先去。我剛好和定西一路到這裏來。』

『誠然，』良高漢有禮地說。『那一定很愉快。你們打算去什麼地方？』

我是一時卽興地說要和一士去奧國南部，當然我不知道去什麼地方。不過我有兩年結婚女人的經驗，所以毫無困難地應付過去了。我隨口說，『哦，那由我丈夫決定。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我只是陪他出去散散心而已。』

『嗯，是，』良高漢又對他兒子說：『你的計劃如何，定西？』這個直率的問題完全使定西呆住了，他紅着臉說不出話。他方才聽了我的謊言而一點不表示出驚訝之色，甚至有點好玩的意味；但是現在輪到他自己編段謊言來對付他父親的問話時，却不知所措了。接着是一段痛苦的沉默。

我正開口想說些什麼，但是汀娜匆匆地以美麗柔和的聲音說：『哦，當然是來看看維也納的，還有什麼呢

，定西？我但願能親自帶你去瀏覽維也納。好看的可眞多，我多喜歡帶你到處走走——所有觀光客參觀的地方，赫夫堡、史恩布龍、布拉特、卡琳堡，還有許多維也納人自己去的地方——但是不行，明天我要離開維也納。我十分失望，不過我已經答應人了；因爲我好幾個月沒見到我父母親了，他們一定催我去，所以我只好答應他們。』

『可是——』良高漢說。

她碰碰他的手，他順從地停止住，但是他臉上的驚詫之色已表露無遺，而且很簡單可以看出她對他使的眼色。她正是希望以最快速度搬出高漢的寓所，使他可以自由地接納他兒子。

『好……』良高漢開始說。他清清嗓子，『明天是星期日，我有空。是不是我十一點鐘左右來接你和你的東西？等你安頓好了，我們再出去觀光一番。下個星期我的時間怕不多，不過你自己可以出去遊玩。』

定西的眼光由一個轉到另一個。我知道他和我的看法相似。他有點難爲情，但是他十分自制地說：『你們眞好，爸爸，不過我還不想來拖住你。我明天打算陪紋莎去南方。』

如果良高漢和汀娜有寬釋之意，但是沒有表露出來。良高漢說，『眞的？馬太太願意邀你去可眞好極了，如果她和她先生要一起出發，恐怕不方便——』

『這一兩天裏我們不會動身，』我立刻說。『我還弄不清楚一士什麼時候會來接我，所以我們動身前還有點時間。我很希望定西陪我去。』

『別担心，我不會做他們的累贅，』定西小心地說，而且沒有一點嘲譏之意。『而我也打算去史泰利看看白坡，看看那邊的李山駿馬。如果馬太太要人陪，正好一舉兩得。你不在意吧，紋莎？』

『非常樂意，』我說。

『那麼，』年輕的良先生說，『就這樣決定了。我回維也納的時候打電話給你，爸爸。』然後他轉向甜點車，選了一塊塗濃奶油的巧克力。

我有種強烈的印象，覺得此刻他們都十分悠閒輕鬆地在享受咖啡。最後當我們離開餐廳時，定西和他父親非常和諧地向衣帽間去，他們回來時，由他們滿意的樣子看來，高漢像是以相當款項解決了一項類似勒索的事。

『哦，』我們互道晚安後高漢說，『希望你們愉快。定西，你會照顧馬太太，是吧？回維也納的時候告訴我。』

定西愉快地說：『我會記得。今夜謝謝你們了。』

車子駛走了。定西和我轉身向旅館走去。

我們走在維也納午夜石板路的陰影中。

『你見怪嗎？』他問。

『當然我不，我告訴你，我高興和你在一起。至少，這不是謊言……談起謊言，我們倒搭檔得不壞，你說呢？她是個好女孩，定西。』

『我知道。起初我還有點不舒服。可是現在不了，一點也不。』我們正經過書店的明亮窗口：他臉上有種我以前不曾見過的神情，輕快，明朗而自由。『再說，』他說，『他也有他生活的權利，不是嗎？你不能一輩子靠着別人。你必需放開他。』

『當然，』我說。

第四章

『啊，現在我在歐登；我這個傻瓜。
當我在家時，我置身於更好的地方；
但是旅行者必需滿足。』

莎士比亞：『隨心所欲』

第二天下午五點，我們車子駛入奧森村。現在定西和我一起來，我就放棄了原來乘火車去波魯克或格拉茲的計劃，租了輛車子到這裏來。而且今天是星期日，我不知道星期日下午可不可以找得到車子。不過在維也納似乎沒有不能完成的事，特別是有旅館櫃台人員的幫助。

這天中午以前，我和定西坐着輛平民車離開維也納。車子穿過星期日特別擁擠的公路，我駕駛車子，定西膝上放張地圖，指導我穿過翠斯街，過了公墓，到達公路上。

這是個美麗的日子。當我們由維也納向西南沿鄉村公路而行時，起初是乏味醜陋的郊外工業區，慢慢則成了單調的平坦田野。過了韋紐，便到了森林覆蓋的起伏山崗，綠色的牧原，它環繞着銀色溪流上面是牛羣。

這是一種田園風光，而並無浪漫氣息；它屬於牧歌式而非古典式。谷底滿是五穀，金色的乾草場一直延伸到山麓。當偉大建築的道路爬上西墨林山道時，風景仍無大變化；松林的山坡只是下面和平人類畫圖的遮蓋與

背景。

我們在西墨林吃飯。這是個四千呎高的名勝，冬天中陽光普照，而在現在夏季中，高處空氣清新明朗使定西變得更加飢餓，也使我食慾大增，而消除了我不願承認的緊張情緒。當我們接近旅途終點時，我也內心越來越穩定了。

我們三點鐘又上路，在美麗的山坡上往下放。在過波魯克幾里的地方，我們離開大路沿着河流轉上山谷。我停在路邊一片鋪着松針的平地上。

『你有執照嗎，定西？你願意駕車嗎？』

『我喜歡，』他立刻說，『你累嗎？』

『有一點。靠左邊駕駛使我有點緊張。星期日下午車子又不少。你對公路的誌號特別留意。』

我們換了位子後，他說，『這點小路車子比較少。』

他花了點時間看了看控制器械，然後出發了。我並不感驚奇——我早已停止低估定西了——他居然是個好駕駛員，所以我可以輕鬆下來考慮將來的事，不過我仍裝作欣賞風景的樣子。

這並不困難。車路陪同了一條寬河穿過樹林又轉右，繞過一座綠崖，又開始上攀，過了崖頂下採石的空地，這時旁邊的河急急下瀉形成急灘，對岸是嶙峋的石塊。

立刻出了狹窄山道後進了羣山爲牆的盆地。公路直直向前，兩邊是綠色草原，上面長着及膝的黃白花草。草原後面又是山巒昇起；起初是柔和的草坡，它綠色的曲線襯着松樹，它流瀉下坡，塡充了每個隙縫石坑，有如山頂的樹林太密，而必須流傾下來到平地上，就像布丁上下流的厚奶油一樣。濃密覆蓋着樹林山頭後面又昇

起峯頭，銀色的山巖穿夾着一條條白色瀑布。

然而這些並非雄偉的山。它們缺少莊肅氣象。當它進入視線範圍中時，人們只注意到近處的起伏崗巒與上面的金黃葱絲，以及簇擁在一起的村莊教堂和農舍。乾草已割下來晾曬，一束束像黑金色的紡錘，下面的廣場光滑得像絲絨。到處有些小神堂，像教堂的縮影，前面的雕像前供着小花，單尖的屋頂上有個旋轉的風雞。村屋都是上了油漆的，牆全漆成粉紅，淡藍或白色，每個窗框上都養些向日葵、天竺、延命菊。每個房屋都有結滿蘋果桃子的果園，明亮的牆邊則種植着杏樹。每樣東西都發出閃亮的輝光。小小的鄉村教堂則謙遜地用白牆建起，木頭的尖圓頂上有個閃金的風雞。牛羣和平地在密色草地上啃草，而傳來沉重的鈴聲。山谷的風景如此豐滿，如此閃亮，也如此甯靜，使人覺察不到它後面的山峯。那是甜美牧野風光的背景，上面畫着午後的長長陰影。

當我們駛進奧森村時，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張告示：『華氏馬戲團』；它釘在一棵樹幹上。第二件事是道路右邊的平地上的馬戲團，一羣簇立的帳篷、大車、商隊，都以有秩序的混亂圍在高頂帳篷四周。

定西把車子慢下來好仔細瞧看。

『哦，』他說，『還在這裏。看上去還不錯。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走過去先找旅館。那個茶房不是說在村莊頂端嗎？我們去找到它，先安頓下來再講。』

『好。』

村莊的道路很狹，沒有鋪石板，兩邊植着樹，過去是一兩呎寬土地。到處有山形窗戶，或幾層台階通到泥路上，使人們只好棄人行道而就車道。而且他們在車道上走得相當隨便，事實上在車道上的人比人行道上更擁

擠，在這星期日，人們無目的而悠閒地漫步，對身後的車子望都不望一眼。在奧國大多數村莊，是禁止揿喇叭的，所以我們的前進既緩慢又笨拙。定西一直在咕嘟些只有我聽得見的怨言。

最後我們終於由狹巷進入空曠廣場，那裏有堵舊牆，周圍樹蔭下擺着些座椅。我們前面的教堂昇起漂亮的蒜形尖頂，上面有個箭形的風信雞。路在教堂兩邊分開。

我說：『我們該停下來問問路。我們如果走錯路，人這麼擠，天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轉得回身。』

他謹愼地停在旁邊的樹下，探首到車窗外。他無需走太遠，這時正好有三個婦人帶着十來個孩子自路中央經過。她們同時地答應他的問話，加上明顯的手勢，孩子們則瞪着圓圓的藍眼睛望着定西。

他最後把頭縮進來。『先別告訴我，』我說，『我來猜。是右邊的路。』

他笑了笑。『現在不會找不到了。她們說這條路非常安靜好走，因爲那條路是大路。我喜歡這個地方，你呢？看中間那個東西，井還是什麼的，旁邊還有生鐵的扶手。相當漂亮。哦，你看見那個裏面有咖啡桌的烤餅房嗎？我可以吃些那種餅，你行不行？我們一安頓好，便可以出來買些……』

他相當興奮地喋喋不休，把頭探出窗外的炎熱日光中。可是我已經不聽又不見了。這個美麗的村莊，那些活動擁擠的人羣，都退到腦後去了，它成了一個人的背景。我看見了一士的金髮女郎。

她站在井邊和什麼人在講話，一個穿黑衣的老婦，她手上抱着一束花。她一半面對四十碼外的另一條路，但是我想我不會看錯。等她轉身回來，我才敢斷定。這女孩正是我在新聞片上看見的那個。在現實世界的陽光下，她比我記憶中的更美麗。她中等身材，有苗條而富曲線的年輕身材，美麗的頭髮束成馬尾巴。她穿着傳統的白襯衫、花裙、圍裙。她大約十八歲。

當我注意她時，她對老婦人道了別，向車子一直走過來。

『定西，』我輕說，『進來把窗子關上，快。』

他立刻服從了。

『那個向車子走過來的女孩，穿藍裙的金髮女孩——就是我在新聞片裏看見的那個。不，別盯着她，只注意她，下次就認得出她了。』

她向我們走過來，穿過樹幹投下的陰影，連望也不望一眼便走過汽車。我沒轉過頭，但是我看見定西在後望鏡中注意她。

『她已經沿街走下去了。要我等嗎？』

『是。看她到那裏去。』

停了一下，他說，『我看不見她了，這裏來來往往的人太多了，不過她是由我們方才過來的街上一直走下去的。』

『向馬戲團？』

『是。要我跟過去看看嗎？』

『可以嗎？』

『當然。』他已經跨出車子。『我一直夢想自己是第七號情報員，有誰不呢？你等在這裏付停車罰金。』

他隨手把車門摜上。我在後望鏡看着他高高的身軀不管車輛，大步在路中央向前跑去。然後，我看不見他了。

我靠在椅背上，但是我無法鬆懈下來。我並不爲自己的微微發抖而驚奇，我眼睛仍不停地望着人羣中。

這是千眞萬確的，我的眼睛沒有欺騙我。我已經證實了，這是一次令人至爲難堪的經驗。在黑暗電影中看見一士和這女郎，那還閃着悲劇的餘景在這外國地點襯得更加神祕，它就像是一場夢，一種遙不可及，虛幻而已逝般的白日夢魘。而且電影院外的光明使這個夢距離現實世界更加遙遠。甚至我自己匆匆地來到奧國也像個不實在的幻夢，到目前爲止，可悅的異地風光使我更如置身於太虛幻境。

可是……現在，奧森，馬戲團，女郎……然後，一士……？

『怎麼，沒有停車票？』那是回來到窗口的定西。

『沒有停車票。你令我嚇了一跳，我沒有聽見你過來。』

『我告訴你，我找到適合我的職業了。』他彎身進來坐在我旁邊的駕駛座上。『我跟蹤你的對象，以最精明的技巧；發現她走到馬戲團。我想她一定是那裏的一份子，因爲她由大門進去，繞過車隊。村民也有帶着孩子進去的，但是他們走另一扇門。那裏有間管事的房屋。一個人在大門口收錢，我沒有問他們。對吧？』

『是，很對。』

『我還有件消息。他們明天走。告示上貼了張條子，今夜八時最後一場。』

『哦，那麼我們運氣夠好。多謝，定西。』

『不用謝。這很好玩。我告訴你，我剛得到一個結論，我在西班牙騎術學校是浪費人才。那裏用不着第七號情報員。』

『好，你的機會到了，』我說。『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士，我派你去追那個女郎。』

『正是他們所謂的「設法結交」？可以。』定西愉快地說。『哦，如果這條路再窄下去，我們車子怕過不去了？……且慢，我想這裏就是了。』

白丁客舍並不像名字那麼寒酸，實際上它很漂亮。那是個長而低的平房，有個鴿子曬太陽的閃亮屋頂，窗框上滿是鮮花。它座落在村莊邊緣，事實上街道通到它門口，再過去便是去農莊的鄉村道路了。房子與路之間的馬栗樹下擺着一些桌子。有些人坐在那裏喝咖啡或飲料。鴿子在他們脚邊咕咕叫地啄食。已經來南方度夏的燕子也啾啾地在頭上飛翔。人可以聞到松樹的氣息。

定西和我要了隔壁的房間，而且後面有寬闊的陽台。窗子面對田野，小小的潔白房間十分安靜。我房中是刷白的松木地板，兩張小小的普魯士地毯，堅實的松木家具，一張相當舒服的椅子。房中有個的確美麗的黑木嵌板的衣橱，頗爲不方便的衣橱，一些門上燈架上的鐵架那就像是歌德式大教堂中的東西一樣。牆上有兩幅畫，明亮的油彩畫在木板上；一幅是穿藍袍殺龍的聖人，另一張則是澆花的紅袍聖人。

我立刻解開行裝。我本來以爲自己希望獨自在房中考慮一下，但是事實上我什麼都不願想。我似乎把思想換了開關，而注意地摺好衣服，選件新鮮的穿，準備和定西在樹下喝茶。

我準備好預備走的時候，我又猶疑了。我推開長窗，走到外面陽台上。

它離地只有二三呎，所以欄杆處的田野就像自脚邊開始一樣。它們還是新犂過的，午後幾乎有新刈乾草的味道。過去是如緞帶般的河流，深陷在樹林之間，再過去是起伏的山巒崗丘。山谷一邊是深深暗影。現在已經六點半了。

一聲聲響使我轉回頭去。定西也由他的窗戶走到涼台上來。他已經換上乾淨襯衫，神情十分興奮的樣子。

『果然是你，我聽見你的聲音。我不知道你是否決定下一步怎麼辦？』

『老實說，還沒有。我很抱歉，我覺得我有點神不守舍。我沒有去看那個女孩。我就好像見到了個幽靈。』

『我說你現在還不相信她？我懂得你的意思，』定西又奇怪的說。『我對汀娜也有點同樣的感覺。可是你明白，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担心，不是她……我是說，其中是否有什麼關連……在新聞片上同時看見他們……它不可能——』他遲疑一下，想選擇他的用語，然後忽然放棄了。『見鬼，她雖然很漂亮，但是你不用担心她！你也很漂亮。難道沒人告訴過你嗎？』

事實上常常也有人對我這麼說過。但是我從沒這麼被段笨拙的言詞更受感動過。

我平勻地說：『謝謝你。不過我——並不是事情的那一面使我不安。只是因爲我根本沒事情到這裏來，我倒不愁如何去找他，而是我見到他的時候該怎麼說……』我背向田野挺直身體下了決心。『哦，好了，馬戲團正是個好線索。你說它八點開幕？那麼我們還有的是時間。我們去吃頓飯，和韋太太談談，然後散步到村裏去。如果這個村莊和我們的村莊有點相肖的話，閒話消息會比光速更快。如果他還在此地，我們在旅館櫃台簽字後三十秒鐘以內，他就已經知道了。』

『假如這是最後一場，一閉幕他們就可能要收拾了，明早他們便離開這裏了。』他望我一眼。『我想——我是不是現在先去買票呢？』

『他們已經演了一星期，總不會那麼擁擠，而且——』我笑起來。『哦，我明白了。爲什麼不呢？如果你去跟蹤那個「對象」，可是你不會鹵莽，是吧？』

『保密謹愼的靈魂，』他答應。『我不會多說一個字。我會回來吃晚飯的。』

『我想你會的，』我沒說完，他已經走了。

第五章

『我看到女士，這位紳士的名字不在你的册子中。』

莎士比亞：『無事自擾』

樹影橫過咖啡桌，一陣微風吹動紅格子桌布。一株大樹的樹根下盤臥着一隻大狗，不時在夢中扭動身體。這地方十分和平甯靜。我坐在這裏喝薄荷酒，告訴我自己必需思想考慮……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街頭，我心中確信一士會由那邊走過來。

我心中一直想像着他在此地，這時定西快步由街那邊走來，我看見他時幾乎吃了一驚。但是使我眞正吃驚的是我看見了另外一個人；和一士在一起的那個金髮女郎也在他旁邊。

他們走到桌邊，定西正式爲我們介紹。

『紋莎，這位是華娜麗。她是馬戲團的……你還記得我們在村子那頭看見的馬戲團空地嗎？華小姐，這位太太是——』他發現自己說漏了嘴。他立刻停住。

我望着女孩說：『我姓馬。馬紋莎。』

『你好，馬太太？』她眼光中一點也沒有認識的意味。我酸澀地注意到她有嫵媚的聲音，她的英語也十分流利。

『一同喝一杯好嗎，華小姐？』

『好，謝謝你。你叫我娜麗好嗎？』

定西說：『你要什麼？』

『咖啡。』

『只要咖啡？不要杯薄荷酒什麼的？』

她搖搖頭。『你會發現馬戲團的人很少喝酒。有時候會引起嚴重後果。我只要咖啡。』

定西對過往的侍者伸起一手，他立刻走過來——在別國說來已不平常，而在奧國簡直是奇蹟。好像他才通過茶房考試而且得了特別獎。他和女孩坐下，定西以凱旋的姿態打出『交給你』的電報，娜麗笑着文雅地展開藍花裙子。

在近處看來，她也十分美麗，她與汀娜不同，是種灰金髮的條頓美。人們決想像不出華小姐是廚房中的人。她似乎可以置身於健壯世運獎牌得獎女郎羣中，她可以表演滑冰體操之類的平衡運動。我不知道我在新聞片上看見她那楚楚可憐的樣子是爲一士而扮出來的，抑或只是大小對比下的感覺。或且她是在震驚之餘所反應的情緒。顯然，馬戲團是她的。

我心中想的便說了出來。『你姓華？馬戲團一定是你家的？』

『我父親的。定西說你們晚上要來看？』

『是，我們非常想看。我們剛剛到這裏，不過我們知道你們明天就要離開，所以我們不願錯過這個機會。』

她點點頭。『我們今晚表演完了便動身。我們已經在這裏太久了。』我等她解釋下去，但是她改口問：『你喜歡看馬戲團嗎？』

我遲疑一下，從實告訴她。『也不盡然。我並不太喜歡表演的動物，不過我喜歡別的表演——走高索，空中飛人，小丑和那些特技。』

『馬呢？』

『哦，我不把馬列入「表演的動物」之內，我是指熊，老虎和猴子之類的。我愛馬，你們有很多嗎？』

『不多，我們是個小馬戲團。但是馬戲團少了馬就不成名堂了。我父親會訓練馬，我們自以爲牠們和舒曼馬戲團一樣好，不過我們沒他們的馬多。』

『我渴想看馬，我一向愛馬，我朋友特別愛牠們。』

她笑起來。『我知道。我發現他在馬羣那邊。我不知道他怎麼進去的。』

定西說：『我買張票去看動物展覽，但是彎角那邊有馬，你總不能叫我去看那些猴子和鸚鵡吧！』

『哦，那不能算是展覽，只是給孩子們看的。』

我說：『你說的英語眞好。』

『我母親是英國人。我還有機會練習，因爲馬戲團是個複雜的地方，幾乎可說是國際性的。我們現在就有各種人；小丑是法國人，高索表演是匈牙利人，踩高蹺的是日本人，還有一個耍驢的是英國人，一個美國魔術家——還有德國人和奧國人。』

『聯合國，』定西說。

『誠然。』她對他說。『眞是聯合成一家。我們必需團結一致。』

『你自己表演嗎?』我問。

『是，我幫助我父親表演馬術……開始時有種馴馬的節目。我是騎在馬上。我有匹李山駿馬——』

『你有什麼?』定西的興奮勝過了他的禮貌。

『一匹李山駿馬。這是一種馬——』

『是，我明白。我本來想到白坡去看看駿馬，然後到維也納去看場表演。你可是說你有匹受過訓練的駿馬?我不相信他們會出賣。』

『牠受過訓練，是的，不過不在學校。我祖父在牠四歲時把牠買了來，我伯伯訓練牠……還有我。』

『訓練學校的工作?』

她點點頭。

『你自己有騎術表演?你是——什麼技巧?——』

我發現我對她的估計不錯：一個技術高超而有很强意志力的少女。『哦!』定西羨慕地說。

她微笑。『哦，不是你們在維也納看的那些，眞的!牠會高躍，有時彎腿，不只是「人間精靈」……』

她轉向我說。『彎腿是一匹馬跳起來，四條腿彎起來——對不對?』

『對，』定西說。

『彎起腿，然後停在原來的地方。我們想教牠後踢，用彎腿的姿勢跳起來，把後腿踢出去，這比較難，牠學不會，所以我隨牠去。那是我的錯，不是牠的。』

定西眼中欣佩之色一露無遺，我以爲他會爲她辯解，可是他沒有。他和她一樣，認爲馬是永遠不會錯的。

她又說：『但是在別的練習上，牠簡直好極了。牠是莉達，懂得音樂……，無用我多說。你們可以晚上親自看到，如果牠今晚好的話，我可以試試彎腿，特別爲了你們。』

我們喃喃地道謝。定西眼光發亮。我繼續把娜麗作爲我失夫案中的第一號嫌疑犯。

他在說：『我簡直等不及了。牠和別的馬在一起嗎?我沒看見牠。』

『你走到馬廄另一邊去了。』她嫵媚地對他笑。『在那一頭就可以看見牠。是，牠就在那裏。今晚表演完了再去看看馬好嗎?我們收拾之前還有點時間。』

『當然!』他說了又望我一眼。『紋莎?』

『我也願意去，』我說，『你們有多少?』

『一共有二十七，還有小駒。今天晚上能夠表演的只有十四，不過還是非常值得一看。』

『能夠表演?』我問，我不知道是否她講錯了英語。『別的有什麼毛病嗎?』

『不，牠們十分值錢，所以要非常小心照料。上星期出了點意外，有些馬受了傷。晚上有部大車着了火，它正在馬廄旁邊，一些馬在驚慌之中受了傷。』她又安靜地說：『不過有比幾匹馬受傷更嚴重的事，車裏有兩個人被燒死了。』

『多麼可怕。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還弄不清楚。』我以爲她只會說到這裏爲止，但是她聳聳肩又說下去：『如果你住在村裏，便會聽說這件事。奧森村裏談這件事足足談了一星期。因爲警察要調查，所以馬戲團在這裏呆了這麼多日子。』她作

了個小怪相。『他們正是這麼說：「調查」。問話一直問個不停，到今天他們才說，「結束了，你們明天可以走了。」』

『我很遺憾。一定很惱人。』

『對我父親實在夠受的，』藍眼光指向我。『大車是華方濟的，他是我伯父，我父親的堂兄……雖然他是我堂伯，不過我都管他叫方濟伯伯……我一直覺得他很老，因為他來的時候，我還很小。』

我忘了我方才對她的芥蒂，不禁同情起她來。『我親愛的小姐……親愛的娜麗，我很遺憾。我不知道他是你親戚……可怕極了。你一定很難過。』

她又聳聳肩。『事情已經過去了。』

『還有一個呢？你不是說還有一個人嗎？』

『他和馬戲團沒有關係。他一定是在什麼地方遇見我方濟伯伯，一起到他車裏去喝一杯——或是談天，誰知道？我們根本不知道有人和他在一起。等他們把我方濟伯伯拉出來……他還活了一會，只有幾分鐘。但是等車子快燒光了，他們才發現……另外一個人。』

『哦，』我沈默了一會。也許我不該追問她。她的聲調雖然憂鬱，可是並不悲哀。她在過去一星期一定講過好多次了。『他們沒查出那人是誰？』

她點點頭。『他是英國人。他名叫鄧保羅，他在英國什麼公司的維也納分公司做事……我不知道是什麼工作，但是似乎和農耕有關係。我父親也沒聽說過他，我們都不知道方濟伯伯是怎麼遇見他的。你知道，我們那天剛到奧森。普通我們在星期日是不表演的，所以他們以為那天晚上方濟伯伯到什麼地方去喝酒，然後他們

一起回來……也許他們談到很晚，也喝了些酒……也許你可以想像得到……』

她停了下來，我說：『是的。』我心中完全想像得出來。大車像火炬般地燃燒，它旁邊是馬廄，馬羣在驚惶中互踩叫嘯，動物展覽場中一片騷亂。

『是油燈掉下來，』她說，『後來他們發現掛燈的鈎斷了。馬羣叫聲才把人吵醒。別的車中人們喊起來時，火已經燒得很猛烈了。後來另外一個英國人跑來把他拉出來。好像他認識他；他到奧森來會見他。』

定西問：『另一個英國人？』

『是，他也在同一個公司工作，他剛到奧森，由維也納駕車來的，他看見火燒要來幫忙。』

還是定西問：『他走了嗎？』

『走了？』娜麗說。『他還在這裏。他——』然後她停下來笑笑，笑容帶走緊張帶來神光。她望着我身後街頭上走來的什麼人。『哦，他來了，』她說。

一個人自馬栗樹蔭下走過來。剛轉過街角，他站在那裏望向我們的桌子。我相信我已經半站起來，不管娜麗對我怎麼想。我聽見定西問些什麼問題。然後新來者自樹影中走進陽光下，我正視着他冷淡，不知情而稍帶驚訝的眼光。

我想我自己說：『不，不，不是。』然後我又坐下來。

我對面的娜麗已在喊；『立特！過來！』

新來者走來站在我們身邊，等娜麗介紹。

『立特，』娜麗說；『這是馬紋莎。紋莎，尹先生……這是定西。』

我囁嚅地說了些什麼，天知道是什麼，兩個男人互相握手寒暄。尹先生拉了張椅子坐在我旁邊。

『我想你們一定是剛到，否則我們早就聽說了。這個地方太小，什麼事情都立刻傳遍每個人耳中。』

我盡力安靜地回答：『哦，是的，我們才到一個鐘頭。我們今天駕車由維也納來的。』

『你們爲什麼來奧森？』

『哦，只是……來觀光。』我看見定西一邊和娜麗講話一邊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事實上，我們——我們打算在這裏會合我丈夫……在格拉茲……但是後來聽說他不能到這裏來了。所以我們既然來了，便打算在這裏看看風景……這裏的風景十分美麗，是不是？』

『非常美。那麼你住在村裏？』

『只住過今夜。我們就住在這裏，白丁。我們就要回去……明天早上。定西想去白坡參觀，你知道，李山駿馬，所以我們可能由那邊走。我有的是時間，除非我丈夫有信給我。』

我相信我的僞裝面罩上一定露出什麼神情來。因爲他安慰地說，『我相信不久就會有的。』

我擠出明朗的笑容。『但願如此！不過，今天晚上我和定西要看馬戲！』

『定西是你兄弟嗎？』娜麗問。『他沒有告訴我他姓什麼。不是姓馬嗎？』

『不，那樣的話，我成了小叔了，』定西說，『我姓良。沒有親戚關係，只是友伴、司機，兼隨從。』

『隨從？』她不懂了。『爲什麼這樣叫，我覺得不太禮貌。』

『不是的，』我說，『他的意思是說，一切旅行的事由他安排。老實說，如果沒有他的德語，我是寸步難行的。好，小隨從，給尹先生叫杯酒好嗎？』

『如果二十分鐘以內能好，就行！』尹先生說。女侍看了定西的手勢走到桌前。他們三個人開始討論起來，尹先生說的一口好德語。

當女侍走後，我已經態度自若了。

他由口袋中拿出一個烟斗把它點着，這使他十分像個英國人。除此之外，他一身相當平凡而陳舊的衣服可以是自任何地方來的。他很高，身材健壯，他動作時有種準確的控制與彈性。但他的聲調個性好像平庸無奇。他的頭髮是褐色的，眼睛是介於灰藍之間，他的雙手很好，不過我看見一枚折斷的指甲，裏面很骯髒，似乎做過什麼骯髒的工作。娜麗告訴我他代表他公司到這裏來，不應該做那種工作，大概是他幫過馬戲團什麼忙。他的衣服也表示出，那是一套度假衣服，那上面有做過粗工的跡象。

我說：『你呢？據華小姐說，你是來辦公的。我很遺憾聽見意外的事。』

『她告訴過你，是不是？是，死的一個是我的同事。他是來調查關於一項農耕與肥料的計劃，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要來和他見面。』

『我很抱歉，』我們換了幾句客套話後，我問：『你是那家公司，尹先生？』

『維也納的關係是可康肥料公司。』

『哦？也許你知道我丈夫的公司，泛歐化學？』

『當然，不過我一時想不起那邊有什麼朋友。也許我見過你丈夫。他在維也納嗎？』

『我也不知道，』我老實地說，也許不大合規禮。我覺得這種客套之詞毫無結果。『你的酒來了。事情發生時你在這裏嗎？』

『是。警察調查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爲我公司願意叫我等事情澄淸了再回去，所以我在這裏儘量幫幫忙。』他笑笑。『不是幫忙警察，而是馬戲團。這就是所謂的隨從，娜麗……我過去一星期便是做這種事。』

『你？你眞好！』她對他的眼光正如定西對她的一眼。『馬太太，你不知道……我對你說過，這是個小馬戲團，表示每個人的工作都很重。尤其是方濟伯伯死後……我們以前還不知道他做多少事。也許人們死了以後都是這樣。他不是個表演的，你知道。他是個好騎師，而他不做馬戲團的工作──我是說，他不參加表演……他負責管馬，我告訴過你，他訓練莉達，敎我表演……』

她說話有發洩的作用，所以我們默默地聽着。我旁邊的尹先生也一直望着她。

『我還記得很淸楚，』她說。『他參加我們的時候，那是十年前了，我才八歲，我祖父還在世。我們在上奧國的韋斯，我祖父剛買下莉達，李山駿馬當時在韋斯，我們去參觀。你可以想像得到，』──這是對定西說的──『我有多麼興趣！韋斯當時有次盛大馬展，眞是幸運，因爲我伯伯剛剛離開捷克馬戲團，和一個馬販在一起。他以前好像是在軍中……他和我們家來往並不親密。可是他來看我祖父，當夜我們向北去巴伐利亞時……，他參加了我們。』她微笑了。『現在我簡直難以想像他不是馬戲團的一份子。我甚至於忘了他並不姓華……我祖父要他改過來，他就改了。他負責馬廄……』

她停了一下又說下去。『他也是獸醫──替馬醫病。所以你可以想見那天晚上失火後，所有動物都驚惶得不得了，使我父親多了多少工作。他沒時間照顧馬，因爲馬夫牽馬出去的時候，斷了臂……所以我只好去看馬，立特在幫助我。當然還有些藝術家幫我，但是他們每天還要練習……眞不簡單。』

『我敢說，』尹先生毫不動感情地說。『誰說過地獄是馬的天堂？』

『沒人說過，』我冷冷地說，『人家說英國是馬的天堂而是女人的地獄。』

『是嗎？』娜麗感興趣地問。

『有這種情形的時候。說下去，尹先生。是不是說你一週內照顧了二十七匹馬？』我不禁望着他的衣服。他看見我的眼光，微笑着說。『是的。我還照顧過牠們的所有糞便。做馬夫倒是簡單事，當你發現馬毛由前長向後時，你必須順着它刷。最妙的事是牠們也喜歡，至少牠們大多時間都很愉快。我只被咬過一次。』

『可憐的東西，』我說，『我想小馬比較兇。』

『那是一位匈牙利先生的事。他的長處是因爲他只有三呎多。哦，這一星期眞受益不淺，我可眞不願離開。』

娜麗說：『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沒有你我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我必須說，回去做那些老事實在可怕，』尹先生說了，望下手錶。『娜麗，我實在不願打破我們這個小集合，但是我們該走了。所有美麗的馬都在準備上場了。』

『天啊，是的！』她站了起來，我們跟着站起來時，女侍在定西肘邊出現了。兩位紳士又因爲付賬的事小爭了一會。

『好，非常謝謝你，』尹先生說。

『能結識你們眞好極了，』娜麗說。『我們過一會再見好嗎？等戲完了，你們問任何人，都可以找得到我們。』她笑笑。『當客人戲完來請我的時候，使我覺得自己像個紅星。我希望你們能欣賞我們的表演。走吧，立特？』

他們走了，我們又坐下去。我說：『我以為你想跟去幫忙。』

『我想我應該陪你。』定西望着我說。『你沒有不舒服嗎？你樣子十分滑稽。』

『滑稽？你是什麼意思？』

『哦，他剛來的時候，你的臉白得像張紙。我想你是在等你丈夫。』

我點點頭。

『我也是的。當她說「另一個英國人」時，我以為我們已經進港了。』

我搖搖頭。『不。當她聽見我姓馬時，毫無什麼反應。如果有位馬先生在村裏——』

『哦，人會笨到這種程度？我把它給忘了！』他皺皺眉。『可是那是開頭時……尹立特還沒出現之前。你怎麼還以為他就是馬先生，當她說「他來了」的時候？』

『不，我以為他是的。不過有點差別……聽我說，定西——』我發現自己緊抓着一塊桌布，連指甲都戳進薄薄的紗布了。我放開它把它揉平。『我——我犯了個可怕的錯誤。當我先看見尹先生時，我還以為他正是一士。等他走近到光亮中時，我才知道自己認錯了人。你懂了嗎？』

他懂。他先接下去說，『你以為他——這個姓尹的傢伙——正是你在新聞片上看見和娜麗在一起的那個人，而不是你丈夫？他那麼像他——是否像是你丈夫的化身？哦！』他壓不住他心中的興奮。『哦！』這次與上次意義完全不同。『你是說你不遠千里到奧國來，而他還在史托克荷爾摩，正在他所說的地方？』

『正是，』我說。

一陣難堪的沈靜。

『這……有點複雜了，是嗎？』

『是，那是今年的錯誤之一。』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我說：『你呢，老弟？』

『噢，先吃東西，』定西毫不猶疑地說，然後回身找女侍。

第六章

『看一個騎白馬的女士。』

童謠

當夜華氏馬戲團的情緒稍有沮喪。正如定西指出，通常一個旅行馬戲團在奥森這麼個小鎭只會停留一夜，但是華氏馬戲團不得不留一星期。我猜失火出事後的幾天沒有表演，但是星期六兩場是可以表演的。現在在星期日中，馬戲團希望能彌補一些虧損。不過既然村中大多數人民和附近村人都在昨天看過了。今天觀衆自然便不會太多，定西很輕易便找到兩個最好的座位。這位置是在台邊，椅子上鋪着紅墊。我坐下後，看見場中大半是孩子，而且多坐在台周圍。我後來才知道華先生今天半價優待，附近的孩子們才興高彩烈地來再看一次，這是個好辦法；一方面可以賺點錢，另一方面在表演時不會沒人喝彩鼓掌。

一個穿紅衣服的侏儒把節目單賣給我們，並且帶我們到座位上。帳篷中響着大擴音器中播出來的音樂。在奥國，這種音樂多是愉快的；甚至於在再小村莊的馬戲團裏，我們也可以聽見奥芬巴哈，蘇培和史特勞斯。帳篷並不大，但四角柱上的集光燈把強光射在台上，因而上方顯得黝暗而寬濶高無涯際。在光線下，鐵索像細線一般閃亮。木桿頂的台上，一些電匠蹲在燈光後等待。這裏有種馬戲團的氣味，它含有野獸和青草以及香菸的氣味。

大燈在移動，音樂改變了，進行曲高響了。台後的幕布被拉起來，節目開始了。

以一個小馬戲團的標準而言，演出相當精彩。華先生自己身任團主，他身材矮壯，雖然他穿着禮服和高帽，但是一眼便看出他是道地的騎士。遊行之後乃是『馴馬』，那是一場馬的狂奔，再加上一些西部的繩索與騎御。娜麗出場，但是只是一瞥而過。她戴着十加侖大帽子，穿成牛妹打扮，騎匹栗色點馬。再下來是驢子戲，再過後是華先生和他的駿馬。

那些馬都十分美麗，十四駿馬穿着各色綢緞外套，奶油色的尾布。牠們在燈光下呈圓形出場，鬃毛飛揚，一隻接着一隻起伏得像波浪，上面打下來的各色燈柱，隨着金色馬匹織出美麗的圖形。光線掠過在牠們身上閃閃發亮。

音樂停止時，牠們排隊等待華先生口袋中的糖果。

定西在我耳邊說，『你總不能告訴我這些可愛的東西會咬人吧！』

我笑起來。『你是說尹先生，我們的管馬專家。他倒是個好馬夫。牠們每匹都很好看。』

『說起來，他像個新手，但是却是這羣馬的英雄。那人眞有意思，你說是不是？』

『什麼事有意思？』

『奇怪。如果他是個行政人員，你不能盼望他在這個地方做這種苦工。我覺得有點神祕。』

『也許他對娜麗發生興趣。』

『他年紀太大——』

『男人不進棺材以前總不以爲自己年紀太大。』

『他們關上棺蓋了。』

『好，你知道這種事的。說起這點，他並不比一士大。你看見他沒有？』

『誰？』

『尹先生。』

『沒有，』定西說。『他可能在後面拚命刷莉達。你不後悔今晚到這裏來嗎？』

『後悔？爲什麼？』

『哦，你一定十分不安。不過你態度倒相當自然。』

『還有什麼辦法？現在只好享受一番，任何事都只好等明天了。』

定西說，『我覺得你可以打電報去史托克荷爾摩——』

這時響起震天的鼓掌之聲，小丑打滾進來了。定西抓着節目表笑着又回到幼年時代中。老實說，我也一樣。那是無需翻譯的節目，保證笑到底。那是以往水戲的翻版，我從未見過這麼濕透過。

小丑之後，九個女郎帶着紅陽傘在繩索上跳舞。然後是一隊表演的狗，這時定西放開節目表，微笑地轉向我低聲說，『等着瞧吧。』

喇叭聲高響，園主自己揭幕，紅幕布分開，一匹白馬由台後陰影中進入白光中。牠那穿着盛裝的背上是安靜而藍黑軍服的娜麗，她顯得美麗非凡。這匹馬並不像別的駿馬套上馬具；牠的馬衣十分美麗，韁繩是一端金色的猩紅索，馬衣上五光十彩像是鑲滿了所有珍珠寶石。

『哦！』定西欣慕地說。

他眼睛盯着駿馬而非女郎。我這時不禁微笑地想起紮馬尾巴的珈梅。可是這兒的騎士應當對她尊敬。我知道這馬的輕盈流暢步伐正是多年苦練與忍耐毅力。雖然不是由她訓練的，但是沒有她的指引，一切訓練仍然無法表現出來。看上去她似乎很簡單地坐在那裏，讓白馬跳出美麗的芭蕾舞。

我在定西低語下，認出了牠的步伐；緩慢的西班牙滑步；立躍，頭肩低伏的直角前衝，然後是『人間精靈』。駿馬走到台中央，噴聲氣，耳朵後翹，把後腿站在鋸銷中，把自己和騎者直舉起來。牠站了有兩小節音樂時間，然後稍微點了點地——你可以看見牠肌肉的糾結——立躍地跳到空中去。牠一時停止在那裏的高空中，四腳俐落地跪在腹下，身上的珠寶發出五彩顏色。這使人尋找牠的翅翼。

然後牠又回到地上，沿着舞台輕奔，對鼓掌聲點頭示意，一邊退回到台後陰影中去。

我長長地噓口氣。我似乎閉氣了有幾個鐘頭。定西和我互視微笑。

『高潮後是什麼？』我問他。

他看下節目表。『是，絕對精彩節目……那人叫做桑柏洛。高空走索表演。』

『天啊，這個節目使我心驚。』

『我也是，』定西高興地說。這時高索跳進燈光中，兩個男人正向上攀登上去。音樂轉爲華爾滋，一個男人走到鋼索上，表演出許多驚心動魄的技巧。我完全被吸引在目前奇觀中，至於一士不一士的，那是明天的事了。

我們和羣衆一起走進篷帳時，外面已經十分黑暗了。

『這邊走，』定西說了，帶我左轉繞過大帳篷。早先這裏有許多井然有序的大車與篷帳，但是現在大多已

經走了。工人已在大篷頂上工作，另一些人在卸下牆上的掛鈎，捲起帆布，讓拖車的人員搬走。裏面的大探照燈還亮着好讓工人們容易工作些。我看見那兩個走索藝人正穿着汗衫卸他們的工具。大發電機聲音已停，只剩下一座小的供應工作用的燈光。外面許多人拿着箱盒、衣服匆匆由我們身邊經過。一部車子拖了些大拖車慢慢經過空地到大門口。

『我想是獅子，』定西說。『你聞得出嗎？馬廄在這邊。你小心看着路。』

我踢到一根繩子，那是幾個女孩拿着包裹上垂下來的。我認出那是方才跳舞的女孩。

立刻一道歡迎的光柱照在我們前面的草地上。它由車隊那邊的門戶打來，這時娜麗拉開門口的帘幕望着黑暗。

『定西，馬太太，是你嗎？對不起，我沒有來帶你們。我忙着換衣服。』

她跑下台階。一個穿藍絨衣的漂亮男子走過去，然後又是一個束馬尾的金髮苗條女郎。她身上穿着和別的藝人一樣的襯衫褲子。她是暗藍色的。她已經卸下臉上的化裝，現在雖然沒有口紅，但是也顯得清新潔淨。她雖然一付準備工作模樣，可是仍然嫵媚動人。

『我馬上帶你們去看馬。牠們明早才上車，不過現在已經安頓過夜了。你欣賞表演嗎？』

『非常欣賞，』我說。『尤其是你……我說的是眞話，娜麗，你眞好極了。那是一場美妙的表演，我從沒有見過這麼精彩……特別謝謝你的彎腿……印象特別深刻。』

『眞精彩！』定西十分熱心地附和。我們一邊熱心地稱讚她，一邊走在光亮的車窗間，我看出她是多麼高興而且容光煥發。

『太過份了——你們眞好……』她似乎被我們的讚美弄糊塗了。『牠今晚可眞不壞，不是嗎？今晚眞好……我也還可以……不過並不是每次都有把握的。我想，如果有時間再訓練牠，牠會變成匹非常好的馬。不過你知道，馬戲團的生活沒有時間，我們不能一直訓練牠，牠也有工作。在西班牙騎術學校，他們可以在叫牠表演之前訓練上多少年。可是卽使這樣，還是有些學不好。』

『哦，』我說，『我覺得牠已經很好了……』

『哦，到了。我帶了些蘿蔔來，也許你願意餵牠們……？』

馬廄是個長長的篷帳，由裏面看去，活像是穩固結實的眞馬廄，裏面點着幾盞燈，照着毛氈蓋着的後臀部，尾巴懶懶地擺動。這裏有乾草與馬匹的阿摩尼亞氣味，以及令人愉快的咀嚼聲。再過去有幾個人在工作，一個在叉草，另一個正在擦拭金屬物。一角黑暗處傳來歡迎的低嘯，我看見那匹美麗的馬在向娜麗仰首。

牠的珠寶已卸下，安閒的站立着，莉達仍然是那麼美麗，只不過不像表演時那麼更令人印象深刻而已。我還是首次在這麼近的地方看望李山駿馬，我驚訝到牠們是那麼嬌小；有魁梧的肩，健壯的四肢，大胸腹。牠的頭使人想起一些馬的圖畫——牠們都太誇張了。牠的頭有如希臘的雕刻，其他部份也十分發達。眼睛大而漂亮，有黑色的流光，文雅而雄壯。

牠看見蘿蔔，低嘯一聲，低頭去接受它。娜麗和定西在餵牠，兩個人立刻忙了起來，幾乎一直懸掛在牠身邊。我看了一會，又走到別的地方去看別的馬。那些表演的馬大多很英俊，甚至比李山馬還要漂亮些，牠們都輕閒地在休息。我注意到一兩個綁帶的腿，有一匹後腿有點擦傷，但是我覺得華氏馬戲團受損很小。馬最怕火，而且在驚慌中往往容易使幾匹斷腿，那將引起莫大的災難。

馬廄的最遠一端已經有一兩匹馬躺下去了，所以我沒有走過去。因爲睡着的馬只要有人經過，便一定會站起來，我不願去打擾牠們。但是我和幾隻小馬談話，牠們比大哥們加倍惡作劇而且頑皮，而且此刻牠們都清醒着。當我回去時，娜麗還和定西在那裏低聲談話，兩個工人已經走了，這裏的一切似乎全安頓好了。在白駿馬的對面另有一匹和李山馬身材骨骼相同的馬，但是看上去却截然不同。牠是頭雜色馬，有醜陋的記號，牠無精打彩低頭垂尾地站着。我本來以爲牠是娜麗馴馬時用的聰明醜馬，可是這隻馬是老馬。牠的飼料根本沒動，但是水桶是空的。當我望着牠時，牠低頭下去朝着空桶底悲哀地吹氣。

我低聲說了，用手摸摸牠，然後走進去。

娜麗看見我，立刻走了過來。

『因爲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在馬皇帝上，所以你就來看馬乞丐？抱歉，蘿蔔已經吃光了。』

『我懷疑牠是不是要，』我說，『牠沒碰牠的糧秣。我並沒有那麼民主。我只以爲牠生病了。』

『牠還不吃？牠已經這樣子有一星期了。』她由滿滿的馬槽看向空水桶，不禁臉上浮起一點憂色。『牠是我方濟伯伯的馬，可憐的老雜色馬……自從失火後，牠一直是這副樣子。沒人照料牠，你知道，以前都是我伯伯。牠老了，我伯伯常說他們是兩個相守的老人。』她望着馬咬咬嘴唇。『我想牠是——怎麼說呢？——爲我伯伯哭泣。』

『悲哀念舊。可能，不過我想牠身體上有別的毛病。馬有什麼痛苦。』我一邊說一邊檢查牠，我用手由頭上摸下來，然後拉開毛毯摸摸牠的肩骨。『看牠在出汗；由肩骨到頭上全是濕的，看牠的眼睛……牠的毛皮粗得像蔴袋，娜麗，沒人看過牠嗎？』

『布魯克的獸醫在火災後來過，後來又來了兩次。哦，他星期四來過。』

『他看過這匹嗎？』

『他全看過。也許這匹馬第一次看過後以後就沒有了。因爲牠沒有什麼毛病。』她懷疑地望着我，然後轉向雜色馬。『是，我知道牠樣子不好，可是如果有什麼事……看見什麼……』她遲疑了。

定西說，『紋莎是個獸醫。』

她眼睛睜得好大。『你？是嗎？那麼，啊——』

『這匹馬做工作嗎？』我問。

她搖搖頭，『牠沒工作，牠太老了，我猜已經不止二十歲了。我伯伯在十年前參加我們之前，便在捷克和牠在一起了。他們先想利用牠——讓牠表演——可是牠學得太慢，所以學不成什麼。牠可是我方濟伯伯的寶貝，否則我父親都可能不願收留牠。我告訴你，我們不能收留不工作的馬。不過在以往沒有汽車和機器車，牠幫助拉車，伯伯常常騎牠，並且讓孩子們騎着玩。可是現在，』——她有點哀愁——『如果牠病了……我們再幾小時便要把馬搬走，三天後我們就離開奥國到了邊境。我怕我父親會說些什麼話。』

『你查出什麼來了嗎？』定西問我。

我是查出來。就在前腿的膝上有一處嚴重的浮腫。我把這告訴他們，又作了進一步的查看。老馬低着頭，有時用頭碰我摸牠腿的手。

我對定西說：『扶着牠的頭，好嗎？輕點，來，老朋友。』

『怎麼樣？』娜麗在我肩後說。

『這是血腫。牠一定是在火災時受了傷，或是被別的馬踢了一脚，斷了根屈筋……看，這裏，這裏……在一兩天內還不會表現出來，尤其是牠沒工作，更沒人會注意到，毛毯把腫的地方蓋住了，但是這個必須處理，傷得很嚴重。』

『是，我看得出來牠很嚴重。怎麼「處理」呢？你怎麼辦呢？』

我抬起頭來。『我？我不是你的獸醫，娜麗。你快去找那個布魯克的人。我不能干涉。』

『他實在不該沒看出來，』定西說。『任何人可以看見這匹馬生病了。』

『不，』我說，『公平一點。在正常情形下任何人可以看得出來，但是馬戲團的管馬人死了，華先生事情又忙得不得了。我說過，這傷不是立刻會顯出來的，如果以後沒人叫獸醫來看牠，任何人也不會注意到的。』

『怎麼辦呢？』娜麗說。

『應該用針刺——割開——放膿，然後把腿縫起來。』

『你能動手術嗎？』

我站直身體。『如果你問我是否知道怎麼做，是的，我知道。但是你自己有獸醫，娜麗，你該找他來。』

『在星期日晚上？快半夜的時候？而且我們要乘六時的火車離開？』

定西問，『你能夠嗎，紋莎？』

『我不可以，定西。我不知道這裏的禮俗是怎麼樣，我不能走進來做別人的工作。而且，這是「職業性」的工作。也許甚至於是不合法的，沒有許可證什麼的。再說，我也沒有工具。』

『這裏有方濟伯伯的東西，』娜麗說，『我們把它收了起來。我把它放在我車裏。求你，紋莎。』

『那和布魯克的傢伙沒有關係，』定西說。『他一定收了錢，對不對？等馬戲團一出發，他的工作就結束了。』

『是的！』她熱切地應和他。老馬不動地站在他們中間，牠的皮毛在我手下顯得十分粗糙，它在發燙。『你是我們的新獸醫！我自己聘請你！如果不合法，可是也沒人知道！』

一個新的聲音自門口傳來，把我們嚇了一跳。

『什麼事不合法？』

第七章

『你以為我是個馬醫嗎？』

馬洛：『浮士達斯醫生』

華先生站在門口，那是個魁梧健壯的男子，有個大頭和已轉灰的褐髮。他的表情堅强而且久歷滄桑，濃眉下有雙褐眼，他好奇地望着我們。

他後面站着個苗條高瘦的黑衣人，我認出他是走高索的明星，匈牙利人桑柏洛。他的黑髮向後梳，寬闊的額頭上稀疏的黑眉，一對烏黑的眼睛。鼻梁扁平，顴骨突出，當他微笑時，眼睛瞇了起來，完全是副蒙古民族的神情。鼻孔很顯著，嘴唇豐滿而美好。一張令人不安的臉，甚至於可以說是殘酷的臉。他現在板着臉。他並不是望着馬頭邊的兩個陌生人，而盯着娜麗看。

『你的朋友是誰，麗？』華先生問。

『父親！哦天，你嚇了我一跳！我沒有聽見你走來。啊，這位是馬太太，她是英國人，住在村上，這是定西，和她一起旅行的……』

她介紹中包括了匈牙利人。我注意到她沒有正視他，當他眼光由她身上轉開時，漠然地望了我一眼。華先生有禮地向我們致意後，望着馬。

『你們談起什麼獸醫的事？是不是我聽錯了？什麼事不合法？』

娜麗遲疑一會，望了我一眼開始說話。『可以嗎？』她先是對我說，又轉向她父親用德語解釋，由她手勢我知道她是在講如何結識我們的經過以及雜色馬的受傷。

從開始到現在，匈牙利人對這件事一直漠不在意。我注意到當她提起尹立特的名字時，他的眼光變得尖銳地望着女郎，使我懷疑是否桑柏洛也像我一樣覺得尹先生在某方面懷有『意圖』。如果是的話，他不高興。但是漸漸他們的對話使他開始煩惱。他走向下一個馬廄——在終端那裏掛馬具的地方——站在那裏，懶懶地摸着莉達的漂亮馬鞍，不過眼睛仍然望着女郎。

她最後以强烈的言詞說服，我聽見『布魯克』，她又看看手錶作勢。

我並不感驚奇，華先生對她的要求並不動心。他轉向我以流利而帶濃重音調的英語謝謝我的『麻煩』與『好心』，可是最後『他認爲不該麻煩我』。

『我女兒還年輕，而且有點，』——他聳聳寬肩笑笑——『有一點衝動……她不該要求你做這件事。你是位客人，一位夫人，這種事不適合於一位夫人去做。』

我笑了。『不是的。我是個獸醫，我已經習慣比這更壞的事，只不過——嗯，不管我的事就是了。你有自己的人。如果你打電話給他，他晚上一定會來的。如果你這裏沒有電話，我替你到旅館裏去打，或且……定西去打。他會講德語。』

華先生一時沒有回答。他正是到馬廄來探望馬匹的。

『……是，我明白，我明白。我很慚愧沒有看見這個，不過小姐，這裏馬太多……而且以前是由我堂

兄方濟看管的。他們也許看了別的馬，只漏了這隻老馬。可憐的馬，是……』

他伸手和愛地摸摸馬頭，又輕拍一下，站直身體。

『嗯，已經很晚了。你喝杯咖啡再走，好嗎？不，不，眞的。麗麗這時候總要煮點咖啡……所以我來找她，她忽略了她的老父親。』

『非常多謝，』我說。『不過我該早點回去替你打電話。現在已經過了半夜了。』

華先生說。『我不願麻煩你，小姐。』

定西比我早想到，他已經了解了他對馬的輕摸，更加上娜麗說過的『馬戲團不能養沒有工作的馬』。沒人能責備華先生打算弄掉老雜色馬的念頭；根據娜麗的話，牠早已不能自力更生了。一個辛苦的馬戲團不能養些玩耍的動物。

我看見定西的表情僵住了，他的眼光瞪着華先生。他用手摸着馬的嘴，眼睛看着我。

我說；『華先生，我立刻動手術，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有半小時就夠了，等把腿治好後，你就可以把牠搬上火車。再有三四個星期牠就可以恢復工作了。』

華先生站在帳篷門口。我想他是想把這件事推掉，但是定西以年輕無邪的聲音說，『請你答應。』我看老人猶豫了。

『好，父親，父親，』女孩說。

匈牙利人一聲不響。好像我們這些人都和他隔了一層玻璃屏風。他臂上架着娜麗的馬鞍和布，準備跟着華先生走出馬廄。

華先生伸手做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可是我們不能要求你——』他開始說。

『你可以要求我，』我笑着說。『我們只要使這件事合法就行了。』

娜麗忽然說：『不，是我要求的！是我！我都忘了，這是方濟伯伯的馬，現在是我的了……』她轉向她父親，伸着雙手。『是不是，父親？方濟伯伯不是把他的所有東西都留給我了嗎？……所有救出來的東西，圖片，他的笛子，鸚鵡……還有老馬？如果牠是我的，我可以請紋莎替牠治傷……使牠可以上火車……？』

她還沒請求完，她父親已經大笑起來，臉上皺紋全現了出來。

『哦……你們看見沒有，她在管我，我自己的女兒？她老是會找些理由——和她母親一模一樣。噢，是的，方濟希望把所有東西都留給你……也許這匹馬是你的……』他又大笑起來，使那些已睡的馬全驚醒了過來。『好，好，隨你高興，隨你便。你需要些什麼，小姐？』

『娜麗說她有工具。熱水，縫合的尼龍線，我要注射防破傷風的針，好嗎？亮點的燈光。我不願搬動牠。最好在牠的廄裏，比較不會使牠害怕，不過我一定要個電筒。』

『我有支好電筒，』娜麗說。『在我車裏。柏洛也有一把。柏洛，你替我去拿來好嗎？』

『好。』那有如是一個傀儡在說話——或且像是芭蕾舞台上暗角裏發出的聲音。他的聲音生硬而低輕得奇怪。他的聲音頗爲愉悅，他轉身要走的時候，我喊住了他。

『不用了……謝謝你，可是不用了。手電筒不夠。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拉根電線來，裝一盞燈？』

『那很簡單，』華先生說了又用德語說。『柏洛，你替他們辦好嗎？你知道那裏去找電線和那些東西。別

抬着馬鞍，先放下來。讓它擺在這裏一晚上，娜麗不會見怪的。』

『我想拿回車上去補一下，有些線鬆脫了。』

定西在我耳邊翻譯，『好了。他先把馬鞍拿回車去，然後去拿電線來裝電燈。我相信，他一定想把這匹老馬除去。』

『我也這麼想。』

『這是次困難的手術嗎？』

『不。你以前沒有見過這種事嗎？』

『不，只看過普通的裏傷。我怕幫不了你的什麼忙。不過我盡我的力量。』

『華先生一定全清楚，不過我還是感謝你。我情願要你，不要你的那個男朋友。』

『他？你不相信他是，對不對？』

我笑了起來。『不，只是他那麼希望。他不像替女孩子做聽差的那種人。再說，他到這裏來做什麼？他好似並不大情願當個電燈匠。』

『德國人比英國人更壞，』定西說。

『哦，』我說了，便把桑柏洛忘了。現在重要的只是馬。

華先生一旦允許我動手術後，他也心存希望了。馬廄的工人全下班了；可能全早已睡了。可是華先生和娜麗留了下來，而且有個小丑戲裏的侏儒在一邊。他可是個好幫手。他名叫歐漠，和桑柏洛一樣是匈牙利人；我

猜他就是在緊急時在馬廄幫助尹先生的那個匈牙利人。他一定對這些事知道得很多，不像桑柏洛只把電燈電線拿來後，就站在一邊旁觀，而且用匈牙利語說了些讓小人非常生氣的話。電燈旋亮後，走索人又退到隔壁馬槽陰影裏去袖手旁觀，而侏儒却跳來跳去幫助娜麗和定西。

他們由那裏找來一個爐子，上面燒着一桶水。電燈亮了後，我和華先生檢查故方濟的工具箱。裏面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骨刀、小刀、綁帶和止血鉗，棉花紗布。這些全放在桶中煮沸，娜麗和定西又到她車中去拿個水桶準備洗滌。

過了十五來分鐘後，一切全準備好了。光亮穩定，開水已消毒了開刀工具，我洗好手開始動作。

我注意到華先生一邊密切觀看。雖然他不重視這匹馬，但是他是個好騎士，決不讓牠們隨意讓人擺佈。他沒說話，可是他洗乾淨後站在我身邊，顯然準備隨時伸手幫忙。

我剪去馬腿上的毛，用酒精把它洗清淨，然後伸手拿注射筒。華先生把它塞進我手中，我瞥視定西一眼。他在馬頸那邊，他似乎無事可做，只有站在馬頭邊，對牠低語。事實上，對這次手術他似乎比馬更不安，當我把針刺下時他十分焦急，我安慰地朝他一笑。

『我給牠注麻醉藥，定西，別愁。他不會有什麼痛苦，再二十分鐘牠又能表演了。

『我準備把麻藥注在傷處周圍。注意地看，你把針刺進皮膚，近腫大的地方……看，牠連眼睛都不眨，像被蚊子叮了一口。這邊好了，那麼另外一邊，不是嗎？牠根本沒有感覺……然後另一邊。好，全區全麻醉了。然後最後一處。好，休息一下，我處理血腫的地方，牠毫不知情。』

燈光搖晃一下，使陰影增長。我立刻擡頭，忽然記起這是因爲侏儒歐漠用手在扶着掛燈的竿子。

『好些嗎？』他深沉的聲音由我肘邊傳來。我不禁又低頭看他一眼。他站在光亮燈泡的後面陰影中，他的臉和許多故事中的傳說人物溶而爲一；白雪公主、紅帽子等等。只有眼睛令人感到意外；它是黑的，眼白部份和瞳仁一樣黑，大眼睛圍着短睫毛；眼睛處正有別人不能讀出而只能猜測的思想。

我說：『謝謝你，可以了。』我無法自禁地使說話時有點太熱心的音調。我看見他微笑，但是那是仁慈的笑容。我立刻回身轉向工作。

『骨刀，』我說，並且伸出濕手。華先生把骨刀塞在手中。光線穩定地照在腫傷上。我彎身割了下去。

我割了四吋的口。腫處的傷像桔子和桔汁一樣，膿立刻沿馬腿流下來，後面跟着血液，一個星期中它結了一個球結。你幾乎可以感覺得到東西流出後壓力的消失。老雜色馬的耳朵動了動，定西對牠低語了些什麼。

『拔鉗，』我說。

我不知道華先生聽不聽得懂英語，可是當他把鉗子遞給我時，我由眼角看見他已經準備好止血鉗了。當我用拔鉗把血球塊拉下時，我沒開口，棉花已經送到我手裏了。

不久，傷處乾淨了。我用盤尼西林粉大量撒上去，又默默地伸手拿縫傷針。六針，工作完畢，華先生也已經準備好乾棉花墊和綁帶，以包裹傷口。

我對定西微笑，他還緊張地站在馬頸傍邊。

我說；『好了。牠死不了，牠還沒有咬我一口。你看見華先生替我準備的棉花墊嗎？我來把它縫上去。』

『縫上去？你說是縫在馬上邊？』

『還有什麼地方？只有皮膚——不過牠也不會有一點感覺。看。』

我把紗布包放在傷口上，一邊用尼龍線縫在腿上，繞幾圈後，再縫上去，我一共縫了四針，棉花墊便固定在傷口上了。

『牠不會把它扯掉嗎？』定西問。

『除非傷口發炎開始癢痛，不過我看它相當乾淨。我猜牠根本不知道那裏縫塊紗布墊。三四天後便可以取下來。現在再打一針盤尼西林就好了。拉着牠的鬃毛，定西，我打在牠頸子上……好，老寶貝，好了………』我摸摸牠的頸子，『我想你會活下去。』

『是，』華先生在我身後說，『謝謝你，小姐，牠會活下去的。』

他聲調中有種弦外之意，定西的眼睛望着我，輕輕一笑。老雜色馬的大黑眼睛無言地刷我一眼。

『你現在可以喝點咖啡嗎？』娜麗說。

這不是個問題而是命令，我無語地跟她走向她的車子。我猛然感到十分疲倦，希望這一天快點過去。但是在冷冽的清晨，咖啡有無比的引誘力。

在後面馬廄中，歐漠和華先生正在料理一些未完的事務。桑柏洛跟在我們後面，我覺得像他這種藝人能幫助這麼多已是不容易的人。

他的仁慈——或是他對娜麗的興趣——並不足令他多做一些家事。他和我一同坐在她車中的桌前長椅上，讓她獨自去準備咖啡。定西倒說要去幫忙，但是被婉拒了，便坐在桑柏洛身邊滿心喜悅地望着週圍。

這輛起居的大車在目前十分不整，不過還是很引人入勝。因爲這是新的商旅，多少世紀沿傳的馬戲生活典

型已被現代世界所柔化，給它一種眞正美麗的吉卜賽風格。門邊的火爐是白漆的，燒着罐裝天然氣，但是上面搖晃的燈却像老式風燈，小桌上蒙塊紅色流蘇桌布，正像吉卜賽人的披巾。前面門口掛張褪色的門帘，角落上顯出後面的箱子；箱子上是一套藍緞騎裝與柄上鑲珠寶的馬鞭。近旁窗上掛着騎馬，上面嵌着寶石，以及因火爐熱氣而微微晃動的羽毛。火爐與窗戶間是梳粧台，方鏡兩邊各放一支蠟燭。鏡上染有許多白粉口紅的殘跡。鈞上掛的竹籠上面蓋條絲手帕，更完成了吉卜賽生活的全部。我們的聲音由親切而轉向睏倦，我記得娜麗曾經說起過關於方濟伯伯的鸚鵡的事。

『眞是不得了，眞的！』定西滿腸熱心，而且毫無倦容。『正和我心中想像的一樣。你可不眞是幸運！哦，生活在這麼個車子上，而且隨時行動自如！』

她笑起來。『我不知道你是否到早上五點鐘還會這麼說？要糖嗎，紋莎？』

『不，謝謝。』

『這是你的，柏洛。糖，定西？』

『要，謝謝。』

我拱手捧着熱燙的藍杯子。咖啡味道强烈而芬香，但是隨着咖啡氣味而來的，是更誘人更美好的新烤熱麵包的香味。娜麗把一盤放在桌上；蓬鬆，平滑而豐滿，閃着糖粒光亮的麵包，它熱氣噴噴，上面是方溶的奶油。

『眞好，』定西帶着尊敬的口吻說，『你做的？』

她笑了起來。『不，不！是村裏烤餅房買的。尹買的。』

桑柏洛抬起頭來。『他還在這裏？』

『他明天回去。哦，你是說他還在馬戲團嗎？不，方才紋莎正忙着開刀的時候，他到馬廄裏去了一下。』

『他去了？』我說。『我沒有看見他。』

『他沒留下來。他只看了一下下，然後去買麵包。他不來喝咖啡。』

『他來看表演了嗎？』桑柏洛問。

『我想他沒有。我沒看見他，你們呢？』這是對我和定西說的。

『沒有。』

我頗感驚奇，因爲桑柏洛並不高興，似乎他甯願尹立特在台後而不在台前……也許在娜麗的車廂中。

他以令人震驚的蠻性口吻說，『我不知道他還在這裏做什麼？他星期一來的，怎麼今天還不回去？』

『因爲我請他留下。』娜麗的聲音輕盈冷漠。『還要咖啡嗎，紋莎？』

『謝謝，美極了。』

『你請他留下的？』

『是，不行嗎？你可有什麼反對的理由，桑柏洛？』

顯然他十分反對。我以爲他想發洩出來。黑眼睛閃亮，鼻孔像馬一樣噏張，但是嘴唇把憤怒緊緊壓住，他低頭默默地攪動咖啡。

『定西，』娜麗說，『再喝一杯。再來塊麵包好嗎？』

『眞好吃，謝謝你，』定西接過第三塊麵包。『我敢說，尹先生一定很有事務才能。這個主意不壞，半夜

去買麵包，我那天也這樣做。如果你看見他，替我謝謝他好嗎？』

『他起來之前我們已經走了。你自己會看見他的。』

『他住在那裏？』

『他睡在烤房那邊；就在廣場那裏，那邊有個辛太太出租間房子。』

『好主意，』定西說。『我說過他很聰明。但願我們也早能想到。』

『給我個銅板，你這小氣鬼，』頭頂的鸚鵡忽然說。我跳起來，把咖啡弄翻了，娜麗和鸚鵡高聲笑了起來。有力的尖喙把絲手帕啄開，落在我頭上。

『莉維，莉維，』鸚鵡說。『搖搖腿，彼德，跳！把鬃毛梳好，你這鬼跛子，快，快！』

『天啊！』定西說了撕塊麵包。『好，來，來，給你吃。』

『把梳子放好，』鸚鵡說了接過麵包。

『我不是賣弄風情的鸚哥，』定西說。

『請別再教牠講新話了，』娜麗笑着說。『你的鼻子離棍子遠點，定西，牠很兇。』她幫我把絲手帕拿開。『對不起，牠壞透了……我不知道在方濟伯伯以前是誰餵牠的，可是牠……可眞見過世面！』

『老油條，』定西說，『對，眞是見過世面。』

鸚鵡這次用德語說了些什麼，可使娜麗跳了起來。

『快，快把牠蓋起來，否則牠一開始就沒完了。』

『我來，』桑柏洛說。他和定西把鳥籠蓋好，娜麗替我換杯咖啡，這次我拒絕了。

『我們該走了。時間不早了，你們明早大早就要出發。』

『不，不，非常歡迎……』她又開始謝謝我。

『如果下次有機會，請再來看我們。我們打算離開奧國兩三天，可是今天去黃花鎭，然後去左丹。如果你們還在附近，來看我們。隨時歡迎來看我們表演，我們替你留最好的位置。總之，我父親和我都非常歡迎你。』

桑柏洛也站了起來。『我送你們到大門口。』我們推辭說不用時，他由衣袋中拿出手電筒。『我送你。這裏地上很泥濘，而且很黑。讓我送送。』

『好吧，』我說，『謝謝你。晚安，娜麗，再見。』

『再見。』

『再見，』鸚鵡在籠中悶聲說。

第八章

『這段陳述頗為有趣，但是太殘酷。』

馬克吐溫：『郝克白利芬』

我們經過睡眠的村莊向旅館走去。空氣靜寂而冷冽。鐘樓上的鐘聲單薄而甜美地擊出兩下。一陣鐵鏈聲音響動，什麼地方的狗在抓搔咽喉。『我說，你不以爲他和娜麗之間有什麼關係吧？我以爲他是絕對的累贅。』

『我相信她不和他站在一邊。再說，你可以把我們的桑先生平安地交給華先生和鸚鵡。』

他笑了起來。『我倒比較關心鸚鵡。我想聽他——眞奇怪。』

『什麼奇怪？』

『我好像看見有人在那邊……廣場的那頭，樹的傍邊。』

『怎麼啦？』

『那好像是尹先生。』

『怎麼啦？』我又問。『他也許去買麵包給自己，現在在散步以便消化。走，定西，我睏極了。』

雖然我已疲倦，可是上床之後却已失去睡意，而且不安地輾轉。我赤足走到窗邊打開落地窗，到陽台上去眺望夜色。我隔壁定西的窗戶也開着，但是燈已經熄了。遠方鐘樓又擊出半時。附近傳來回響般的咕咕鐘聲。

夜色凉寒，甘美而清澈。星辰似乎近在山頭，有如那是月光下白雪的反射，它的光線反映出草原的柔和斜坡與銀灰色的樺樹和陰影。你可以依香味而描繪出整個鄉村的面貌。陽台之下正是新割稻草；在松樹過去以及河流冷香過去是微薄的烤餅氣味；什麼地方有猪叫聲，以及奶牛帶着鈴噹在厩中睡眠的氣味。

一切如此宵靜而可愛。任何人應當都可以酣然入眠。

我走過沾露的地板回到床上。我只有一床輕盈溫暖的羽毛被，但是蓋到頸子便蓋不到脚。我彎身面對窗戶，心中想着一士……

我不知道我是否睡着了，也許我懸浮在它邊沿，因爲外面有什麼聲響忽然把我驚醒。我緊張地聆聽。沒什麼。但是我確信外面有什麼東西在動。

有手拉開窗帘。他像幽靈一樣沒有發出一點聲響。我坐了起來，他已經打開窗戶了。他就靜靜地站在窗邊。

『好，尹先生，』我說，『我沒睡。什麼事使你到這裏來？你找不到娜麗的車子，還是因爲桑柏洛在保鏢？』

他走向床邊。他在地板上走，完全沒有聲音，就像是一隻貓。『我想我應該在這裏。』

『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尹先生？你像隻貓一樣溜到這裏來，你以爲你應該受到歡迎嗎？』

『談起這點……』一士說，他坐在床沿，脫下鞋子。

『來，』我說，『可以開始了吧？你在這裏做什麼，你和娜麗有什麼關係？』

『女人爲什麼老喜歡由錯的一頭開始。』一士說。『那麼我也來問個問題。第一，你來做什麼，那個男孩是誰？』

『聲音低點，他就在隔房。』

『我知道，我由陽台進來時就看見了。他睡得很熟。』

『你眞能幹。你認識他的，我告訴你，他是良定西。你還記得珈梅嗎？我相信你見過她。她送個大水壺給我們當結婚禮物。』

『哦，那個胖好女人，我還記得。那麼柔軟甜美，但是邊緣上全是冰柱，就像床上這羽毛的東西。你就非一個人蓋嗎？我快冷死了。』

『那麼你還是把衣服穿上。如果定西和老闆娘看見你進來，再讓人看見你這副樣子——』

『我想是的。罪惡的生活非常難過，』一士甯靜地說了，坐起來伸手拿褲子。

『好，你到底告不告訴我你在搞什麼鬼？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站在那裏，我差點暈了過去。我眞沒大叫出來。』

『我知道，所以我連忙打手勢叫你別講出來。我該說你反應得非常好。那男孩子猜到了嗎？』

『不，不過他說我的樣子很滑稽。』

『果然，你像是見到鬼了。』

『當然！我從來沒碰見過這麼奇怪的事。老實說，當時你那個樣子，我懷疑是不是看錯人了。一士，這些衣服你是那裏來的？討煩極了。』

『是嗎？』他倒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你的意思可是說你懷疑自己是不是錯了？』

『的確。』

『嗯——我找不到襪子——我希望已經說服你了。』

『哦是的，一點老把戲。』

他笑了起來。『我的襪子到底跑那裏去了？你說我可以把燈開一會嗎？』

『不，不行。如果我不能在這裏正式認你爲夫，那麼我也不能讓人發現你在我床上。我還要顧慮到定西。』

『哦，是的，定西。你還沒告訴你和他來此地做什麼。襪子在這裏。快，快說。我在等聽你的話。』

『我和定西到這裏來的理由，倒無關緊要，』我尖聲說。『不過我想我到這裏來的原因實在明白不過。一士——』

『我的部分等下再說。不，我親愛的紋，這件事……我先得知道你怎麼知道我在奧森。我會源源本本告訴你，可是你得先說。當然我知道你到這裏的理由；你知道我在這裏；我只想明白你怎麼會知道。』

『我知道你跟馬戲團在一起，我們在維也納就問清楚了那件事發生在奧森。所以我們來了。我們本來以爲馬戲團走了，不過這裏的人一定知道你們上那兒去。』

他正穿上一件濃黑色的毛線衫。他的頭鑽出來後，停了一下，側着頭問：

『新聞片？』

『天哎，你怎麼猜得這麼快？是，良珈梅看見新聞片，她認出你來，而且她希望有人護送定西去維也納，

所以她打電話給我。她以爲我早晚總要去找你。』

『我明白了，我看見攝影機，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把我照上去，我希望不會被人認出來。我敢說你自己一定去看了?』我點點頭。『照得怎麼樣?』

『相當清楚。有關係嗎?』

他沒有答覆。『眞想不到剛好被你看見了。』他又緘默了一會。『我眞想不到。不過我一看見你在奧森，就知道是被你發現了，不過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想它會不會上到電視上?』

『我想在英國不會。我常看新聞，我沒看見。如果有的話，有人看見一定會傳到我耳朵來。』我坐起來，把羽毛被圍好。『一士，到底是怎麼啦?我星期一接到你由史托克荷爾摩發的電報。是你發的嗎?』

『不是。』

『我想你不可能。然後是信；星期五來的。我猜你是托什麼人發的。』

『是的。』

『可是爲什麼在史托克荷爾摩呢?何不維也納呢?』

『我不能，我必需除開你我可能去的地方。如果那樣的話，我怕攔不住你。果然，』一士帶點嘲譏的口吻。『如果我知道自己會那麼疏忽地上了鏡頭，我就可以省下幾個謊了。』

『你必需丟開我嗎?』

『是的。』

我悲哀地說，『我看見新聞片時，你想得出我心中是番什麼味道。我不相信我們之間會出什麼事……我非

常難過，尤其是那天下午我們說了些傻話……』

『已經過去了。』事情過去了，正如半小時前我們同意了的。

『不，好了。我非常愛你，一士。』

他以一個丈夫認爲最佳行動答覆我——一種滿意的低喃——然後由椅背上掛着的外衣中掏出香烟和打火機，又躺在單人床上我的旁邊。

『唔，高級嗎?不，你自己把羽毛被蓋好。我已經夠暖和的了……我知道。你看了新聞片，看出我在奧國，而我却告訴你我去史托克荷爾摩。你以爲我由史托克荷爾摩又派去奧國出差；可是當你却接到我由史托克荷爾摩發的電報，而明知我是在格拉茲附近，你決定自己來看個清楚。對吧?』

『差不多。良珈梅請我陪定西，才是眞的理由。事情發生得都那麼湊巧。好像有什麼力量把我强推去奧國。而且我必須知道你在做什麼。你顯然有目的。』

『你以爲我是什麼目的?』

『我不知道。當我在新聞片上看見那女孩——娜麗——時，你知道——』

『她?哦，我明白了。』他似乎感到十分有趣。他在窗外照進的幽光中吐了一串煙圈。『那麼，你不相信我了?』

『嗯。』

『公平之至，』他平靜地說。

我在他旁邊跳了起來。『一士!』

『聲音小點。』他懶懶地伸手把我擁過去。『你有權利。我想我是給你個理由支持你的可以。』

『或是不可以。』

『這要看觀點如何。躺下，女孩，別不安了。我們時間不多，我還要聽別的。』

我順從他的話。『好。別忘了我想聽的事更多。』於是我盡快把經過情形告訴他。『今夜你和娜麗走後，我不知道是否該把實話告訴定西。可是我想還是等和你談了之後，所以我假做錯誤的樣子。你暗示說卽刻會和我見面，我還以爲是在馬戲團裏。』

『後來我來了，可是你在動手術。』

『我知道。到處都有我的間諜。』他笑起來。『什麼好笑的？』

『沒有。你吃了麵包了？』

『是，感謝之至。有個人十分忠實的欽佩你，就是定西；他認爲你眞有辦事的才幹。你爲什麼不留下？你必須知道我在每個角落裏找你。』

『我想在我們單獨談話之前還是先避開你。而且，我怕你藏不下去。你的工作眞好，馬太太。』

『可憐的老雜色馬。我猜華先生有意把牠除去。牠是方濟的，而且沒有一點用處。不過牠現在好了，而且牠是娜麗的，她一定希望讓牠安享餘年。再說，我警告你，你可能競爭不過定西了。』

『噢，希望他能得到她，』一士說，『馬戲團中一半人都愛上了她。更別說那個姓桑的，和那個侏儒。如果你要說「你呢？」我可要給你一個耳光。』

『你呢？』

他緊緊抱着我，我把臉頰緊貼在他肩窩中，正挨着他的毛線衫。這是一陣長長舒適的沈默。我聽見他抽雪茄的希希聲音。

『老實說，』我低聲講。『我已經不在意你爲何在此地。你在這裏，那就行了。親愛的一士。只是我不可以和你在一起嗎？我們可以在這裏度假嗎？不管你是做什麼，你做完沒有。』

『快了。等我把報告送回維也納就好了。』

『你明天去嗎？』

『是今天。』

『我猜你要單獨去。然後如果我在這裏等你——不，不在這裏，到什麼你可以成爲馬一士的地方。等你回來寫完報告，我們就開始度假好嗎？』

『可能，那男孩呢？』

『娜麗可以招待他，』我睡意地說。『公平交易。一士，你總不能穿着這條髒褲子躺在床上吧！』

『哦，天。我這條褲子是掃馬廐時穿的。』

『很像。』我低笑。『你眞洗刷馬嗎？』

『是的。我沒告訴你那些黃馬咬過我？我做這件事是爲了英國……這是危險錢，也是骯髒錢。』

一陣沈默。

『啊，這下輪到我了。聽着，紋，我親愛的，我實在不該在目前告訴你，可是現在只好一切信任你了，』——我聽見他輕笑一聲——『而且，我想我可能要你幫助我。』他伸手把香烟在床頭几的烟灰缸上揉熄。然後

他用手墊在腦後。『我們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爲我們倆都需要睡一會。我儘量快點講，把大致情形告訴你。等你聽了，你就可以舉一反三了。你就可以了解那些謊言，電報，信，尹立特——等我對你說明之後……』

他停了下來，眼睛望着天花板。

『黃昏時，我對你說我在奧森的工作是眞的。鄧保羅和我在同一公司工作，火災起時，我正來接他，他死了。我是星期一清晨到這裏來的。我知道鄧正和馬戲團有所接觸，我來的時候發現馬戲團失火，我便衝了過去。我沒有看見保羅，人們大喊車裏另有一個人，我猜出他是誰。』

『娜麗說正好你由黑暗中出來幫助他。』

『是。我們把他幫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可是方濟還活着。』

他停了一會。『這是眞的，別的也一樣。我告訴你我在泛歐的工作完全是眞的，但是我也替另一個雇主常常做些別的事，有時也用別的姓名。這是其中之一。我有時出國工作是爲了我——嗯，稱之爲第二雇主吧。當然，泛歐公司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你這些出差是如何安排的；我也不能告訴你我自己部門的名字……不過，在泛歐的推銷部，工作本來流動性便很大，所以事情很簡單。』我聽見他低柔的笑聲。『聽起來似乎很戲劇性。我的一些工作——我不願意讓你知道的——正是你所謂耍刀弄鎗任務。』

『刀鎗？你是說特種工作？一士！你是說你是特工？一個……間諜？』

他笑起來。『隨你便，我們的頭銜很多。』

『一士，你！我不相信！』

『一向是，我很抱歉使你失望。』他猛然轉過頭去。『哦，親愛的，你在發抖！愛人，沒有危險……我們

不是第七號情報員那一套。對了，你看這件工作有多危險——看馬。』

『你爲英國做的工作。』

『正是。我結果被咬了一口。』

『可是鄧保羅死了。』

『鄧保羅死了。』笑容消失了。『是，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不過沒有證據證明那不是意外。天知道，警察把馬戲團留了太久，簡直是仔細搜過一遍。華方濟大車裏以前也着火——他是個酒徒。老實說，他正是鄧保羅所可以利用的線民；而且我實在不懂保羅會不小心到那種程度，讓火給包圍了起來。理由不難找到。他頭上有道傷痕。所以我希望能找出證明那不是意外的線索。我在這裏找了這麼久，還是沒找到。反之，只有證據指出掛油燈的鈎脫了，燈似乎打在保羅頭上，使他燒得喘不過氣，而老方濟已經醉了，他多活了一會，因爲他離火源比較遠。他被拉出來的時候，好像還有話要說，但是他說不出了。』

『好像他並不清醒。』

『可憐的傢伙，不過他還有知覺。火燒使他的酒醒了。他很痛，而且當時一陣騷亂，人們正把馬由他躺的地方旁邊趕出來……當時有點風，他們怕馬廐也着火起來。我們想問他，可是他一直喊叫着馬——李山馬，以及一些馬鞍，或是由拿坡里來的放東西的馬鞍。』

『就是那些？』

『我們只聽得清那一些。我們告訴他，馬很安全——白駿馬先牽出去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聽進去了。他死的時候還談着李山馬。』他停了一刻。『他是想對娜麗講話……她一直在他身邊。看人燒死是件十分

難過的事，紋。後來警察來了，她父親只好離開她……』

我知道他是想解釋他和那個女郎何以那麼親近。我說：『好了，我明白。你是唯一可以安慰的人。那麼，她也聽不清方濟說些什麼話？』

『不然。她說那些馬具沒有一件是意大利貨，全是奧國製造的。似乎他的話並沒有什麼意思。這就是你的神祕。不管方濟心中想些什麼，總不是謀殺。保羅的死看上去似乎一點沒有他殺的樣子。如果我在一兩個小時前到這裏，我就可以找到他，及時阻止這件意外，並且讓他把事情告訴我。』

『你說你是來會他的。你被派來接他的情報嗎？』

『是。好像事情是這個樣子；鄧剛由捷克出來沒有幾天。他要把報告送去維也納站——把東歐的情報送去——然後在奧國度假。到目前爲止，我知道他眞的是在度假。好。第二件事，部裏收到一封信，指定我立刻出來。只要我一個人。他已經和華氏馬戲團有了聯絡，我以尹立特的名字來接他，因爲以前我也用這個名字和他合作過。哦，保羅要我來，我來了。以後的事你全知道了。』

『你不知道他要你來的目的？』

『唯一的線索，是他和華氏馬戲團有聯絡——以及他堅持要我來會合他。你知道，馬戲團再有兩天就過南斯拉夫邊境了，保羅和我以前也在那邊工作過。我會講那邊的話。我們無需馬戲團的掩護也可以過邊境，所以他進入馬戲團一定有什麼目的。這才是關鍵所在。』

『是不是要掩護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偷過邊境？』

『這是顯然的結果。馬戲團是可以自由進出邊境的人們，連鐵幕也不例外。可是人獸這麼多……沒有一點

線索簡直不可能。我進來之後，努力搜查，可是沒有一點結果。』

『這是你的報告？完全沒有？』

『否定。』

『他們是否有機會讓你一起過邊境？』

他欠動一下。『我想他們不會要我去。可是……噢，我也想不出爲什麼保羅要我用「尹立特」的名字，如果他不是想回那邊去的話。』他用手摸着我的亂髮。『別過橋去，親愛的，假如不必要的話。如果要去，唯一的冒險是被黃馬再咬一口。』

我說：『你是說，你可能爲了滿足自己而過去？』

他慢慢地說，『你如果要那麼說，是的。部裏不會要我再去，但是……』他第一次遲疑了。『是，爲了我自己的滿足，如果他有話要告訴我，也許那有關係。你必需原諒他。他不知道我正要去度假。我很抱歉。』

『不。我們已經說明白了。只是這次我也來了。別笑我，眞的。我希望能幫助你。我和你一樣，在馬戲團有很好的關係——我是獸醫，而且他們隨時歡迎我。再說，我在那邊還有個病患。』

『好。你有護照嗎？』

『沒有。』

『好，那麼……不，我不是在笑你；我說過我要你幫助，我要你一直和馬戲團在一起，直到它離去。聽着。我今天一早必需回維也納去，我的案子希望微薄。幸而有你在這裏。他們在國境內還有兩天，黃花，朱山鎮，然後便到邊界了。正好你和定西也是要到那邊去旅行……而且你十分關心你的雜色馬，你必需照顧牠……別

發問，讓人懷疑，只要觀察。我告訴過你，我並不憑想像，我內心完全感覺到這裏有些事件……如果眞有事，他們一定以除去保羅和我爲快。如果我們不在，你就可以聽見些消息了。』

『如果眞的呢?』

『別動。懂嗎?什麼都別做，等我。』

『你就會回來?』

『是，可能今晚。最遲星期二晚上。』

『什麼事，一士?』

『我也不知道。任何不平常的事。可能沒事；但是保羅要我來，保羅正向邊境而去，現在他死了……你明白了嗎?我不要你有任何行動，冒任何險。你要忘了我在這裏，忘了我們的談話，直到我和你聯絡。好嗎?』

『好。我一定不緊張，我很高興。』我在他毛線衫上移動我的臉。『噓，我聽見定西在動。』大概定西在隔壁翻了個身。我們靜靜地擁抱躺在一起。一陣沉默。

他低聲說，『我該走了。』

『定西呢?』

『先別管他。他不知道對他沒害。可是不久他一定會查出我，所以總要告訴他。我們可以編段故事——泛歐公司在調查一件關於保險的案子。他甚至於會以爲我和警方有關。不過沒關係，那可以使他閉上嘴巴。他沒問題，對不對?』

『他可以相信。』

『好。等我回來後，我對他解釋。我實在該走了。』他坐了起來。『好，最後安排；明天，不，今天，你會到黃花鎭。晚上設法打個電話給我。維也納三二一四六〇號。我不能寫下，你把它記住，好嗎?』

『好。維也納三二一四六〇。我找尹先生嗎?』

『是，如果我不在，我會叫人接你的電話。第二天晚上你就到了朱山鎭，我會到那裏去找你。鎭北一兩哩的地方有家旅館；新開的，它本來是個城堡，一定很有意思。想辦法弄間房間。它離村鎭有相當路程，我去時，不會有人認得出我。錢夠嗎?』

『目前夠。城堡旅館貴嗎?』

『可能。沒關係，我設法讓你實報實銷。訂雙人房，可能我以馬先生的身份到那裏去。我非走不行了。』

『一士，沒有你在一起，眞不是滋味。』

『是嗎，親愛的?被蓋緊點，睡一覺。』

『我不想睡，我送你出去。』

我下床披上睡袍。他也穿上外衣和橡皮跟的鞋子。

我在他髮上輕吻一下。『你倒很在行，風流浪子。你以爲你可以悄悄地回去嗎?』

『我盡量設法。』

我打開窗子，輕輕推他出去。黎明前的星光灑下令人輕顫的寒氣。微風吹動着草。

一士像影子般穿過我身邊，停在陽台欄杆邊。他轉回身時，我走了出去。

他輕聲說，『風很幫忙。沒人會聽見我。』他吻我一下。『你名譽沒有問題了，太太。』

我緊緊地抱了他一下。『小心點。』

『怎麼？』

『我不知道，只是一種預感。小心點。』

『別愁，我知道。現在你上床去睡覺了。』

忽然只剩下了我一個人。我彷彿聽見草葉的悉索聲，然後它消失了。

我自欄杆邊轉回身，看見定西穿着睡衣站在他房間落地窗前盯着我看。

一時間天地停頓了；微風，夜晚的聲音，我身中的血液：許久許久我不能動也說不出話。

他也沒有動。我本來以爲一士沒有弄出聲響，但是我知道定西看見一士了。

我猜我們互盯了半分鐘。可是我覺得有一年之久。我丈夫還叫我先別告訴他；可是由於我和一士的談話中，我感到一種恐懼。現在只有假設定西什麼都沒看見；希望他也不願提起這件事。

我說：『喂，你睡不着嗎？』

他慢慢走出來，站在離我一兩呎外的地方。在較亮的光線中，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他面上毫無表情；沒有好奇，尷尬或驚奇。他是一片漠然。他正如我所願地扮演他的角色。

他沒有表情，使我下了決心。十七歲的孩子不應該是那副樣子。

現在除了眞話之外，別無途徑。他見到我們接吻了。他可以簡單地二加二而得到結論。一士會原諒我，加

果定西可以相信，他現在就可以相信。

我吸口氣，靠着欄杆。

『哦，』我輕鬆地說，『我該坦白承認我說的謊。』

『謊？』

『是，你記得我告訴你，尹立特簡直和我丈夫很像？』

『是的。』他臉色改變，不再是方才的冷漠了。『你是說他就是你丈夫？那個姓尹的——你丈夫一直就在這裏？新聞片是眞的？』

『正是。我一看見他，他立刻表示不願我認出他，正好娜麗說，「這是尹立特。」於是我只好閉口不言了。』

『僞裝的？眞的？哦？』定西的老樣子又回來了，甚至於在幽暗冷光中我也看得興奮的神情。『我說他很神祕，不是嗎？』他吸了口氣。『可是爲什麼呢？火災其中另有內情，對吧？』

『別問我爲什麼，他沒解釋，他公司中有些事件，不願公開的，所以目前只好替他保守祕密。』我輕笑一聲。『那對他的驕傲是次打擊，他以爲沒人聽見他。』

『老實說，我沒聽見他。我醒來後，一直睡不着，所以我過來把窗戶打開些。』他又頑皮地加一句。『我實在有點害怕。我奇怪他在這裏做什麼。我正打算過去抱住他，看你是不是沒事，這時你走出窗戶。』

『你才發現這是次友善的訪問。』我說，『謝謝你照顧我。現在你全知道了……不過，你知道的和我一樣多，千萬別告訴人。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他是誰的。』

『好，晚安。』

『晚安。』

於是我回到涼冷的床上。

第九章

『牠有時輕踏，有如說出
文雅高貴而驕傲的步伐：
然後牠直立，彎身而跳躍，
牠會說：「看，我的力量在受考驗。」』

莎士比亞：『維納絲與阿杜尼』

第二天當車子抵達村莊另一頭時，我幾乎帶着驚訝的神情看見紛亂的地方，馬戲團的圓頂外已成了空曠場地。這是個雜亂的圓場，上面有許多鋸屑。昨夜我動手術與馬西睡過的馬廐地面上，如今是一束束的散落乾草。定西把車子停在平地的門口。『眞滑稽，是吧？像一個充滿鬼魂的平原。』

『我正在想；它簡直荒涼得令人難以相信，好像阿拉亭擦擦神燈，一刹那間一切全消失了……就像一個故事的結局。』我望着廣場角落，那裏有些燒焦的木棍和黑色的草表示出火災的餘燼。『而且是一個悲劇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們如此解脫是否高興？你停下做什麼？』他正走出車子。

『我要找點路上吃的東西。我不會太久——是不是你願意和我一起去，你可以去喝杯咖啡。』

『好。』

小烤餅房兼咖啡館的香味可以吸引任何人，定西不會過門而不入的。早晨廣場陰涼的角落裏擺了些新鮮麵包和外國糖果。定西十分熱心地在考慮，而我在一邊等候着。

『紋莎，你看這些東西的名字！可是全是切麵包，』定西說，『他們的語言眞妙，是吧？』

『從今天起，我要開始學了，』我說。『我希望這裏能有個書店，好去買本書，可是我怕沒有。你有什麼書嗎？』

『一本成語字典，你想看就借給你好了。這是本好書……你不是欣賞成語嗎？這些正是人們希望學的……它幾乎和學校裏的希臘文法書一樣好——』

『早安，』一士正在我們身後說。

他早上沒有穿着那套爛衣服，但是他移動得十分輕悄。我想如果那是一個習慣，那麼他不久還可以消除。我不願意死於心臟病。

我說，『早安，』有點氣急。我講話的時候，心中盤算是否該把定西也知情的事告訴他。但是定西已經用一副偵探的口吻說了。

『哦，尹先生，你早。你還沒走？我以爲你已經和馬戲團一同動身了。』

『太早了。最後一部車子訂五點出發。我沒聽見他們走。』

『你一定很會睡，』定西愉悅地說。『我想晚上一定有許多車子來來往往，也許那也沒吵醒你？』

『謝謝你，』一士說，『沒有，我昨夜睡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想不到。』

『定西，』我立刻說，也許聲音大了點。『你最好快點買好麵包。我們該出發了。』

『好，』定西順從地說，然後走進店門去。

『好了，』我說，『那孩子已經知道了。』

『是嗎，』他的形容有點不快。『這小傢伙眞的知道了？』

『我只好告訴他。他昨天晚上看見你了。』

『我一定不小心。』

『不，完全是巧合。我不能不告訴他。』

『哦。沒關係。他知道多少？』

『只知道你是誰。他以爲泛歐公司派你有什麼祕密任務。我可以告訴他你要我和馬戲團保持聯絡嗎？』

『沒有什麼不可以。告訴他，公司要進一步調查鄧保羅的死因，所以我還可能回來，以及我要你跟着他們。其實這也都是事實。你可以隨機應變。』

『其實他也不會多問。』過去兩天的經驗使我很清楚他。『你什麼時候走？』

『我正要走。你好嗎？』

『好。我們正要去黃花鎮，但是定西怕路上會肚子餓。你有車子嗎？』

他對附近樹邊的一部舊褐色車子點點頭。我發現他早上穿得比較整齊，但是仍然不是我丈夫馬一士。他還是神祕而不令人注意的尹立特。我現在才知道他能改變他的形容和外表乃是他的職業才能。

他抬頭，對朝曦瞇着眼睛。『這孩子買那麼多食物做什麼？你們的路又不長……』又十分輕聲說，『別那樣看我，老天，我親愛的姑娘。你好像是要帶些黃金給我。』

『爲什麼不可以？我有權利，馬先生。』我又高聲點說：『黃花鎭到底有好遠？一個馬戲團一天能走好多路？』

『三十四哩。這裏到黃花大概有五十公里；你們可以慢慢走。風景很美。在菩提樹吃午飯。別急。』

這時定西由店裏抱了一大堆大包小袋回來。尹先生正告訴我如何走這條路，一張地圖放在一個舊信封上。我注意到信封寫給『維也納梅爾街可康肥料公司收轉尹立特先生』。

『好，』我說，『我們走了。旅途愉快。』

『你也一樣，』一士說，『再見，替我問娜麗好。』

我們車子開走了，定西斜瞥了我一眼。『他是在開玩笑嗎？』

我笑起來。『不。倒是你在開玩笑。我可以告訴你，一士知道了。』

他驚詫地微笑。『哦，你剛告訴他？你說他知道我知道？』

『是，現在事情全清楚了……我們可以談談。』

自天亮後，我們還是第一次有私談的機會。在早餐的飯館中相當公開，對定西感興趣的女侍注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可是我們此刻離開了村莊；不單是公路，連田野全是屬於我們的了。

這條路正如一士所說的，非常美妙。朝陽投下長長的藍色影子，山崗上全是忍冬與雛菊。偶然有輛乾草車駛過，黎明把山腰上的一束束乾草照成金黃。

我開始對定西解釋一士要我做的事，指出一士公司對鄧保羅暴死的原因仍有追究的必要，並且希望査明他和馬戲團的關係，也許有什麼仇敵對他加以陷害。

『他希望我和馬戲團保持連絡，』我說。『如果他們需要我，我還可以兼任獸醫。他強調我們不能作任何調査……你也不能扮演偵探，定西。事實上，我還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參加這件事？我只關心老馬。如果你不願意的話，可以去白坡——』

『不，不，不。我願意留下，如果你要我的話……』

他十分認眞，當一輛乾草車駛過時，我們沉默了一會。這是輛滿載的大車，兩匹馬拉着吱咯叫的木輪。路很窄，兩邊有高高的藩籬和水溝。

『你是否眞讓我一起去，』定西等乾草車過後說。

『我開始想如果我沒有你怎麼辦，』我說。

『那麼好，那就是黃花鎭了。』

黃花比奧森更小。它在大路後一哩左右，這是個美麗的小村。它只是一羣房屋，中間是個灰綠色尖塔的教堂。小山澗上橫越一座小石拱橋，引着車輛到達鋪石廣場。南邊和西方是微笑的果園和田畝，有些已經收割；而北方和東方則是覆蓋松林的山崗。道路上是白色的灰塵。

我們離開奧森感到的懊喪之情在這裏一消無遺。我們還沒到村莊，便看見樹木與木柱上貼着熟悉的海報，然後便是安頓在河邊空地上的華氏馬戲團。

我們到達時已是午後，第一場要五點鐘才開始，但是吵嚷擁集的孩子們已圍在空地的門口。我看見侏儒歐漠坐在門上和孩子們談話，使他們歡笑。車子駛過時，他抬頭看見我們，舉起小手表示歡迎之意。那麼我們的

消息會比人更先到。

村中有些來往的觀光客，教堂邊也有一家乾淨的小旅舍。四點鐘過後我們又走回馬戲團去。

我們走過大圓頂時，我停下來向裏面看。

青草如新，場地中散着一些鋸屑，舞台上已樹起大木柱，電匠們正忙着鋪敷電線。頂上搖蕩的空間有些不同，天空透過篷帳打下散照的陽光。裏面回響着木匠們敲釘的聲音。有人在高梯上拉起後幕，馬戲便由紅色的流蘇下鑽出來。幾個穿上服裝可是還沒化裝的小丑站在中間廊道上談天。

雖然情形不同，但是它仍有昨夜的氣氛。我覺得它充滿了以往數百場表演的回聲，與以往歌曲，舞蹈，談笑的音樂。

我們再度置身陽光下時，我看見了陌生的大門，陌生的村莊，與迎着松林的陌生教堂。我覺得自己有種突如其來的悵惘——這是早上所沒有的——因爲一士不在此地。他可能已在維也納。昨夜的事猶如一場夢幻，就像那場已被忘却的新聞片一樣。

娜麗正在等候我們，她似乎很高興看見我們，熱心地希望我再去看看老馬。

『非常歡迎！我眞希望能請你們進來，可是我正在化妝。』其實我們只看見她自睡車帷帳後探出來的臉而已。雖然她眞心地笑迎我們，可是我覺得她臉色蒼白——歡愉與爽朗已經不見了。我不知道她昨夜是否睡了覺。『你們過後來喝咖啡好不好？你們去看表演好嗎？』

『定西一定願意來看，』我說，『可是我自己不想來了，謝謝你。我想去馬厩。病人怎麼樣了？』

『好多了，好多了。牠今天完全不同了。牠只有點點僵……不過不是跛脚。』

『我們稱之爲「短了點」，』我說，『牠吃東西嗎？』

『不多……可是牠實在好多了。我眞感謝你。』

『別那樣想。是不是由你照顧牠？』

我微笑地說話，但是她的回答似乎有點勉强：『那麼我過會再見你？好！如果你願意用我的車子，請，它不關的。進來喝咖啡；隨你意思。』這次的笑容比較自然些。她的頭縮進去了。

『她樣子很累，』我說，『希望她表演得很好。好，一會兒，定西。』

馬厩也和以前大致相同。這裏有同樣的氣味，同樣一行行搖着馬尾的臀部，但是帆布上是白色的陽光，和平的安眠氣氛已然消失。那些馬已準備好上場。毛毯已經取下，身上發着亮光。人們來來往往地準備。一些小馬興奮地互咬頸頂。門邊的李山駿馬冷漠地低着頭，耳朵下垂，不理會週圍的紛沓。我們難以想像再有一小時牠就上場，在燈光下金碧輝煌地飛上天空。牠在幽暗的角落中像是古老而聰雋，而且像是四白土雕塑的馬。

我對面的老雜色馬也低着頭，可是我走過去時牠眼睛滾動耳朵聳動像是迎迓我。隔壁有個孩子彎身在馬具上，仔細看了才知道是侏儒歐漠。

『你回來看生病的。』我不知道侏儒是那裏學來的英語。語調還頗爲準確。他聲音低沉而悅耳。

『是，牠好多了。』

『牠也吃了些東西。不多。可是牠會復元……』

我走進厩中看牠。『正如娜麗說的。』

侏儒由架上取下珠寶馬鞍套在白駿馬上。馬身掩蓋了他的身形。『……值得的。』

病馬的繃帶還在腿上，腫處已消，牠毫不眨眼接受我的手。我作勢要牠退後一步。牠的眼睛亮了些，外表也比昨夜好許多。

我站直身體。『值得什麼?』我沒有聽清楚他是在說些什麼。『你是說他們不願養牠?』

他聳聳肩。這動作加在小手大肩上非常滑稽。『誰知道?』他說了又把肩布披在馬上。

忽然表演開始了。那些表演的馬羣衝了出去。我看見『牛仔』在鞍上搖擺，『角鬥士』由頂上緣下。馬夫魯地跑進駁馬厩中，由歐漢手中接過馬鞍，一手把它摔上馬背。我看完馬腿的傷，站着摸牠的耳朵，直到我看到李山馬全身盛裝爲止。侏儒向我走來。

『他們開始了。你不去再看一次嗎?』

我搖搖頭。『我正在想……這隻老馬自從火災之後就沒有運動過?牠到草地上去過嗎?我想沒有。你知道，稍稍散步對牠非常有好處。我不知道能不能帶牠到什麼地方去?路的旁邊?可以嗎?』

『當然，』侏儒說。『請隨你意思，你知道什麼對牠好。但是別帶牠到公路上，那裏太多灰。那邊走。』小手指着馬厩另一邊的門。『這片空地後面是個樹林，不是大森林，只是——怎麼說?——一條樹林，也許只有二十米寬。那裏有個門，一條小路穿過樹林，過去是個小山崗;那是公地，有塊小草地。沒人會阻擋你。』

『我可以讓牠在那邊吃草到散場嗎?』

『當然。你不願使牠跛脚吧，啊?我給你拿韁繩和木栓。』

找那地方非常簡單。空地那邊便是斜坡，晚霞染紅了櫸樹，在地上投下長長的影子。大門的木頭是潮濕的

，我推開時，它吱咯地響着，我牽着老馬過去。我們走得很慢。牠的腿輕輕着地，但是並沒有跛。不過牠的輕躍有點僵硬，我們選擇了樹林間的長苔小徑，在這裏牠顯然輕盈多了。牠昂着頭，耳朵轉向任何對牠有興趣的聲音。就拿我這感官可憐的人來說，也能嗅到夏夜的濃冽香氣。

松林上方是片小高地。正如侏儒告訴我的，這是一片長長的綠色草地，到處點綴着矮叢樹，兩邊是兩堵黑色的櫸牆。有人割下草原的豐草，地上散堆着已枯的乾草。這更襯出新草的青嫩。空中像有糖蜜的氣味。

馬在我身邊走向陽光下，低着頭開始啃嚼。我離開牠，把木栓釘下泥地，拴上韁繩。然後走了些路，在一邊坐下。

太陽把土地照得很溫和。下方松林處傳來壓抑的馬戲團音樂聲，使氣氛顯得更有牧歌意味。我坐着聆聽，享受夕陽餘照，滿足地望着老馬貪婪地啃草。青草上長滿野花——桔梗花，百里香和許多不知名的鮮豔小花。我不熟悉的是草原上的紛擾生命——全地面似乎全飛滿了蝴蝶——褐色、藍色、黃色、花彩色、紅色、龜色。牠們的顏色在花叢間發光，每一隻都合上又開展美麗的翅翼。連青草根部也是活生生的，無數蚱蜢在跳來躍起。空中則蜜蜂嗡嗡，全在我身邊飛掠，有如牠們有牠們自己的路徑。

在松林那邊傳來遙遠得奇怪的小教堂六響鐘聲。馬戲團那邊片刻安靜。我覺得那是小丑在表演，或是羣犬的節目。然後在冷清而甜馨的空氣中傳來音樂再起聲。我聽見樂調，認出那是娜麗和她白色駿馬進場。喇叭聲以其銀亮而高昂的聲音割切着空氣。老雜色馬停止咬啃，抬頭弓着耳朵，有如一匹戰馬在聞嗅着戰爭與號角。音樂又變起金色的『玫瑰騎士』圓舞曲。

在山脚草原的可愛夜色中，聽見遠方音樂令人迴腸蕩氣。我靠在一堆柔軟的草堆上，準備享受音樂;但是

老馬有些事令我驚訝，我坐起來往那邊看。

牠沒再低頭吃草，却站起來，頸子彎曲耳朵豎起，像是模仿白色駿馬的驕傲姿態。然後又像白色駿馬一樣，牠的頭以美麗的姿態動起來。一隻前脚抬起又在地上點兩下，然後低頭跳起舞來了。牠年老而僵硬，但是牠和着音樂像個老專家。

我坐在草原上逐漸加長的陰影中，相當感動地望着牠。我想所有馬戲團的老馬聽見牠們年輕時的音樂時都有同樣感觸；鞠躬，跳舞；學會之後一輩子難以忘懷。

這時我知道牠不是一般表演馬的動作。這是眞正由學校裏訓練出來的，這是李山駿馬專有的才能。『人間精靈』。在高高的草原上只有我一個觀衆。老雜色馬演出了優美的舞蹈。

現在似乎夠了。牠低頭嚼草，又成了草原上吃草的老倦馬。

第十章

『藝術家要求馬的態度，有如牠是諸神和英雄所騎御的。』——

薩諾芬：『馬術』

『定西，』我說，『你不打算再坐到第二場，是吧？』

『不，不，我倒想再看娜麗表演。哦，你要我嗎？』

『是，我要你不要看娜麗，如果你答應的話。我有事情要告訴你，你一定不願錯過。不，』——他疑問地看我一眼——『和那個沒關係。完全是私人的事。你願意來嗎？』

『當然。那裏？』

『空地後面的山邊。我不願告訴你，我要你自己去看。』

天已經黑了，可是上山的月亮輝照在山崗樹林上。空氣很甯靜，有蝙蝠在飛翔。馬還在那裏安靜地咬啃。

『哦，你把老雜色馬牽到這裏來了，』定西說。『天，牠完全兩樣了。』

『來，過去，那邊有塊木頭。我們可以坐在上面。』

『可是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你且等一下。剛才發生了些事，我希望它還會發生。來，坐下。你看音樂聽得多清楚。』

『嗯。那是表演，啊？完了。現在該是小丑了。是不是，紋莎？你有點興奮。』

『有一點。等着瞧。它也許不會發生，我——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我錯了。我不禁覺得那是我的幻想，不，不是的，也許你也會看見。』

這是美麗的夜色，寧靜而明朗。蝴蝶全已去了，蜜蜂回到蜂窩中去。在靜寂中我想我聽見樹梢蝙蝠的叫聲。馬蹄在草間移動，咬嚌的聲音顯得高昂。月光下的山頂有一片白雲。

我輕聲說，『聽，喇叭聲來了。別說話，安靜點。』

我起初以爲不會發生。喇叭聲銀亮、英勇而遙遠地微振着空氣。老馬在嚼草。一隻貓頭鷹飛過原野，在夜光下像白色的幽靈。馬抬頭聆聽。喇叭聲在呼喚。

『玫瑰騎士』中的圓舞曲在樹林中繚繞而來。定西坐在我旁邊的木頭上一動也不動。

圓舞曲十分溫柔；五小節，六小節——然後發生了。老馬的頭昂起，頸項彎曲，前蹄伸起劃出美麗的曲線，它又開始它自己的舞蹈。月光傾瀉在草原上，把所有五顏六色都轉成銀白。松林則黑黝黝地。當馬在表演最後的躍起時，月色照在牠身上，牠幾乎有五六秒鐘飛在空中，後面襯着黑暗。牠不再是隻衰老的雜色馬，而是歐洲最古老的駿馬；一匹浸在陰暗中的銀色駿馬。

定西不言不動，一直到牠舞蹈完畢；我們轉身互望着。

『我說得對嗎？』我問。

他只是無言地點點頭。我懷疑他和我一樣受感動，而稚氣地不把感情流露。他以裝作的不在乎音調說，『可憐的老東西，』他說。

『牠當年也曾經是最優秀的，』我說。

『我也這麼說，』他像是在沉思。『可是，我又不了解了！如果這匹馬受過訓練，爲什麼他們還要除去牠？』

『牠老了。我好好看過牠，牠二十幾歲了。』

『可是年齡不應當是除去牠的理由，好像人們說，「牠沒用，牠不能做事，馬戲團不能養匹沒有用的馬。」你還記得娜麗說過，他們想教牠作普通表演，但是牠不行。』

『牠受過良好的訓練，當然不願作普通表演。』

『是，如果牠受過高級訓練，牠至少可以做點事。甚至可以把牠賣掉，卽使二十歲，還是可以賺些錢。』

『也許他們不知道牠受過訓練。』

他轉身盯着我。在明亮的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對方的神色。

『不知道？』

我說，『他們可能不知道，對吧？你方才引過他們說的話……今晚我甚至於覺得他們認爲值不得我的麻煩。』我告訴他侏儒所說的話。

他坐着望了青草一會。『哦，這又有什麼關係？當然，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可能還不——』

『我認爲我們不該說。』

他的頭猛然抬起來。『你是什麼意思？』

『我正在想，』我說，『這是華方濟的馬。你記得娜麗對我們說的話，十年前他在北方什麼地方參加馬戲

團，他正好在那裏在一個馬展中和一位馬販合作，他由捷克一個馬戲團買下來的。你總不能說他擁有這麼一匹有天才的馬而毫不知情，如果沒有什麼不對勁的話，他帶着這麼一匹馬，而且可能騎着牠，會一點不知道？哦，這可能和一士要知道的毫無關係，但是華方濟也是一士謎團中的一部份。他說「任何不正常的事」，而且，我們對老方濟可以多知道一點。如果這樣的話，定西，他改了名字，記得嗎？』

『是的。而且不願表演……在公共場合露面。』

我慢慢地說：『如果這匹馬眞有價值，那麼他是由以前馬戲團偷來的？我覺得華老先生——娜麗的祖父——一定會知道，要他改名字。我相信他們沒告訴別人……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已經不要緊了。那人死了，如果他偷過東西，他也可能偷別的東西。由於他也是一士的對象，可能值得查查。如果他沒做什麼壞事情，他何必隱姓埋名，這些年來，你會以爲鄧保羅和他的關係是——』

『韋爾斯，』定西突然說。『她說是韋爾斯，不是嗎？』

『對不起？』

『娜麗說他參加華氏馬戲團是在北方一個叫韋爾斯的地方，近保加利亞邊境。』

『對，她是這麼說的。我說，定西，你還記得她說是馬戲團撤離的時候他加入的？至少她有這個意思。如果他當時是在逃亡，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掩護？鎭上馬和車一片紛亂，然後馬戲團在當夜離開邊境……一個人一匹馬非常簡單——』

『一九五五年前，西班牙騎術學校在韋爾斯，』定西說。

他的話和方才的同樣突然，而使我不能立卽體會到其中的複雜性。

『是嗎？她去看過牠們，她說。可是——』

我停住了，我覺得我張大嘴巴盯着他。我記不得我們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但是此刻我們是站着互相瞪着看。

我啞聲說，『不可能，定西。決不可能。那裏一定有場亂子——警察——』

『是的，』他聲音和我一樣迷惑。『且慢……聽着……現在全清楚了。你記得我在飛機上對你說的故事，關於一個馬夫割了馬喉然後自殺了？哦，我錯了。那是個老故事，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眞的。不過我告訴過你，這件事沒有公佈過，當然我也不知道姓名。不過一定有別的事公佈，我在另一本書上讀過，我把它和早先的混爲一談了。』他長長吸了一口氣。『你記得我拿拿坡里的照片給你看過嗎？我說被殺的就是那一匹。我錯了。十年前的夏天牠失蹤了，一個馬夫和牠一起不見了。』

一陣寂靜。我們像一對被繩索指揮的傀儡一樣坐着，望着遠方吃草的老雜色馬。

『記號，』定西說，『他怎麼做的？』

『我不知道，可能相當容易——染毛等等。』我忽然轉向他。『果然是的！』

『果然什麼？』

『馬皮毛的感覺。我今天注意到它還是相當粗糙，雖然熱度已經退了，牠的皮毛不應該那樣。你知道，馬毛染多了便會是那樣粗。我當時覺得有點奇怪。那道黑毛。夜晚看不清楚，可是我白天裏應該好好看一下。定西，我眞不能相信！』

『我也是，』定西說，『但是實在都很湊合。想想看，如果是華方濟，他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把駿馬帶到

什麼地方——我在那裏讀到過，韋爾斯在騎術學校時代是一團糟，當地的馬廐更容易——掩護他，然後他就滑進他叔父的馬戲團，而且它剛好要離開。也許他是一時衝動，因爲太方便了……他可能喝酒醉……然後他發生做錯了事，只好做到底。他不敢讓馬再公開表演，他自己也一樣；可是不禁在私下騎牠——顯然他是使牠常常受訓。』

『可是爲什麼？如果他沒有什麼目的，何必把牠偷出來？』

他慢慢地說：『我不禁想那是一種無意的報復。我記得我在書上看見過；它說「馬夫」是由史泰利亞某個軍隊加入騎術學校的，他一直努力而成了副騎士。他一向有點任性，有一次和幾個正騎師吵了一架，從此他們便記他的怨，而不給他機會。最後當他得到一個表演的機會時，却喝醉了，結果立刻被送回馬廐去。不過他清醒的時候，對馬倒非常好。』

另一刻沉寂。『「喝醉了，」』我說。『「史泰利亞的軍隊。」我猜所謂捷克馬戲團的話也是個藉口……天啊，果然合得攏。當然，書上自不會提那個人的姓名？』

『不，不過可以查得出來。』

『是……是的。這是我們可以研究的另一面。』

『你似乎斷定他們不知道。』

我說：『我不相信他們知道。我們也不能告訴他們，雖然我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書裏大概不會告訴我們那個馬夫的名字，而且如果問警察也不妥當，可能使華氏馬戲團捲進麻煩。如果你要自另一個角度看，我想我們應該先告訴他們。』

『我想我們可以自己查清楚，』定西說。

『不，我們不能。我們不能到處問話，爲了一士。我告訴現在不是第七號情報員時代。』

『哦，可是更簡單。我們立刻便可以弄清楚。眞正的李山馬——騎術學校的李山馬——全印有標誌。我常常覺得一匹白馬印了記號實在可惜，可是每一匹都有三個。近側頰處有個「L」，那是代表李山。如果是國家種馬，則有個皇冠和一個P字，那是代表白坡，在腹部上。然後在身側有父母系的代號，那我已經記不得了。我想牠可能三個印記都有。』

『好，』我說，『那麼我們還等什麼？』

我們走過去時，月光把我們長長的黑影投在草地上。牠已經站在松樹影下，牠的黑毛顯得特別黑，而掩住牠的眞正形狀。

我說，『你可能是對的，天，你可能不錯。你注意牠一邊特別黑。面頰，肋骨和腹部——全是你說有印記的地方？』我們過去時，馬抬起頭來，我抓住轠繩。『那是可怕的醜記號……你想它們會深入牠心中……』

我聲音消失了。馬嘴推着我的胸膛，定西用手輕摸牠耳朵，順到面頰上。我看見孩子的手在月光下顯得蒼白。它遲疑地劃出個大L字。

他沒有說話。我也是。他放下手後，我把手摸上去。皮膚因爲擦過濕草而潤潮。我隔着馬毛，仍摸得出舊印字來。那是李山的『L』。還有代表白坡的『P』。肋骨上還有些複雜的花紋，像是『N』，又像是『P』……

拿坡里在我衣服前輕輕吹氣，然後又低頭咬了口帶露的青草。

我和定西在靜寂中走開，慢慢地走在松間小徑上。

月光射不下來，這裏一片漆黑。我們默默地前行。定西遲疑地說，『果然是的。』

我說：『我剛想起鸚鵡。』

『對，牠發的是法國命令。那是經過學校訓練的。方濟把牠一起帶了出來。』

『是嗎？我不知道。我想牠說的彼得，是指的這匹馬。』

我們到了通空地的破門。定西替我推開，與奮地輕笑一聲。

『我們滿懷都是祕密，是不是？你想這些對你丈夫和泛歐公司有用嗎？』

『天曉得。我巴不得快點能告訴他！我晚上不用再打電話給他了。我先前打過，可是他不在。他盡快南來，他們說等他來了，我們便沒事了。』

『好話，』定西說。他順手把門關上。

第十一章

『一座圍在懸崖中的城堡……。』

布朗寧：『柯斯蒂堡』

我們到朱山鎮的第二天，又遇見像黃花鎮一樣的興盛氣象。馬戲團的廣告，最後的大車和運貨車抵達郊區，大圓頂已迎着綠色的背景；到處看得見熟悉的面孔和車輛。

村莊座落在寬闊的山谷，有條河懶懶地流向南方。在這裏谷底不到一哩寬，空地的兩端緩緩昇起，溶入了各種樹木掩蓋的山坡——橡樹、栗樹、櫸樹，最後到了銀色的岩頂。谷壁處到處伸出一些巨石，令河流在石床上發亮迂迴。村莊，連同它的小教堂，橋樑，磨坊，酒店便全簇擁在這個河彎角，等到公路出了鎮過了懸崖才看得見這個城堡。

河對岸突出另一個大石山頭，使河道改變回頭。這個峯頭尾端有塊山巖，它崎嶇鼓突像是個城堡，它的外面筆直地揷下河水，懸崖底則是黝深不見底。高高的山岬，由一道山脊和山側連起來，山脊上蓋了一層層的松林；深暗而美麗，和下面葱綠的草原正是個好對比；上面則是午後蔚藍的天空。而蹲踞在山巖外端的則是來自神話中的山城堡。它是一座眞正的浪漫氣味的城堡；它有尖塔，女牆和城堡，狹窄的窗戶，石頭上畫着彩色的護盾。那裏甚至於有座橋，而不是伸縮橋。那是由樹林通堡門的石拱橋。通城堡的是一條狹窄碎石路，它與下

面谷中的大路正成直角。這裏真美，這不是嚮導書上的城堡，而是宜於居住的城堡。

我們的小車子終於迂迴地駛上山脊，發現那座橋並不像在下面看的那麼纖小。這是個保持良好的堅固建築，寬得可以兩車併行。我們過橋後，經過一個拱門進入小石子廣場。

城堡客廳中一點看不出已是旅舍的跡象。客廳正方寬大，地板是平石塊，嵌板牆，寬寬的樓梯通上樓廊。所有木具全是松木的。一角有個綠瓷火爐，這時候沒有生火。沈重的木桌上擺本登記簿和一些旅館用具。一個穿襯衫綠圍裙的人提了我們的行李準備送我們進房。我向樓梯走去，但是他擋住了我，以無法掩遮的驕傲說：

『這邊走，小姐。那邊有電梯。』

我一定面露奇色。在這麼個地方，根本不想會有現代化的自來水設備，更別提電梯了。他笑道，『是，誰都想不到。是剛裝的。使用它還是第一個夏天。非常方便。』

『是，一定非常妙。』

『這邊。我們必須要走一段路，在廚房那邊，不過你一定了解伯爵不希望現代化的設備破壞了城堡的中央部份。那要把城堡的牆破壞，太可惜了。』

他說着領我們走到條幽暗的過道，地上鋪着粗地毯。我說：『伯爵？』

『伯爵夫婦還住在這裏，』那人解釋。『你知道，多少代來他們家都住在這裏。城堡那邊是他們自己的房間。』他用頭指點方才我們過來的那一邊。我們走的廚房走廊是在城堡北翼；無疑伯爵用的是南翼，而城堡主要部份的中央已用來做旅舍了。

我說，『他們自己經營旅舍嗎？』

『不，小姐，另外有個經理，不過賺的錢大部份歸伯爵夫人。這裏是電梯。』

他停在一個大松木門前，上面是我在奧國到處都看得見的鐵架。門的一邊是個電按鈕。電梯沒聲音的到了，結果是個最現代化的設備。這正是使我害怕的自動電梯，上面有許多電鈕和開關像是計算機。它安全而平滑地帶我們上到三樓。

我房間寬大而美麗，它正在主廊道的中央，東方的窗戶可以俯瞰山谷全景。外面的小女牆使城堡更具有仙境的奇緻。房間是正方形的，一角上有個斜面，上面擺着寫字檯和兩張椅子。那裏還有個門通向涼台與堡牆，十分羅曼蒂克。

我剛解好行李，定西敲了門進來了。

『這是個好地方，是不是？不過我承認有點令人害怕。你說，人敢要茶喝嗎？』

『是，天知道。也許你要吹個法螺或喇叭，或且用劍擊盾，或是轉身看見一根綉花帶，扯它一下，便會聽見傳到千里外走廊上的鈴噹聲，然後一個老男僕鞠躬而入——』

『床邊有個電話，』定西說。

『天啊，果然。多麼洩氣。好，你去叫茶吧。在上面喝好嗎？我想看那小門外面是什麼。』

小門沒上鎖，它果然通向城垜。由我城垜到五十碼外的另一城垜間，有條小路。小路沿着城堡東牆而行，它一邊是河上懸崖頂的城垜，另一邊是斜陡的屋頂，到了東南角樓處它變成狹窄的迴旋石階，一直上爬到外牆，向頂上的小城垜而去。我自己這座角樓上面有個女巫帽子般的尖頂，一個風信鷄則像是飛龍。斜屋頂上是紅

磚，城牆是蜜色的石頭，每個尖頂都是金色的——這邊一個圓球，那邊一隻飛天鵝，在我頭上則是一條龍。我俯在城垛上；午後太陽把石頭晒得熱燙。一陣涼風吹動空氣，我聽見崖下河流的深沉聲音。

定西在我身後說：『茶來了。多美的風景。你看得見村莊嗎？』

『看不見。下面那些農莊一定就在下邊。看，那個白色的小農舍，在那邊的松林山？馬戲團大概就在那下面。我記得方才經過的時候注意到那白房子的。』

『你猜有多遠？』

『如果烏鴉飛，只要一哩，但是走起來就不知道有多遠了。多可愛的地方，對吧？』

『再好沒有了。你丈夫眞會選，啊？』

『是的。』

『好，』定西說。『你說他什麼時候會到？』

『我不知道，他們在電話裏什麼都沒說。可能他晚上不會到。但是他說他一定來，馬戲團明天就要走了。』他自然也可能跟馬戲團去南斯拉夫，這點使我心內恐懼。『我等下再打電話，』我說，『如果他已經來了，他們一定會告訴我。』

『至少我現在認識他了。不過有點不自然。』

『嗯。』

『那麼我們喝完茶，是去——馬戲團？』他望下手錶。『時間還早，現在才三點。我們可以先和他們談一下。』

我們由黃花鎭跟在馬戲團後面時，已經討論了些老雜色馬的事，認爲我們可以在一士抵達之前，把我們發現的事先告訴華先生和娜麗。

（『因爲，』定西說，『華方濟死了，罪人是他而不是他們。早上馬戲團就過南斯拉夫，然後到匈牙利，如果馬應該歸返，那麼早上就應該決定了。』）

『是，』我現在說，『我們可以在四點鐘到那裏。聽，茶不是來了嗎？去讓他進來。』

就是那個穿綠圍裙的僕人。他端個大盤子，上面是精美的銀茶具，小德萊斯頓碟子上有些小餅乾。

我跟着定西走回房間。『謝謝你。你就放在寫字檯上好嗎？謝謝。你今天一直在這裏工作嗎？』

他笑着把盤子放下。『是，太太，不過今天可以說是假日。一大羣美國人早上剛離開，現在只有你們兩位，所以我們的人大多去村裏看馬戲團了。』

『那個馬戲團很好，』定西說。『我們在黃花鎭看過。』

『眞的？我五點去看，然後回來讓別人去。這裏的用人大都是村裏人，他們晚上回去睡覺。』

定西的驚呼聲使我轉身。他站在窗邊望着北方。『那是什麼？看，樹林上面的煙雲。你看是不是森林失火？』

我自他肩上望過去。山谷上的北方，村子的正對面，有黑煙由林中昇起，高掛在山腰。

我說：『那裏沒有人家。那是什麼？你說是樹林失火，啊——？』這是對僕人。

『我名叫約瑟，太太。不，那不是火，我們管它叫火機器。』

『火機器。』

『有很多名字，飛快車，有人叫做兇天使。那是山上小火車。』

『你是說火車，眞的火車？』定西說。『在那裏？哦，它有好幾百呎高，差不多有一千呎。』

『是，它很高。那是登山火車。我知道英國現在有索道，電梯上山，但是這火車是百年前修的。它兩輪中有一個小齒輪子走在齒板上。』

『我們叫它做登山車，』定西說。

『它從山谷下面開始，離村大概有五六哩。再過去是個小湖，有一兩家旅館，是觀光的地方。它叫做雙龍湖。夏天的時候非常擠。』

『鐵路上那兒去？上山？』我問。

『是，對山頂上。』他又說。『由這裏看不見山頂，不過後房可以看得見。先生，你房間可以。鐵路由兩座山中間上去，一直到高峯，再上去有個小客店，可以吃點東西。你想想那情形嗎。由山上可以望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如果你們還要在這裏住幾天，太太，值得去遊一趟。最好是早晨，第一班火車七點開。』

我說：『我很想去，不過七點怕不行。謝謝你，約瑟。』

『沒事了，太太？』

『沒有了，謝謝你。哦，等一下。有沒有我丈夫馬一士先生的信？』

『沒有，太太，櫃台上沒什麼。』

『哦，謝謝你。』

他把門關上後，我轉身看見定西不安地望着茶盤。『他們把這叫做茶？』

『天，現在才三點。你別說你又餓了？剛吃了那麼一大頓午餐。』

『已經兩個鐘頭了。我說，你看他是不是走了？我到房中去拿點東西過來好嗎？謝天地，還好我帶了些東西。你不反對吃點麵包嗎？』

『不。你的房間是在隔壁嗎？』

『不，在那邊，走廊那頭第二間。沒有這間這麼寬大，我的面對院子，也很可愛。可以看見山頂。』

他走出去後，我坐下來倒茶。

客廳裏沒有人。我不陪定西坐電梯下去，使他稍感不快。但是我沿寬大階梯下來，使我對房屋與山谷能更清楚地觀賞。定西已出門走向車子，可是我沒陪他去，我沿着幽暗的走廊向廚房而去。

我走到電梯前，還沒看見一個人。我前方的門全靜靜地關緊。我到下個轉角時，遲疑了一會，又轉回頭。這時我聽見一扇門打開走出一個老人。他看見我站着猶豫，便向我走過來。

『午安，有什麼事我可以效勞的嗎？』他的英語略有點腔調，他的聲音很柔苦。他的臉很瘦削，白髮略長，走路有點微跎。他的衣服是舊式的鄉紳裝。

我說：『哦，謝謝你，不過我不想打擾別人。我知道你們今天人手不夠，我只想留個口信給約瑟——那個替我們提行李的。』

『啊，是的，他到那邊去了。請這邊來，我叫他來。』我們向大廳走去，老人說：『我內人叫他去，我想不會太久。』

我這才知道他是什麼人。『對不起，你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稱呼奧國伯爵。

他禮貌地低頭鞠躬。『我是朱伯爵，悉聽吩咐。』

我們到了大廳，他領頭走向對面的一扇門，上面刻着『私用』的歌德體字。我站住了。

『也許──你願意原諒我，我只想留個口信給約瑟。』

『當然。我還可以幫助你呢？』

我遲疑了一下。『這是個相當長的故事。我當然願意告訴你，不過我只能簡單地說；堡裏有沒有可以放馬的馬廄或是草地？你可以說我……我有隻馬需要在這裏過夜。可以嗎？』我有點懷疑。

他毫不表驚詫。『當然有馬廄。你只要告訴約瑟就行了。要讓牠吃草也沒有困難，山邊到處都有草地。我們的位置並不太高，樹林裏的青草特別好。這些約瑟會替你安排。我會吩咐他的。』

我正打算開口作進一步的解釋，但是我發現他並不預算聽我的話。可能是因爲人不該對客人多查問。伯爵對我點頭微笑，轉身離去。我也走出去，定西已在車內等待。

『對不起，讓你久等，不過我在問旅館裏是否可以收留老馬。我看見了伯爵本人，事情都講妥了。他說馬廄裏有空，外面多的是草地。他好像是預期客人坐六馬馬車來。他說約瑟會照料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去看馬戲。你駕車嗎？』

『開上小路是一回事，』定西說，『開下去又是一回事。我想這次該你了。我不是想要自私。』

『我又想起一件事，』我說，『如果你眞希望到西班牙騎術學校工作，把遺失許久的老駿馬送回去可眞好沒有了。』

他笑笑。『我也這麼想到過。』

『那麼你眞想去？好。那麼我們走吧……我不知道這裏以前有沒有收留過李山駿馬？』

『「人間精靈」，』車子過小橋後定西說，『我敢打賭，駿馬拿坡里以前沒住過這麼高的地方。再說，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你年輕健康，』我愉快地說，『你帶牠去。我很抱歉，你還不能騎牠。』

『我覺得你說沒我不行的時候，便打算叫我做這些事的。』

第十二章

『當敵人寶劍出鞘時，
達蘭達拉，達蘭達拉！
我們心中憂傷不樂，
達蘭達拉。』

W·S·吉伯特：『彭增海盜』

『可是我們該怎麼辦？』娜麗問。

第一場表演還有半小時就要開始了。我們全在她車廂裏，定西，我，華先生，他穿着表演的衣服，而且面容憂愁。娜麗穿着第一幕的牛仔服裝正在鏡前匆忙化粧。

定西和我把經過說明後，華先生立刻接受這個故事，使我們頗爲意外。

『我相信，』他說，『我完全相信。我無需去看印誌……不，不，我不知道，我也不懷疑，可是我這裏感覺到。』一手伸向胸膛。『我不能說我曾懷疑過方濟的馬，何必呢，我不是個好奇的人……而且一個人的過去作爲，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我親愛的妻子還在世，事情又不同了。可是我，我不多問。』

他停下來低頭望着桌子，又抬頭對我們點點，雖然我和定西都沒有開口。

『我父親？哦，是，他一定知道。可是又怎麼樣？他是個只管家庭而不管法律的人。你想要他怎麼樣？方濟是他的侄子，他要照顧自己親人。偷這種馬的處分十分重，一匹受過訓練的駿馬是無價之寶，而且是國家的財產……』他聳聳寬肩。『老實說，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方濟本來在西班牙騎術……我們好多年沒聽說過它了！我以爲他的騎術是在騎兵裏學的，他常談過他在那裏服役。我告訴你，一個馬戲團有各種人，而且來往無常。如果他們談起往事，你只好聽着……但是不能多問。是，不多問。我們是藝人，馬戲團的，我們有自己的事需要全部時間料理，全部精神，全部生命，我們的全部……什麼，力量。我們馬戲團中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他用條大手帕擦拭額頭。『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們告訴他我們了解，這使他大感放心。他一眼望着手錶，一眼望着我們。我知道他一邊在思量他的節目程序，一邊想着我們的態度。

『只有一個辦法，』他說，『既合理，又方便，把馬送回原處。』他用褐色眼睛打量着我。『我是個生意人，小姐，我也是個誠實人。誠實與生意合而爲一，我該感謝主。對我對馬戲團，這匹馬都沒有用處。所以，』——他想了想——『我覺得該對院長實說，把馬歸還。你贊成嗎？』

『當然。』

『別把脖子伸出來，』鸚鵡叫。

華先生又看眼手錶。

『你也看見我的困難嗎？明天我們要過境，我們要到冬天才回奧國，那時我們回莫斯布魯克附近的老家。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如何完成。』

我望望手錶；五點差二十分。既然我們已經知道華先生的反應，我便開門見山地說，『如果你把馬交給我和定西，我們可以做該做的事。』

華先生也面有驚喜之色。

他不好意思地贊成了。但是娜麗却一語不發。

『還有一件事，』華先生說，『一隻無價的馬被偷走後，牠的價值也減少了。這不能責備我和馬戲團，當然，還要調查，和許多不愉快……一些手續。如果這樣的話——』

『現在先別愁這點，』我說，『定西和我不會惹麻煩的，你也不會的。萬一他們要見你，你可以在冬季前回來。我們會講明你們全不知情。』

『對，』定西說。

娜麗臉有痛苦之色，但是她一直默默地聽着我們的話。現在她抬起眼睛靜靜地說：

『我知道的。』

她父親轉個身。『你知道？你全知道？』

她點點頭，『我是兩天前知道的。』

『兩天？那麼不是由方濟——』

『當然不是。是紋莎動手術的時候，星期天晚上。她要手術用的工具箱，後來我把它們洗乾淨收起來的時候，我發現……這些。』

她由旁邊凳子上拿起工具箱，打開它抽出一個底層，裏面放了些文件。她由裏面拿起一束剪報來。我自然

看不懂，但是我看見許多地方有李山駿馬拿坡里的字樣和一些照片，不同的姿勢，但是全是那匹馬的。定西後來告訴我那些全是敘述駿馬的失蹤。

『就是這些，』她說。

她把最後一張文件扔在紙堆上面。這是一張相片，黃舊而捲邊，上面是一匹白馬站在馬廐門邊，旁邊則站着個穿西班牙騎術學校制服的人。

華先生伸手接過時，她把最後戰利品放在桌上，那是褐色的管子，外面標着『可樂東』。我動手術時，曾經見過它。

我拿起它。『這是什麼？我看見過，我本來還以爲是什麼德國藥膏。別說那不是……染色劑？』

她麻木的點點頭，轉向她父親。『爸爸——』

他不理她。他望着那些文件，像是內心十分激動。

『方濟，』他說，『那麼是真的了……這麼久了。可憐的方濟。』

我輕輕對娜麗說：『你爲什麼這麼憂慮？你沒有辦法的。我們還以爲你不知道所以才來告訴你。』

『我知道，我愁的並不是這點，』——她向剪報作個手勢——『是這些。』她望着父親，我看見她熱淚盈眶。『你知道，方濟叔叔去世的時候，他一定是想告訴我。現在讀了這些，我才知道他想告訴我些什麼。他想把馬告訴我。他說牠的名字，他說了許多次，還說起李山馬，我以爲他指的是莉達。我以爲他怕莉達在火災中受傷。我們斷斷續續聽到他說了幾個字；他說維也納，李山馬，甚至他的馬具……我現在知道他要我把拿坡里送回維也納，連牠的馬鞍繮繩都一齊送回去。我們以爲他說的是拿坡里的馬鞍。因爲我們根本沒這種東西，所

以把我們弄糊塗了。他一定是說的這個，就是我套在莉達身上的那一具。』黑眼睫上滴下一滴淚水。『我們不懂，他想……懺悔……』她吶吶地說不出來。

『補過，』我說。

她父親拍拍她的手。『我的麗，別難過了，我們替他完成心願。』他又說了些德國話，她點點頭擦乾眼睛。他望了下錶，又振作莊嚴起來，『我該走了。如果你們願意留下來，過一會再談談……』

我搖搖頭，『不用了。我們把馬帶走，但是還有問題。如果他們不願收回牠，我們該怎麼辦？』

定西立刻說，『我要牠。』

『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怎麼辦？把牠運去英國？你母親會怎麼說？』

他笑笑做個怪相。

華先生站了起來。『他們會要牠的，你們不用担心。他們的駿馬活三十年，死後還會紀念牠們。牠的名字一定還刻在馬廄上。時間到了，我該走了。但是還有用費的問題，你們已經夠麻煩的了，總不能再叫你們破費。我們負担。去白坡的火車有馬廂，還有別的費用。你告訴我們好了。』

我想開口，但是他揮手阻止了我們。

『你們至少讓我爲方濟作些補償，這樣他在天之靈才會安寧。』

『好，』我說，『我會把所有費用告訴你。』

他由衣服內袋中摸出一張卡片。『這是我的通訊處。我們冬天住在英市附近。是否你們也把通訊處留給我們，還有你對那匹馬的服務——』

這次我反對了，他也並不堅持，只是再對我道謝。然後高興地走了。

我們和娜麗一起到馬廄帳篷去。歐漠忙着照料白駿馬，用來鬥牛的醜雜色也已經套好，盧地坐在牠頭上。

娜麗開始迅速地用德語解釋，然後娜麗跟我們走了出去。

『我告訴他們了——只告訴他們馬要交給你。歐漠會幫助你——哦！』她手撫着口。

『怎麼啦？』

『馬鞍！我忘了馬鞍……你得把它也帶去。』她轉回身。『歐漠，盧地——』

『哦，』我連忙說。『如果它在你的馬上，何不就算了？我想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另拿一套，我想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她堅持，顯然不願讓華氏馬戲團蒙上竊名。她又用德語對歐漠說，定西過去幫他把白馬身上的鞍取下。『而且，』娜麗對我說，『你也有需要一個馬鞍。你可以看出來，我們曾經替它加上許多裝飾……那些珠寶……如果我有時間把它取下來——』

我笑起來。『我懂得你的意思。它已不是以前的樣子了。不過沒有關係，我送回去之前，會把它拿下來。你告訴我，我該把這些珠寶寄到那裏去。你父親給我的英市地址可以嗎？』

她搖搖頭。『不，那些是玻璃的，不值錢。你留着好了。有些很美，我願你留着賞玩——』這時盧地來打岔說了些什麼。她立刻說，『音樂開始了。我該走了。再見，再見，謝謝你們。上帝保祐你們。』

她前傾輕盈地吻下定西的嘴。然後盧地扶她上馬，在馬蹄聲中跑進圓頂的大帳篷。

定西抱着馬鞍，站着盯着她的身影。歐漠對盧地說了些什麼，後者笑着跑走了。侏儒走了過來。

『我叫他去拿韁繩。你怎麼帶馬呢？』

『我們住在城堡上，』我說，『定西牽牠去的，我已經安排好馬廄。我可以自己把韁繩拿到車上去。』

『我怕你有許多馬鞍的工作要做。』

『晚上再做了。她眞的不要這些裝飾品了嗎？有些可眞美……看這個。卽使不是眞的，看了也令人喜歡；除了公爵夫人，還有誰帶得起這麼大的寶石？』我輕摸鬆鬆釘在鞍上的大寶石，它轉動發光。

『那麼你爲什麼不佩上？它會很適合你，何况它已經鬆了。』我還沒來得及抗議，侏儒已不知自什麼地方拿來把小刀，把鞍上的『珠寶』割下，微鞠一躬以說不出的戲劇化姿態遞給我。

『戴着它，並且別忘了我們大家，小姐。這是美麗的東西，可是你的眼睛使它失色。我但願它是眞的。這是你的韁繩。讓盧地把鞍放在你車上。再見，先生，』後者是對定西，然後他又握吻我的手，『我吻你的手，小姐。』

於是這小小的身形揮動紮紅羽毛的雙腿走了。

我檢查過老馬的腿，知道定西可以把牠帶上幾哩高的山堡上去。我對他說這運動對牠有益而無害。『我現在要上去了，我在上面等你。你是不是還要去看場表演？』

『不了。我覺得現在離開——最好。』

『對我們都好，』我說，『那麼去和他們說聲再見，定西，小心照顧我們的馬。』

我車子沒鎖，放在大門邊。我到的時候，盧地已經把馬鞍放在後座，自己回去工作了。我聽見小丑進場時的拍掌聲。立刻喇叭聲會響起來，白駿馬便要上場，但是今夜牠只剩下了一半珠寶。

我上車後，找皮包拿車鑰，才發現提包忘在娜麗車裏。我急着想回去，便跑回車子。

提包正在鳥籠下的座位上。鸚鵡無精打彩地啄食個番茄。牠側着頭非常不禮貌地說些德國話。

我說，『吃飽點，朋友，』拿起提包跑下階梯。

我正和桑柏洛相撞到，我不知道他是路過，還是準備到車上來。我們都很忽忙，我差點跌倒。他立刻伸手扶着我。他的手十分有力，他一定比他打算的握得更緊；我記得我叫了出來，不但是因爲他使我吃了一驚，而且他把我握痛了。

他喃喃地把我放開。

我正打算氣急地向他道歉時，他打斷了我的話，『你到那裏去過了？』

我驚訝地盯着他。『你是什麼意思？』

他側頭指着車廂門。『她不在。她在台上，馬上就會回來。你在做什麼？』他眼睛甚至望了一眼我的提包。

我冷冷地說：『你想我是在做什麼？偷東西？』

『你在對什麼人說話？』

『是的，牠。』這次輪到我用頭點點車門。

他用小眼睛奇怪地打量我一下，然後看看我身後的門內。他穿着準備上場的黑衣服，外面披件披風，看上去漂亮而兇惡。

他轉回頭，臉色有點迷惑。

『你是說那隻鳥?』

『還有誰?』

『吃飽點，朋友，』鸚鵡說了把一塊番茄扔向門上。它沾着木頭向下爬。

匈牙利人張開嘴，好像要講些什麼，但是又閉住嘴。他裝作不在乎的樣子離開鸚鵡的投擲範圍。我儘量忍住笑意。如果馬戲團明早不過境，我倒眞想送這隻鳥一箱番茄。

『對不起，』桑柏洛終於說。他的道歉比方才的無禮問題更糟糕。『我起先沒認出是你。你……衣服穿得不一樣。我們這裏太多生人，而且……』他聳聳寬肩。『那男孩在嗎?』

『是，他在馬廄裏。』我只說到這裏爲止，我覺得沒有向桑柏洛作進一步解釋的必要。我不懂，他如果沒有認出我，爲什麼用英語問我；但是我不願再加追究。

他後面的『玫瑰騎士』音樂聲，搖蕩在他身後的陰影中。我不知道老馬是否在廄中隨樂起舞。我想不會，那是牠的祕密娛樂。

我儘量愉快地說:『現在是娜麗的音樂了。下一場便是你了。我大概不會再見到你了，再見，祝你幸運。』

但是他不動。『那是那裏來的?』他望着我外衣上的寶石。

『噢，』我說，『我告訴你我沒偷東西。這是件禮物，一個分別的禮物，紀念品。但是不用愁，它不是眞的，李山馬鞍上的。晚安。』

我忽然轉身向門口去。我覺得他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但是因帳篷中的喝采聲警告了他。他轉身向另一方向跑去。

第十三章

『他為他的馬找到槽廐，
也為自己找到歡迎宴飲。』

W．M．普里得：『牧師』

我回到城堡時，伯爵本人親自來迎接我。

天色已暮，城堡中到處華燈初上，發出朦朧的黃光。拱形的門廊投出一池光亮在橋上：到處門窗上的燈在石子院落裏織出一幅光與影的圖型。高處的角樓上一扇有燈光的獨窗使人遐想起童話故事的仙境。

我把車子停在院子的一邊，走上門前的台階，伯爵由大門走出來。

『啊，馬太太，』他說完立刻站住，望着我後面的車子，臉上是驚詫的顏色。我記起他的客人以往都是乘六馬馬車來的。『是否我聽錯了，你說今晚要帶西馬來。』

『是，啊，是的。牠過一會兒才會到。定西——和我一起來的那個年輕人——他會帶牠來的。』

『哦，是的，』現在他看見了車後座上的馬鞍。他是否注意到鞍上的珠寶，我不能由他臉色上看出來。『你自己把馬鞍帶上來了。約瑟會替你搬進來，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想自己去看看馬廄。』

『我想——』我說，但是他已經轉身越過院子向西邊近山的地方走去，這邊門廊一分爲二，這邊一定是城

堡的倉房與外屋，由大門望向西北角，我看見一行小小的拱門；兩三個緊緊地關上，但是近角上的三扇却開着。我看見中間門後似乎是車篷頂在暗中閃亮，左邊也像是有車子一樣的東西，由它的亮度看上去，可能是六馬的馬車。

伯爵推開一扇拱門，由牆鈎上拿出一盞燈，又用火柴點燃。他簡單地說聲客氣話後，便舉燈走在我前面。定西祖父乾淨整潔的馬廄也比不上這裏。這裏有種腐朽而古老的美麗，在老人頭上的燈光中，它呈現出一種全然消逝的生活方式。

這地方寬大得像個小教堂，黑色石柱上撐起交叉的弧形屋頂。黑橡木的牆壁隔成一些小間，每個小間的牆上掛着一個木盾，我在昏暗中看得見上面的古體字。我讀不出來，可是上面可能是已逝的馬匹名字。馬槽用大理石做成。

但是這裏並不是空的。多年來這裏又堆了許多東西。由尾端一扇開着的門，我看見一間車庫。裏面有輛馬車，燈光照在門戶和輪上。再過去則是一輛現代車子的閃亮。

馬廄最靠邊的一間是空的，而且像是剛剛打掃過的。那裏還放着束乾草。老人提起燈時，我看見上面木盾上的字；格蘭。伯爵沒有作聲，我也沒有多問，但是我覺得這間屋子一定是爲老雜色馬準備下的。

『你看，』伯爵說，『旁邊有個木柱，好拴韁繩。約瑟會告訴你放馬鞍的地方。』

我本來決定讓馬在小草原上過一夜的，那裏有樹林掩護，離橋只有百來碼遠，但是我不敢開口。我謝謝伯爵，讚美馬廄，聽了一會他對往日的追憶，然後他領我走回頭。他退後讓我先走，然後把燈掛在原來的地方。

『你的人弄完了，一定會把它熄掉。』燈光由高處照下來時，我發現他和方才的桑柏洛一樣注意到我胸前

的寶石。

但是他比桑柏洛客氣多了。

『對不起，我在欣賞你的珠寶。它眞美。』

我笑起來。『它不是眞的，可能是玻璃的。村裏馬戲團的人送給我作紀念品的。也許我早就該告訴你——我是替馬戲團照料一匹馬，牠受了傷，所以請我招呼一兩天。』我摸摸寶石，『他們把這個由馬鞍上取下來送給我。眞美，是吧？』

『美極了，』他更注意地看了一眼。『也許別人可以看出來它不是眞的。如果是眞的寶石，也許你今天不會戴着它，而把它鎖在保險箱裏。一個可以無懼地佩帶的裝飾品才是最上等的珠寶。不，使我注意的原因，是我覺得它很熟悉。來，我帶你去看。』

他領我走回院子，上了台階，越過大廳到了一扇上寫『私用』的門前。

城堡私用的這一翼，打掃得點塵不染，但是有種讓人退回半世紀的氣氛。電燈光線幽暗像是電力不足。老伯爵在前面大步地走，帶我走上一座美麗的彎曲階梯，到了點着四十燭光電燈的廊台上，站在一幅油畫前面。那是一幅比眞人還要大的人像，一位穿着瑪麗亞泰麗莎女王時代的褶綢式衣服的女貴婦。

『你看，』老人指着說。

我果然看見了。也許本來那塊胸針比其他部份畫得更顯明；一個別在女士胸前的大別針。看上去它似乎和我現在戴的一模一樣。那是金線的細工，中央是個藍寶石閃出萬道霞光，下面則有五道珠串。唯一的區別就是畫上的貴婦人決不可能佩戴假貨。

『天啊，多麼相像！』我驚呼。『她是誰？』

『她是我曾祖母，這個別針在另外兩張畫像上也有。可是它們現在不在，否則我會拿出來給你看。』

『珠寶呢？』

『啊，在墨尼黑，我家大部份珠寶都在那裏。也許你以後會有機會看到。』他笑笑，『我希望你到時候可以戴一下。這個別針最出名，是沙皇的禮物，它還有一段非常浪漫的傳說……』

『我以後一定專程去墨尼黑參觀，』我們轉回身，『哦，眞多麼有意思！謝謝你帶我來看這張畫；我心中永遠會記住這件事。』

『你眞好，親愛的，我不多留你了；也許你想去看你的朋友。也許，下次你願意讓我領你去參觀城堡的別的部份？我們這裏還存着一些會使你發生興趣的寶物。』

『非常樂意，謝謝你。』

他以文雅的態度送我下樓梯到大廳上。現在廳上用作櫃台的桌後有個婦人在。她正在寫字，並且翻着用別針別着的一紮紙頭。她已經中年，身材肥胖，灰髮梳向後方。她雙頰下垂，小尖嘴撅起，像兩塊石頭中間的章魚。我以爲她是服務生或是管家。

伯爵的聲音在我身後說：

『啊，你在這裏，親愛的。』

『我去過廚房。你找我嗎？』

那麼這一定是伯爵夫人了。也許她所穿的花邊白圍裙更適合於娜麗般年紀的人。她和她丈夫用英語說話。

她的聲調迅速而有點尖銳，帶點誇張的態度，和她丈夫正成對比。

她現在是對我說話。『這年頭，什麼事都要自己做。你好嗎？希望你在這裏很舒適。不過目前的服務怕不大週到。在鄉下東西越來越難。人手不夠，城裏找的傭人多不願意在這孤獨的地方久做……』

我有禮地聽她訴說管家的困難。這種話我在我故鄉也常常聽到。我這時猶疑我是否應當提出由我自己整理房間。後來她停下來時，我安慰地說：『我房間美極了。這裏一切都整理得有條不紊。拜訪這麼個眞正的城堡眞令人興奮。以前一定更美。』

她臉上的緊張線條似乎鬆懈了一點。『啊，以前。好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伯爵說：『我帶馬太太去看曾祖母的畫像。』

『噢，是，我怕在這裏的並不是最好的畫。我們盡量生活得好，這在以前我想是不可能的。』她抬抬肩。

『最好的時日已經過去了，馬太太。』

我說：『你可有我丈夫的消息嗎？他本來說可能今晚會到。』

『馬先生？是……』她開始翻閱前面的紙張。『等一下……他發了張電報給我們。啊，這裏了。』她遞了張電報過來。

我接了過來。電文是英文的：『歉難如約抵達，請候，一士。』

我把它放在桌上。我看見伯爵夫人面呈好奇之色，立刻發現自己一定是十分失望的樣子。我立刻振作起來。

『多可惜。也許今晚或是明天他會打電報給我。多謝……我想出去看我朋友把馬牽來了沒有。』我對伯爵

笑笑。『謝謝你。』

我轉身快步走開。我不打算再對伯爵夫人解釋一遍馬的事。卽使她想問，也已經失去機會了，因爲她丈夫對她說。『你不是說今天晚上另外有個客人要來嗎？什麼人？』

『另一個英國人。一位尹先生。』

謝天謝地，這時我正背對他們走過大廳，否則他們一定會看見我面上的神情。我一直等一士，却忘了他使用的化名。

提起他的名字使我緊張了一下，我假裝在地毯邊踢了一下，然後再向門口走去。我走得很慢。到門口時我聽見她又說：

『他剛打電話來。他可以住（我沒聽見是幾號）房間，已經準備好了。等約瑟一回來就告訴他。他不會來吃晚飯。他沒說幾點鐘到。他說可能很晚。』

把馬鞍上的珠寶取下來，並沒有花我多少時間。我提燈到馬廄，坐在乾草堆上用我皮包中一向帶着的小剪刀開始工作。我本該把它拿到房裏去，那裏燈光比較亮些，可是它太重，約瑟又去看馬戲。我找不到別的人幫忙。

這些珠寶都很鬆，非常容易割下來。馬鞍上的皮已經相當陳舊，而且有修補的痕跡。

做完工後，我把這些玻璃放進我的口袋，我想找個木釘把馬鞍掛上去，我不能把它扔在地上讓老鼠咬啃。唯一一個大木釘是斷的。更不能把它放在隔牆的頂上。我也不相信伯爵的馬鞍間已經整理好了。而且我不

想等約瑟回來後再麻煩他。金屬的麥箱倒夠大而且可以防鼠，再說老雜色馬今晚用不到它。我掀起蓋子把馬鞍小心地放在麥堆上，把燈掛回原處，走出去等定西。

我走出拱門，到橋上倚着欄杆。

在我上方，聳立着陰影般的城牆，尖塔與角樓，到處點有充滿黃光的窗戶。橋過去則是一波波的暗影，帶着夜晚香味的高高松林，再過去是一簇燈光表示出村落的山谷。除此之外的唯一光源，乃是朦朧地帶上的河流，它發出幽晦的光流過谷底，以及我下面的橋墩灰石。下方什麼地方傳來落泉叮噹的聲音，而崖底的河水却寂靜無聲。

夜晚如此沉靜，如果老雜色馬已經來了，我一定可以聽見馬蹄滴答聲音，但是四周一片寂寥，連遠方的馬戲團音樂聲都打不破它。連它微弱的回聲也被阻隔村莊的崖頭擋住了。

不久，遠方汽車聲打破了寂靜，然後我看見燈光沿着由村莊的公路而來。它在橋上過十字路口，燈光沿山谷而消逝了。不是尹立特。還不是。

反正我認定他會由北方來。他由維也納來雖然不需要經過村莊，可是必需過橋才能到城堡。如果他來的時候馬戲團表演沒結束，他就不會遇到馬戲團的人，如果他十一點以後才到，大車可能已向南出發。

他使用化名，可能表示他打算還和馬戲團的什麼人接洽。再十二個小時後，馬戲團便離境了。

過一會，我聽見一匹馬緩行的蹄聲。他們一定正開始走上坡。馬蹄聲穩定而正常，沒有一點受傷的樣子。

我起身下橋，到松林間的路上去等他們。

有人在路邊放了張粗木凳，它在兩株樹中間，面對着山谷。我小心地摸了摸，木頭還是乾的，夜晚的濕氣還沒沾到它。我坐下來等待。馬蹄聲又輕了，因爲定西和馬正彎過彎道，聲音被中間的樹林所隔，幾分鐘後它又響了起來。

這眞是良辰美景，我仰望左邊，是聳立迎着星空的黝黑角樓……無邊寂靜，星辰閃爍，樹林的美妙低息，現在是馬蹄聲漸漸走近，這使人聯想到由樹林中出來的盔甲騎士。

最後一段路上一定鋪滿了松針，所以定西和馬在下方像幽靈一樣地無聲走動。我覺得孩子和受傷的馬在夜色中前進，和古代的浪漫故事同樣引人入勝……老駿馬披着雜色的外衣，就像青蛙王子一樣，立刻他就將回到皇宮裏去。當我輕喊向前時，我看見牠側頭豎耳，一時他又像是隻年輕的駿馬。牠已經加速脚步，立刻我聽見牠可愛的噴鼻聲。我記起華先生曾經說：『他的名字還在馬廄上，糧秣也在等待牠。』我希望他的話是對的，而且我希望定西和我也沒有做錯。如果青蛙王子到頭來還是隻青蛙，那就有點難堪了。

牠的嘴輕輕擦着我的手，我摸着牠的耳朵，告訴定西我已經接洽好的安排以及尹立特先生的事。

但是我沒有說，如果今晚堡中只有定西，我，尹立特先生三位住客，那麼尹先生便可大搖大擺地到我房裏來了。

第十四章

『我勒獅縱馬。』

阿迪瑪・華特：『訪白里漢・楊』

當他最後來的時候，我一定已經睡了一覺。

爲了仿傚歐陸的旅館型式，我的房間有雙門，臥室本來很大，現在把它改小，在臥室與走廊之間加了一間浴室。我沒有聽見外門的開閉。可是當我臥室的內門打開時，我忽然醒過來了。

房裏一片黑暗；厚厚的窗帘遮住窗戶，角樓把月光完全擋住了。我聽見他把門輕輕關上，然後他猶豫了一下。他沒有去摸電燈開關，一定是可以勉强看到東西，因爲我聽見他走近我床舖時的地板吱咯聲音。

我睏倦地說：『親愛的，過來，』然後轉身摸床頭燈的開關。

脚步聲忽然停了。

『一士?』我說。我的手剛摸到開關。

一隻小鉛筆電筒亮了起來，照在我臉上使我睜不開眼睛。『小聲點，手不要放在開關上。』但是我已經把電燈打開了。

不是一士。站在我床前，呎遠地方的是手上拿着電筒的桑柏洛。

『你在這裏做什麼?你在找誰?』

意外與驚恐使我說話的聲音高昂而尖銳。他就停在那裏，他知道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我就會大聲高叫起來。現在他把電筒揷回口袋。『聲音小點，好嗎?別那麼大聲，如果——』

我憤怒地說：『出去！立刻出去！你聽見沒有?立刻出去！』我立刻滾過去抓床邊的電話。

他現在動了。他兩大步就跨到我床邊，先把我的手腕抓住。今晚我是第二次感到這一雙手的力量，這次他握得更有力更兇狠。

『放手，我告訴你！』他兇兇地扭過我的手，使我身體緊貼着枕頭。

我大聲高叫了。我一定叫的是一士的名字，我也想掙脫他跳到床的那邊去，但是他跳起來把我緊按在枕上，我張口要大叫時，他舉手向我臉上打下來。

他的打擊使我碰到床頭。我身體後仰時，他又打了下來。我不知道我是否再掙扎，我記不得了。總之，掙扎也是沒有用的。我只好痛苦而恐懼地躺着，而且放棄了逃走或求助的企圖。我舉起另一手護着我的臉。我也不記得他是否又打了我沒有。當他看見我馴服之後，便放開我的手，站在床邊。

我把雙手摸着被毆的臉上，盡力抑制自己身體的顫抖。

『看着我。』

我沒有動。

『看着我，』他聲調改變了。

我慢慢像撕下臉上的皮一樣把手拿下來。我望着他。他站在床腳邊，正在檯燈光圈的邊緣。我知道他站在

那裏正是打得到我的範圍之內。

他說：『你知道，在這種地方高叫是沒有用的，這房間有雙重門戶，牆壁有半公尺厚，而且這裏除了那個男孩沒有別人，他而且是在走廊那頭。他會睡得像個娃娃一樣……即使你要叫醒他，小姐，對他沒有一點好處。你懂嗎?』

我完全懂。這次我點點頭。

『好……你如果想再碰電話，對你也沒有好處。』

『你要什麼?』我想忿怒的說，但是我的聲音像是在低語，我清了淸嗓子，又說一遍。他的微笑，使我心中又興起一種怒火，給寒冷恐懼中的我一絲溫暖。

『你在等什麼人，是吧?』還在笑。『還是你歡迎所有到你房裏來的人，小姐?』他手執手鎗，鄙視地打量着我。

我心中的一點怒火燃燒了起來。我高興聽見自己鎭定而冷淡的聲音。『你可以看見我是如何地歡迎你。』

『啊，是，貞潔的女士。你以爲是你丈夫來了，啊?』

那麼這惡徒知道一士要來這裏。他也發現一士因故而躭擱了，所以到這裏來對付我一個人……我此刻先把桑柏洛作爲一士的敵人，而且是馬戲團謎案的中心。我實在早該想到他會來找我探聽一士……

我的心幾乎跳到喉嚨口。我强嚥一口，盡量平靜地說：『你不是來强橫無理的。你有什麼事?我等我丈夫和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小姐，只是……如果他在這裏，我就不會這樣地進來了。』

『你怎麼知道他不在？你又怎麼知道我在等他？我根本沒告訴過別人。』

他聳聳肩。他還是像個馬戲團的藝人。他自然是換了套衣服，現在他穿着黑緊身褲，和黑皮外套，看上去就像隻野獸。『你以爲我到這裏來會連情形都不摸淸楚。一些傭人在村子裏。他們在看馬戲，要査出這裏有些什麼客人，是非常簡單的事。在這些地方，旅館晚上是不關門的，而且我知道這裏缺少人手，晚上不會有人值班守夜。所以只要走到櫃台前面，在登記本上立刻可以査出你的房間號碼——而且知道他不會來。』又是微笑。『別想要恐嚇我，小姐。卽使你丈夫在，』——比比手鎗——『我可以輕易地對付他。是不是？』

『不是，』我在心裏想，但是沒有說出口。不過我不表現出我已經放下心來。不管他來作什麼，目的不是一士，他顯然不知道一士就是尹立特。他不知道旅館裏正在等『尹立特』來，因爲約瑟要由馬戲團回來後才知道。所以桑柏洛不知道一士正在途中，而且他可能猜想我丈夫是個膽小的觀光客，但是他以後會發現我丈夫和他一樣頑强難惹。

我說：『好。你已經說得夠淸楚了。你恐嚇我，打我，而且要我照你的話去做。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來做什麼？你要什麼？』

『馬鞍，』他說。

我盯着他看。『什麼？』

『馬鞍。我看見你胸上的別針時，我想不到……後來歐漢告訴我馬的事，還說你把馬鞍也帶來了。放在那裏？』

『我不懂。你怎麼要它做什麼？』

『你無需懂。回答我的話，你放在什麼地方？』

我看着他的臉。我忽然恍然大悟。我盡全身的自制力不表示出，我正把那一包馬鞍上割下的珠寶用手帕包起來放在化妝台的抽屜裏。

『當然在馬廄裏，』我裝出驚奇的口吻說。『你在想什麼？』

他不耐地迅速作個手勢，但是也表示出暴力的意味，我不由向枕頭上靠去。『你說假話。我去過那邊。你以爲我是傻瓜？一個僕人告訴我養馬的地方，所以我直接去看過。我看見你把馬放在山邊草地上吃草，我以爲馬鞍在廄房裏，但是那邊沒有。你拿上來改裝是不是？它在那裏？』

『我改裝它做什麼？它在馬廄的麥箱裏。』

『麥箱？什麼話？別騙我，你這小笨蛋——』

『我騙你做什麼？我只希望你早點離開這裏。我不知道你要馬鞍作什麼，我也不想管，我才沒有那麼笨和你爭執。我贏不了。我眞的把那東西放在麥箱裏。馬廄裏有老鼠，我怕牠們把馬鞍咬壞了。麥箱是鐵皮做的，可以防老鼠。你可以發現馬鞍就在門邊麥箱裏。』我已經把被單拉到胸前。『你現在請出去好嗎？』

他沒有動。手鎗又動了一下。『起來穿衣服。』

『什麼？』

『你聽見了，快。』

『爲什麼？你在說什麼？你要怎麼樣？』

『你跟我去。』

我把被單緊緊地抓在頷下，但是我覺得尊嚴信心已離我而去。我又顫抖了起來。『可是我——我告訴你的是實話。我何必說謊？我告訴你，你可以在麥箱裏找到它。你何不去把它拿走呢？』

他又以不耐的手勢向我威脅。『你以爲我下去，就讓你把別人吵起來？走，別多說。起來，』他用槍比比遠離電話和門戶的床那一邊。

似乎我別無辦法。我慢慢地拉開被單站在地上，我睡衣是雙重尼龍，使我覺得像是赤身裸體。這種感覺也可能因爲對方手裏拿着一把槍。如果我手上也有槍，便不會有這種赤裸的感覺了。

我拿起衣服。『我到浴室去穿衣服。』

『在這裏穿。』

『可是我不會——』

『見鬼，別辯。穿衣服，快點。』

我不禁向他懇求，『好，請你望着那一邊——』

『別胡說。我不是來强姦你的。女人都一樣，以爲男人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快穿上走了。』

我轉過身去，因此看不見他是否注意着我，不過我想他是的。卽使他有動作，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但是他靜靜地站着，離我約三碼遠，我感到他的眼光罩着我身上。我笨拙地穿上衣服，套上鞋子，用發抖的雙手結好鞋帶。我沒穿晚飯時穿的衣服，他讓我由衣櫥中取出長褲和羊毛衫。溫暖的衣服給我莫大慰安，我穿好鞋子後又鼓起勇氣準備和他周旋。

『你拿了馬鞍以後怎麼樣？』

『到時候再說。』

我站了起來。我對他身體上的恐懼使我無法對目前情況作次冷靜的考慮。但是此刻要我離開這個燈亮的房間而隨這惡漢到外面黑暗中去，我的思想開始賽跑，像記賬機一樣地把事實加起來。

馬鞍上滿是『珠寶』；桑柏洛對馬鞍的關心（我認爲他不是替娜麗當聽差的人）；以及珠寶別針鬆鬆地釘在上面，桑柏洛看着它的眼光……現在他來問我是否『改裝』過它。是的，加上另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伯爵看我的別針，領我去看畫像……

是不是呢？如果桑柏洛眞偷了這麼貴重的東西，在複雜的馬戲團中那裏是最好的藏匿所？如果——也很可能——他只是竊盜的傳達，那麼他如何帶出境？

我對馬的天眞與趣，便使我捲進了這件險事之中。

毫無疑義，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如果桑柏洛照我的話到馬廄中去，我可以在他找到馬鞍之前叫醒屋內的僕人。但是他把我帶走，到馬鞍時，他會發現麥箱中馬鞍上的珠寶已經不見了。

還有件事；桑柏洛是在冒個大險，但是其代價也很高昂。今晚他表現的已經相當粗暴，我以爲他會作出更進一步的事來。我相信他是個輕易謀殺的人。

謀殺……我想到這裏，又記起以往的事來。燃燒的大車，管馬者方濟最後的話，所謂拿坡里及馬鞍等等。正如娜麗猜測的，華方濟可能是要懺悔偷馬的罪，但是在臨死的刹那期期於馬鞍這種小事，而且居然忘了自己的慘死。這表示馬的故事與一士的『案子』有所關連。

既然桑柏洛對那兩件死亡認爲值得，現在再來一件也無所謂。

哦，人命比珠寶重要。拖延時間可能使一士及時來到。我立刻說：『且慢，你對這具馬鞍花太多心血。我知道你爲什麼要它。』

這使他停住了。

『我知道你偷珠寶的事。歐漠把馬鞍上的寶石別針取下來送給我，那是中間的一件，對嗎？』我本來想進一步告訴他關於我如何認出珠寶的經過，可是我怕因此危及老伯爵，我也不願表示出我知道得太多。我連忙接下去：『今晚在娜麗亭子外面你撞到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你爲什麼要注意馬鞍上拿下來的一塊玻璃？而現在又跟到這裏來，顯然之極。好，那不關我事，珠寶也不是我的，我不願爲了它們冒險。你假如還要我帶你去看馬鞍，可以，不過沒有意思。你總不會以爲我把馬鞍帶上珠寶一起送回去？我把珠寶拿下來了。』

『珠寶，』他說，『珠寶。你把馬鞍上的珠寶拿下來了？』

『是的。我本來建議寄給娜麗，可是她說不用。如果你要，你統統拿去好了。只要你立刻出去。再幾小時你就過境了，你不用愁，你拿走吧。』

他有如我發了瘋般地瞪着我。我注意到他黑眼光後面的思想，我不讓他有考慮的時間。只要他對珠寶能滿意，趕快離開我的房間，把厚厚的門關上……他可能認爲自己已經太平了，準備在數小時內越過國境，而我和定西在這裏無親無故，卽使對他的作奸犯科知道一些可是也無可奈何。我心中不禁想到一士和他的上級居然會爲這種事奔波，覺得頗不以爲然。如果他是一士的對象，我是不會自作聰明以爲可以對付得了他。我知道一士要我怎麼做；離得遠遠地等待他。

我迅速轉回化妝桌，拉開一個抽屜，拿出手帕包的珠寶來，我希望他沒注意到那個寶石別針不在裏面。

我首次不顧他手上的槍，大步走向前把一包東西塞給他。『給你，這是馬鞍上的。現在你可以出去了。』

他沒有想要接下它。他忽然大笑起來。

我不安地說：『怎麼啦？你爲什麼不接下？』

他不屑地說：『珠寶？這些是馬戴的珠寶。也許對女人也合適。別浪費我的時間。』

當我呆呆地捧着珠寶站着時，他隨手拿起三四顆寶石。他在掌中滾了一下，使它們在燈光下發出紅藍光芒。他又笑了起來。

『紅寶石，藍寶石，黃寶石，啊？你的寶貝珠寶！』他忽然止住笑容露出野獸般的白牙。『這些是玻璃，傻瓜。你以爲我會爲了這種東西操勞？就算它們是眞的，在我國那裏去找市場？那邊的人不要珠寶，只要夢想，是可憐人的夢想……美麗的夢想……夢想是不怕賣不掉的。』他一揮把這些寶石扔掉。我聽見它們觸地滾到窗帘後去的聲音。

我說：『你瘋了。』

『也許，現在該走了。』

我退到化妝檯邊。『如果我拒絕呢？』我聲音有力無氣。『你以爲你打死我你就跑得掉嗎？』

『哦，』他望了望手上的槍。『我不殺死你，我只是嚇嚇你的。』他用有力的手指把手槍轉個身。『你看，可以用這個把你打昏。唯一的理由我不願這樣做是我還要馬鞍，而且我不相信你，漂亮的小姐。』

他說話時已走到門邊，他的手放在門柄上準備打開。他側首聽了一下，小小的黑眼睛望着我低說：『把床鋪好；拿起睡衣。別走到電話旁邊……對。拿起珠寶。我們要使房裏看上去像是你自己出去的，懂不懂？』

我照他的話做；此外別無辦法。他望了我一下，輕輕開門探身出去看是否走廊上有什麼動靜。我聽不見什麼。我彎腰拾起紅寶石。另外兩個滾到擋住窗外角樓的帘後。他對我的服從十分滿意，一時沒有注視着我；他完全注意着外面。我鞋子很輕，地氈上沒有傳出聲音來。我拉開窗帘裝作擦珠寶的樣子……

他沒有轉身。我悄悄地由窗帘處走到黑暗的城牆上，然後急急地摸向通向城堞的小門門閂。

第十五章

『在梯中眨眼，道聲再見。』

勞勒•彭斯：『威利釀麥』

門不聲不響地打開，我溜了出去，我不敢希望能佔幾秒鐘先機，事實上我也不存逃脫的心理。我逃走全是本能的支使。

如果我可以悄悄地由鎖孔上把鑰匙取下，再由外面反鎖上，那麼他要出來一定要猛撞而可能吵醒別人。我不知道現在幾點，但是馬戲團隨時可能出發，也許他就不來追我。先到馬廄中去看馬鞍在不在，然後迅速跑走。

可是我沒時間來考驗我的想法是否正確。當我抓着鑰匙時，他已經發覺了我。我聽見他低叫一聲，然後走了過來。

我轉身把門慣關，沿着城堞後的小路前跑。

月光亮得殘酷無情。它明亮地照出我的路，但是也清楚地照出我逃走的身形。我已經跑了三分之二遠，右邊乃是陡削的屋頂，我聽見他在後面推開門，急聲喊道：『不站住我就開鎗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相信他的恫嚇，我沒有時間多加考慮。我感到肩背中一陣恐懼，但是我沒有站住。我

像頭鼠闖的兔子，直直奔向第二個塔樓的小門。

我聽見他走上台階，跳下石頭小徑。他輕盈得如隻野貓。再跑三步就到塔前了。這邊的門和方才我出來的那一扇完全相仿。我跳上階石，抓住門柄，用全力推抵，但是它上了鎖。

我急轉回身，手還是重推後面的門。他來了。他已經走了一半。他的鎗已經揷在衣袋中，雙手都空着。

在這焦急的剎那中，我發現唯一的路是旁邊的陡削屋頂。我想上面一定還算安全，而且我穿着橡皮跟的鞋子，卽使摔下來，還是掉囘現在站着的小路上。

但是在城牆下則是黑暗而空曠，以及遠方的河谷……

這時我看見了一條由塔邊繞到後面去的石階。我以前也注意到過它，可是一時忘記了。它通向上方而不是下方，不過目前只是這麼一條路。我飛快跑上去，繞過塔樓後看不見他了。

人家說人在恐懼中會長上翅膀，我想一定是的。不過當夜桑柏洛已經表演了兩場，再强壯也會受影響。我知道我已領先他上了這迴旋石階。有月光的這一邊自然很好走，可是囘到陰影中時，我一步也不能踩錯。我聽見他在後面喘氣，並且又出聲恫嚇。這時小小的階梯已經到了最後一圈，上面便是堡頂。

我已經沒有容許思考的餘地，我根本不敢停下來看前面是什麼。我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覺得頂上在月光下到處聳起一些斜面和尖頂，就好像海面上昇起的許多冰山一樣；那裏有金黃的尖頂和塔樓，炮口般的烟囱和屋簷邊的刻花。在無情月色中它顯得像夢中世界。

我跑向最近的掩護處，那裏是一堆烟囱，再過去則是斜削的屋頂。

上面像山脊一樣，每隔六呎左右便有兩三吋高的間隔。我跳了過去，轉身閃開一個斷倚在另一烟囱上的烟

囱。

他已經走到階梯頂上，他看見了我，他以憤怒氣急的聲音叫着。

我只看得見他的頭和肩部；他的脚一定還在五六階下。我沒有想便本能地彎腰抱起斷烟囱，用全力抬到短牆上讓它滾向階梯出口的地方去。

它滾得很準，它碰的一聲打到台階頂，然後沿着石階而下。烟囱一定打掃過他的腿，因爲他的上身忽然縮了下去，鐵欄杆也發出音響，一定是他的身體靠在上面。

我沒有等待。當我躲在烟囱後時，聽見它碰到欄杆，幾秒鐘後它撞在下方的石崖上，最後一些碎片落在河中。

我過了一排烟囱，迅速到了暗影中的屋頂上。

雖然我得到了一些時間，不過我並不寄望躲他過久，我也知道終于脫不了他的手。我現在是要趕快找條路下去。我知道我不會由原路下去，可是顯然有個樓梯，便一定另有一道……

我輕悄而迅速地又走過兩個烟囱，在黑暗的掩護下跑向對面的城堞。如果有樓梯，一定是在外面。我彷彿記得看見過它，但是在恐怖中忘記了它在什麼地方。

我們爬上來的樓梯與角樓是在堡東南方，正是中央旅館和伯爵夫婦居住的南廂啣接的地方。當我躲到烟囱後時，我又轉向北方，因爲僕人們住在北廂，我可能在那邊找到人幫助我。同時我希望東北角樓那邊也有樓梯可以下到北廂去。

我已經沿中央走了一半，正和方才角樓相平的地方——我認得尖形屋簷角和襯着月亮的雕龍。我冒險地在

陰影中停了一歇聽聽動靜，並且强自抑止我的喘氣與心跳。

我聽他一直走過來。他走得並不快；在一些距離外，他就像一隻失去氣味的獵犬般摸索着。一隻獵犬是不願輕易放棄獵物的。他又向前走。

他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跑向那個方向。我此刻緊張得像一支箭，我聽見他又站住了。他停了一定有一分鐘，注意地聆聽着。我一動也不動。

他慢慢地走了兩步又停下來，我緊緊地貼在角落中，雙手緊緊地抓住一個石縫，幾乎想能夠鑽了進去。在我緊緊地抓握下，一塊石頭落了下來，無聲地掉在我手上，但是我怕它拿弄出聲響，全身流出冷汗。手上拿着的石頭，大小像個鴿蛋，它使我連想起一個老計策，而且也值得一試。我十分小心地把石頭向南廂那邊扔過去。

遠處傳來石頭着地的聲音，更令人滿意的是它像是被人踢動的聲響。我聽見他橡皮鞋跟轉動，又趕忙回頭跑去了。

我想乘這機會輕輕跑到那邊梯口，但是中間是一片空曠的屋頂，他一定會看得見。

我現在聽不見他的聲音，大概他是在南廂上找我。我轉身沿着月光與陰影邊彎腰而行，我雙手前伸，有如在月光下我是盲目的一樣。

我前面是東北角的塔樓，和方才我上來的完全相同。這裏是不是那個樓梯呢……？

一定有；樓梯口便在陰影中。我跑過去時發現它已經破壞了，上面的扶手已經倒塌，十幾層階梯斷懸在半空。

旁邊塔牆上却有張門戶。

它就像是一邊的堡門一樣，十分沉重，門楣是生鐵的。上面沒有門閂，只有個大大的彎曲把柄。我用力又推又拉，它分紋不動。我簡直不能相信，它就像出現在面前而無濟於事的奇蹟。

這時我才眞正地想到，我無法逃躲他的手掌。這個仙境般的世界對我成了一個夢魘。

門邊鐵架上有個按鈕，我按了上去。在這瘋狂的夜晚，這樣做似乎完全是正常的。如果門輕輕打開，一個小妖魔在蛛絲中對我鞠躬，我是決不會感到意外的……

但是沒有。門緊緊地關着，在月光下顯得茫然無情。

人家說每個結束只是一個開始。當我站在那裏，手癡癡地放在按鈕上，勇氣與恐懼自我身上消退時，我忽然記起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另一個階梯。

對我說來，它是在再好沒有的處所。一條寬敞的石階由一個門塔邊通下去——兩個角樓在橋邊連到大門。本來那些塔連在一排有砲眼的屏牆上，頭門上有道窄狹的小徑，但是多年失修使那裏只剩下空架子和兩塔間的拱形小道，南方的門塔也已經廢棄，屋頂和階梯破爛不堪。不過北邊的門塔却比較完整，它通向院子和大門橋樑，一士正可能由那邊過來……

我不知道桑柏洛在什麼地方。我由角樓陰影中悄悄出來，繞過彎角，急急向西方的門塔方面跑去。

我沒有錯，這裏正有一道階梯。它的出口正在月光下，離我約有五十碼遠。當我跑進月光時，我又看見桑柏洛了。他正如我所希望的，他正跑過城堡的另一邊，現在向對面的大門而去——角樓破壞的那一邊。

他看見我了。我看見他手上有金屬的威脅光芒；但是我知道他在這種地方更不敢開射。我已經不能回頭，

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跑。我可以由前面下到院子裏去，而他那邊的路不通。

我不回頭地跑了二十碼，我全神集中注意在前面的樓梯口，忽然我看見他在做什麼。我忘了他是個走高索的人，在他看來，九吋的牆便和康莊大道一樣。他根本沒有遲疑，他像一隻貓一樣跳到拱門上向我這邊跑來。

當我站定後，又看見了別的東西。遠處下方的山邊，在黑暗的樹林處有駛來的車燈。

想起來實在非常愚笨，但是我高喊他的名字。『一士！一士！』我懷疑聲音是否能傳到十碼外去，因爲我的叫聲有如是在低泣，或是隻貓頭鷹的呼叫。桑柏洛已經自那邊拱門上跨了三大步，我又回頭奔跑了。

他跳了過來追趕我。

至少我現在知道前面的地形，而且我知道他不會開鎗。我可以再跑三十碼回到我自己房裏去。那時一士應該就到了。

我幾乎立刻發現到，我沒有完成希望的可能，恐怖使我無力，桑柏洛體力上不知要超越我若干倍……我全力跑過北廂，那扇緊閉的神奇的門——

它現在却大開着。

我幾乎快過去時才發現的，我眼角看見那茫然黑色的長方形門戶。桑柏洛在後面只有十碼遠，我決不可能跑回我的角樓，而它是暴風雨中的唯一避難港。我像野兔一樣轉彎，差點摔進打開的門中去。

他已經跑過去了。我忽然轉彎退進門中去，使他大感意外。我一定是由他手下滑走了。我看見他直衝了過去。自己則氣喘地緊貼在滑溜的牆壁上。

我不知道門裏是什麼，也許有道階梯；然而正相反。當我把門柄拉上時，發現裏面是片平地，我用手扶着

牆壁支持我不穩的身體時，忽然又一扇門關了起來，裏面有盞燈亮了。

地上是發亮的鋼板，它像石頭一般向下墜，我也跟着它下去。這是個電梯。

第十六章

『哦，一士……！』

莎士比亞：『約翰王』

我根本沒有時間多加思索。到後來我才知道經過情形。電梯本來便是通到屋頂去的，我在急亂中按下按鈕，把它召了上來。當我轉彎用手扶着牆壁時，却按下了下行的電鈕。

我不知道電梯是什麼時候停止的。我一直在喘氣低泣，忽然門打開了。我望見外面走廊上的幽晦燈光，廊道上安靜而無人。我昏迷地支撑着鋼壁站立起來發抖地走出去。

門又迎面關上了。鐵籠子又動起來——這次是向上。他一定在屋頂上按召它上去。我又被關閉在梯內回向屋頂。

我立刻轉向控制盤，上面全是德文，我不懂上面寫的是什麼。但是上面有個是紅色的，我用全力按着它。它忽然令人昏暈地頓了一下，在中途停了下來。我放開紅鈕，用拇指按着最下面一個按鈕，兩秒鐘後，電梯又向下降……

這次我緊貼着門等待着。

門又向黑暗打開來。它剛開了一呎寬，我就跑了出去，並且把電梯中的一個金屬烟灰缸拿出來夾在門縫中

。門輕輕地夾着它，而且開着九吋的縫。

這樣就夠了。電梯不會動。我靠着電梯中射出來的光線看我自己置身何處。

我站在粗糙的石板地上，我感覺到我不是在走廊上，而是在個大房間中。它冷冽濕潤，像是地窖；我立刻看清楚這是事實。由昏暗中我看見一列列瓶子，我知道這裏是酒窖，它正是在廚房與中央地區連接的地方。他們建造這電梯倒很澈底，一直由屋頂到地下室。我又想，如果他們利用電梯到窖中來取酒，那麼附近一定會有電燈開關……

果然，我的手在電梯旁邊牆上摸索，找到開關後，把它按下，一盞和電梯中差不多昏黃的燈亮了起來。這時電梯內的燈剛好熄掉，我猜裏面一定是個定時開關。

這裏像是另一個世界。我在一個非常空曠的地方，一些石柱支撑着低低的石頂。石柱之間乃是一橱橱的酒架。柱間的陰影像是向虛無中延展。由我站的地方看不見門戶和階梯，一條陰影似乎是通向城堡地下的其餘部份。

我轉身望着電梯，想記起我所站的地方到底是什麼位置。我右邊什麼地方應該是中央的大樓梯，左邊大概是廚房，再過去是馬廄和大門……

我咬唇遲疑了一下。我沒有辦法猜測桑柏洛的下一步將是如何。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見駛來的車燈；我想他不會。我假設他可能因爲時間不多，直接下樓到馬廄去。我也可能回我臥室，由那邊走下中央樓梯……

其實我這麼亂猜無濟於事。不過有一件事可以斷定；我不能留在這個地窖中，我必需到上面的院子裏去。即使桑柏洛還在那裏，可是一士也快到了。

但是我又想到一士也可能有危險。如果一士剛好到城堡中遇見桑柏洛，我想他們一定可能發生衝突，而一士一定身上沒有武器。

可是我又不能由電梯上去。我向左邊轉，跑過石柱間找個出口。

我又回到童話的世界，小紅帽在森林中迷失路途……到處都是一根根由陰暗中昇起來的石柱。不久昏黃的燈光消退在石柱林後，我摸着石柱，躑躅在不平的石板上，向更深的暗處走去。

當我回轉心意打算掉頭的時候，我看見前面有點光亮。我立刻看清楚那是一軸由外牆窗戶上打進來的月光。我向它跑了過去。

那是一個尖端的窗戶，上面沒有玻璃。甜美的夜晚空氣吹了進來，我看見外面染着月光的松林，聽見流水的潺潺聲音。月光由窗口射進來，照亮了一級級上行的石階。上面是扇沉重的門戶。我邊跑，一邊希望它沒有上鎖。我伸手舉起門閂，向外推。

它輕盈而無聲地開開了。我小心翼翼地向外面張望。

外面是個走廊，上面鋪着粗蓆，燈光昏暗，也許是廚房的一部份。在我左邊是個直角角落，兩邊是些閉緊的門；可是我右邊二十碼遠便有一扇重門。它裏面上了閂，但是我容易地把它打開，走了出去。外面一片黑暗，月光投下許多龐然巨影。我關上門，在暗影中倚着門。

不久我清楚了。我走到馬車屋前面。外面的黑影是古代閉式的馬車，它的車軸像桅桿一樣伸出來。再過去是部舊式的大汽車。我躡足地走過兩部車子中間，在一個拱門邊停了一下，窺望着院子裏。

外面空闃無人。我聽不見任何聲音。明朗的月光下一切都死樣的寂靜。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見空山中隆隆

的汽車上穿過橋樑而來。然後車燈掠過拱門，一部奇怪的大車子從角落的陰影中出來，停在離車屋一碼遠的地方。

車燈關上，引擎停了，一士輕悄地由車上下來，到後座上取出提箱。

他拿着提箱站直身子，我低呼：『一士。』

似乎他沒有聽見我的聲音，可是我正想不顧危險走出去的，他轉回身，把提包扔進前座，自己回到駕駛座上去，再發動起引擎。我還在發抖，緊張，遲疑時，我聽見他鬆開煞車，車子沒有開燈，進入車房的拱門下。

我這時才記起他對攝影機的反應與受過的訓練。暗中有人低喚時，他不能讓任何可能旁觀者有所覺察。車子離我一碼遠，他讓車子引擎繼續地響，下車低說：『紋莎？』

我立刻投入他的懷抱，我緊緊地擁住他，幾乎可以把他勒死。我說不出別的，只是一直在喊：『哦，我愛，哦，我愛，哦，我愛。』

他十分耐心地一手抱我，一手輕拍安慰我。我最後輕柔地掙脫開。

『哦，歡迎我啊！怎麼回事？』他忽然緊張地問，『你的臉。怎麼啦？出了什麼事？』

我已經忘了臉上的傷痕，直到現在才發現它很疼痛。『那個人……那個馬戲團的人……桑柏洛，匈牙利人，你知道我說的是誰。他在這裏，就在附近。哦，一士——』

我的話使我自己羞愧，我把頭埋在他胸前。

他說，『好，別怕，親愛的。你是說那個走繩索的？他把你的臉怎麼弄的？哦，親愛的，現在不要緊了……沒事了。我來了……別怕了。告訴我。你可以告訴我怎麼回事嗎？儘量簡單點。』

他聲音中雖然驚奇，但是也有點憤怒。我抬起頭。『你以尹立特的身份回來，你知道他的事？』

『不，不知道他。我準備面對最壞的事——現在可能不必要了。好，快點告訴我，親愛的。』

『好，好，我試試看，但是他就在附近，一士。他手上有槍。』

『我也有，』我丈夫說，『我們會先看見他。那扇門後面是什麼地方？』

『通廚房什麼地方。我由地窖上來的。』

『可憐的愛人。來，退回去，到車子後面去……如果他由那邊來，我們會先看見他。如果他由拱門來，也看得見。聲音小點。好，紋，你可以……』

『我好了。好了。開始是娜麗給我的老雜色馬，牠本來是她方濟伯伯的。先別管爲什麼，我們今晚把牠帶來，還帶着馬鞍……』

我盡量簡單地把經過告訴他，包括別針和畫像的事。最後我說，『我想他可能回到我臥室。別針和一些珠寶還在那裏。他說那些東西沒有用，我覺得他是在騙我。他說他賣的是「可憐人的夢想」。他還是要去拿馬鞍，我不懂爲什麼，我告訴他放在麥箱裏，他一定會去馬廄，可是他會看見你來，現在他可能等你進去了再溜出來。一士，如果你由大門進去，他會認出你來——』

他似乎沒有在聽我的話。他失神而若有所思地抱着我。

『「可憐人的夢想」，』他輕聲說。『我懂了……他還要馬鞍，是不是？』他抬頭高興地說。『天啊！我想你已經把這個案子破了！不，我以後再告訴你。馬廄在那裏？隔壁？』

『是，在那邊。馬車旁邊，門是通的。有扇門通院子。』

『好。他不會回到你房裏去；你可以相信他說的是眞話，那些珠寶是假的。他對你說謊有什麼用，反正他想把你解決掉。不，他對別針感到興趣的唯一理由是因爲你介入馬鞍的事……他還要馬鞍，表示他一定會去馬廄。你想剛才這一段時間夠不夠他爬下屋頂，到馬廄拿了馬鞍過橋去？』

我努力地想。『很難說。方才我眞是度日如年，不過實際上只有幾分鐘……不，不，我相信他不可能。』

『那麼他不是在門口等待，便是在馬廄等我進去。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聽見我的車子。等半分鐘，我想想看。』

他像影子一樣由我身邊走開，然後車子傳來響動與引擎熄火的聲音。最後他下來摜上車門。

然後他又到了我身邊，一手拿着提箱，他一手擁着我把我拉近。我感覺得到他鎮定的心跳，與毫不憂慮的氣息。這使我身心也鬆懈不少。

『我要從前門進去，』一士說。『他一定在等我進門。我希望他認不出我，因爲我也換了部車子。然後我再回來，在那扇門的隔壁。裏面的情形一定很簡單。你讓我離開兩分鐘好不好？』

『好。』

『好孩子。你最好留在這裏，怕他萬一還在裏面。留在這裏，別到汽車裏去……馬車裏如何？是，門開着。你靜靜地躲在裏面。我就回來。』

『你去做什麼？』

『我猜他一定已經達到目的了，可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跑走。我想他會立刻和他的頭子連絡。所以讓他把他要的東西拿走。』

『你說你要讓他走掉?現在?今晚?而不阻擋他?』

他輕摸我臉上的傷痕。他說：『等我抓到他，我要好好教訓他。但是這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

我看不見他的笑容，但是由他聲音中聽得出來。『我是奉命來做這件工作的。』

『好，一士。好。』

『好，進去靜靜地坐着。我不會太久。』

『一士……』

『啊?』

『小心點，他很危險。』

一士笑了笑。

老馬車車廂裏就像個小保險箱，裏面充滿了皮革與乾草的氣味。車窗上有厚厚而潮濕的帘布。我在暗中摸索到掛鈎，把它放下來，擋住外面來的光亮，靜靜地靠在座位上等待。

雖然我在這個小盒子中看不見外面的情形，不過我還可以聆聽。馬車門的上部是玻璃的，就像火車廂一樣，不過靠在馬廄那邊的玻璃已經破落。那裏傳來新鮮的空氣，幾乎立刻我就聽見了院落中躡足行走的聲音以及馬廄門閂落下的聲音。

老馬車放在馬廄與車房牆邊兩碼左右的地方，正在兩房間的門邊。門是關着的，但是由窗帘縫中可以看得

見門下一條寬闊的光線。那應該是桑柏洛的電筒，他正在我旁邊的麥箱邊。

他很安靜，他一定是看見新來的客人走進屋去；他可能猜到那是找妻子來的一士。他知道立刻一士會發現妻子不見了，因此他要盡快離開此地。

開麥箱傳來金屬碰觸的聲音。然後是提馬鞍出箱的聲音，接着馬鞍放在地上，箱蓋關上。

他並不如我想像的那麼急於離去。我集中注意聽他的動靜，可是我猜不到……我聽見一些摩擦的聲音，甚至於他急喘的聲音，但是我立刻可以發誓聽到撕布的聲音。因為上面已經沒有『珠寶』，所以他一定是把它撕開。一士說得對，『珠寶』根本不值錢；馬鞍內一定藏有什麼別的東西，與其把這笨重的東西扛走，不如把縫在裏面的東西取出來。

一士說過，兩分鐘。我看不見手上的錶，所以判斷不出到底已經有多久了。可能已經兩分鐘，四分鐘，或四十分鐘過去了，也可能根本還不到兩分鐘。這時，隔壁的聲音忽然停了。

在靜寂中我聽見起門閂的聲音，然後是陣從容的腳步聲。

當我聽見定西的聲音時，簡直不能置信。

『誰呀——哦，桑先生！你在這裏做什麼?』然後他提高聲音：『你在弄馬鞍做什麼?哦，你是怎麼回事?紋莎呢?啊，你——』

腳步聲，短促的重擊聲；定西被毆的呼叫聲。然後是腳步急跑的聲音。它奔向門口，過了院子，到了拱門和橋邊。

『定西！』我推開車門，我不穩地跨出去，踏錯一階差點摔了下去。桑柏洛帶了電筒走了，我摸到門邊，

把門推開走進馬廄。

月光由蛛網的窗口射進來。麥倉旁邊地上是破馬鞍和倒地的定西。

我跑過去跪在他身邊，他低吟了一聲，使我心中十分謝天謝地。他用手摸着頭，用一肘掙扎起身。

『紋莎?怎麼回事?』

『你好嗎，定西?他打到你什麼地方?』

『我頭上……不，他打歪了……我的頸子……哦，又酸又痛，不過沒有關係。姓桑的那頭豬，你知道，那——』

『我知道。別担心了。你眞的沒事嗎?我聽見你過來的。』

『他跑走了，是不是?他把馬鞍拆開了。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我們身後的陰影中傳來的回聲，我們兩個人都嚇了一跳。我們實在不是好間諜——定西和我；可能是桑柏洛又回來了，但是那是一士，一士不像平常的他，倒和桑柏洛一樣有危險性。

我們看見他手中的槍，他立刻把它收了起來。他說：『定西，是你。我想你碰到他了?那畜牲怎麼打倒你了?你下來做什麼?好，算了，他走了，我必須去追他。你看見他拿走什麼東西沒有?』

『一種扁扁的包……像非肥皂那樣大小。他掉下了一包，壓在我下面。』

孩子還沒爬起來，一士已經把它抓了過來。那是長方形的包，不比普通信封大，是用膠紙做的。一士用刀子割開它的一角，聞了聞，又把一點粉末倒在掌心上仔細看。

『那是什麼?』定西問。

一士沒開口。他把包角摺好，塞在定西手上，說，『替我好好保管，別讓人看見它。你好嗎?』

『很好。』

『陪着紋莎。』

『可是我——』

他話未說完，一士已經走了。我聽見他打開車門又關上的聲音。引擎響了起來。

車子倒退出車房時，我已經跳起來跑進院子。車子退了個彎停住了。我跳過去拉着車門。一士傾身把車門推開。

『啊?』

『我跟你去。別不答應我。我不會礙你的事。我發誓不會。別把我留在這裏。』

他稍微猶疑一下，說，『進來吧。』當我爬到他身邊時，定西也過來拉着後座車門。

『馬先生，請也讓我去。我可以幫助你，眞的。』

一士忽然笑起來。『好，大家一齊去吧!』他愉快地說。『快點上來。』

定西的門還沒關好，車子已向前躍去，跟着是車胎嘶叫聲。拱門在車燈照射下亮了起來。立刻我們過了橋到了下坡的松林間。

第十七章

『假如你幫助一士而得勝……』

莎士比亞：『約翰王』

『我想他不會使用燈，』一士說。他聲音平靜好像是駕車去赴火車似的。『你們注意一下，看能不能發現他。』

『他有車子嗎？』定西問。

『一部吉普。至少我上來的時候看見樹林邊停着部吉甫。我還看了一下，我敢打賭那是他的。你們注意看能不能看見什麼。』

車子彎進曲路的第一臂，我和定西經過黑壓壓的樹枝向下看。起初我看不見什麼，可是當一士轉個大彎到下一臂時，我忽然看見下面相當遠的地面有一道光線。

定西和我一同喊起來：『那邊。他在那邊！』我又加了一句：『下面有道亮光，現在不見了。』

定西說：『那邊不是有個樵夫的小屋嗎？我似乎以前見到過。他的車燈亮的時候，我看見它照到那間屋子。』

『是的，』一士說。『混蛋！』

『什麼？』

『我懂得他爲什麼開亮車燈。屋子邊有條森林小路。除非他想找那條路，是不會把燈打開的。吉甫能夠容易地通過，但是我們的車子不行。等着瞧吧。好，你是否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你到馬廄裏來做什麼？』

『什麼把我吵醒，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好像是喊叫的聲音。是你嗎，紋莎？』

『是的。』

『那麼一定是你的聲音……我又躺着聽了一會，可是什麼動靜都沒有。我以爲我聽錯了。然後——我不知道……我感到有點不安，所以過了一會我就爬起來走到門邊。我彷彿聽到什麼地方有開門的聲音，所以我開了門看了看走廊。外面沒有人，可是這次我眞的聽見什麼聲音，它是紋莎房裏發出來的。』

『那一定是他開我的內門，』我說。『你可能聽見什麼了？』

『是。而且……我想可能是你來了，馬先生，當時我認爲我是庸人自擾，所以我又回房把門關上。那時我已經完全清醒了，便走到窗口往外看。月光美極了，我心中正在想些別的事，忽然看見有人在門塔上的城垛邊輕走。我看得不十分清楚，起初以爲自己是看花了眼，過了一會我才斷定那裏有人。於是我披上衣服，想去通知紋莎。因爲這種事使我心中生了懷疑，你們懂得我的意思吧？』

『我們懂，』一士說。

『我開了紋莎的外門，可是內門是開着的。我又發現房裏沒人而且窗帘拉開，小門也大開着。我自然走到屋頂上去。我心裏有點不安；如果你和紋莎出去散步，總不會把門和窗帘都開着……我輕輕地向前走了一會，看見汽車來了。四周死一樣地寂靜，我站在不會被人看見的地方注視着。然後你進了堡，你進來還不到兩秒鐘

，他就動了。我那時還看不出他是誰。他就在門塔邊的屋頂上。他跑下院子，走進馬廄去。』

『啊，』一士冷冷地說，『自然你就跟進去了。』

『自然。』定西微感意外。『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我猜想和老雜色馬有關係。何況牠是匹被人偷走的名馬。我很輕地走進去，他正在那裏撕破馬鞍。我正想問他，他已經走了過來。希望我沒有做錯什麼事。』

『你把他嚇跑了，可能還不怎麼樣。他沒有多少時間，我希望還追得上他。不過，我很感謝你照顧我的妻子。』

『哦……』定西强嚥一口，說，『哦，非常樂意……』

『你已經幫忙很多了。無論如何，你得到這包東西是件傑作。我們現在已經明白眞相了。我實在非常感激你。』

『那東西很有價值嗎？』定西說。

『是的，良先生。把它保管好，那是價值數百鎊的嗎啡。』

『嗎啡？毒品？哦！』定西似乎並不驚訝反而感到興奮。『天！我說，紋莎，你懂了嗎？桑柏洛，我早就知道他是個壞人！我相信至少有五六包，可能還不止。大買賣。』

『正如你所說的，』一士鎭定地說，『大買賣。可能還不止於此。我覺得你們兩個好人找到了警察早想偵明的線索。這點以後再說，茅屋到了。』

車子停了下來。門邊是條通林中盤旋而上的小路。

『等着，』一士說了跳下車去。我看見他彎在路邊，在月光下注意觀察。

過一會他回到車上來，車子又動了。

『不是那邊？』我問。

『沒有痕跡。謝上帝，他還是走大路。』

『你是不是認爲他不會回馬戲團去？』

『我懷疑。他知道你丈夫一來就會報警。桑柏洛現在可能不和馬戲團一同過邊境，……不能帶着那些東西……他知道我們一報警，馬戲團會在邊境受到澈底檢查。』

我們下面的紅燈忽然亮了。車子慢了下來。路邊的樹林比較稀疏，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山坡。我們已在半山腰。吉普的煞車燈又滅了，車燈亮着向橋上而去。

一士說：『我們等着看它往那邊彎。我敢打賭，左邊……我想他不敢冒險經過朱市……你看得見他們？』

『嗯，』定西望着說。『那邊……他又煞車了。是，他向左轉，離開村莊。你說他想做什麼？』

車子又穩定地前進。『要是你呢，朋友？』

『打電話給老闆，』定西立刻說。『如果那個人是個二流公民，他自己不能作決定。』

『我正是這樣希望——我們的二級公民給我們一個線索通向他的上級。如果他不找維也納的老闆，至少他要找當地的聯絡人。』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現在他身上帶着黑貨，但是他被你們兩個嚇跑了。他也許不會過於急躁，因爲他以爲我們不會這麼快來追他，他現在還不用怕警察。由他開車燈一點，可以想見他還不慌不忙。我們先跟着他看。』

『如果是我，』定西說，『我先把東西埋起來。』

『他可能這樣做。希望我們能夠看得見。』

『可是我們不是釘住他了嗎？噢，我懂了，他可能叫別人來挖走，你可以守住它嗎？』

當車子駛過最後一彎向石橋而去時，他傾身前來。

『那是什麼鎗？』

『白利達，點三二，』一士說，我聽見定西滿意地長噓一口氣。

車子無聲地過了橋樑，轉北向山谷的大路。一士說：『我們向上去。感謝這麼好的月光。』

車子迅速地向前躍進。定西說：『如果他打電話給他老闆，自動電話查不出來他打到什麼地方？警察有辦法嗎？』

『不。不過我們很可能找到他的關係。你不知道，』一士說，『奧國的公用電話只能打當地。如果桑柏洛要打維也納，或是別的地方，他必須用私用電話……私用電話可以查得出來。』

『你是指他這個時候要打電話，非去找朋友不行——。』

『對。任何人在清晨三點借電話給桑柏洛，都値得我們注意。』

車子越來越快。我們大家都不開口。

公路沿着河岸，在河谷與山崖中迂迴，有時駛過樹下，樹影像是雲層般忽然罩下來又飛過去。我有一次回頭，看見城堡在月光中發出蒼白的金光。然後車子經過了火車的路橋，上了一段不平的石路。

『那邊！』定西說。

『是，』一士說。定西說話時，我也看見了；一個小小的移動黑影，吉普的方形車廂，正在我們面前約三

百碼處爬上長長的山坡。他到了山頂時，完全呈現在月光中，然後他不見了。

『我記得再過去有一帶樹林，』一士說。『他可能在我們到山頂之前已經進去了。他也可能注意着我們。樹林再過去好像有個鄉村。紋，把地圖拿出來好嗎？那裏有把電筒。告訴我村莊有多遠。』

我照他的話做。『村莊叫聖約翰，就在樹林過去。比例如何？』

『一吋。』

『那麼離這裏最多不過兩公里。』

『好。那裏應該有公用電話。』

當我們繞過最後一彎到了山頂時，前面正如一士所說的是一片黑壓壓的樹林沿着山坡傾瀉而下一直到山谷的河岸。再過去是明亮月光下的一簇粉白房子和尖頂的教堂。我們才看見一眼，車子便無聲地滑下坡去，駛在低語的松林間。林中的路像尺一樣直，到了那一端，我們可以看見村莊的點點黃光。

我本來以為一士會把車子停在林中，徒步走向村莊。但是在林中走了三分之二路程後，一士忽然扭開車燈，以正常的速度向村莊街道而去。

路很短。我看見一幢刷白的小旅舍，一座牆上有搖曳樹影的低簷白屋；一口井，教堂牆邊的一行白楊；一座倉房，旁邊堆着些木頭；附近有家咖啡館，它牆角便是電話亭的玻璃……

吉普車便停在白楊蔭下。

我們車子打着燈繞過角落，經過倉房，過了一座木橋。

『他在那裏，』定西緊張地說，『他在那邊。我看見他了。』

『我看見吉普了，』我說。

『正如你說的，他在電話亭裏，』定西說。

一士沒開口。村子過去又是延展的森林。車子由村中暗影中駛過去時，他關掉車燈，然後又停下來轉頭駛回來。

這時，他關了引擎，慢慢在斜坡上向村莊滑去。過橋時的聲音，被橋下流水聲所掩沒。我們又離開公路，到了倉房邊的草地上，那裏的果樹正是最好的掩護。

一士低聲地說話。『伏下去，你們兩個。他看見車子，會以為是在這裏過夜的。我們可以看得見他完事後到裏去，而且立刻可以跟在他後面。我現在下去看他在做什麼。你們別出聲。』

他下車，十分輕聲地把門關上。他立刻消失在房屋的陰影中。

我把車窗放下，靜靜地聽着，我只聽得見夜的聲音。附近有牛羣輕動傳來的低沉牛鈴聲，好像牠在睡中欠動了似的。遠方一隻狗拉動鍊條，吠了一聲，又安靜了下來。忽然附近一隻公鷄啼了起來，這時我才發現月色已退，黎明將臨。

我和定西都沒有開口。但是他也學我放下後窗靜聽。我望他一眼，他對我笑笑，表示出純然興奮的神情。突然在萬籟俱靜中，傳來吉普車發動和車胎在石子地上磨擦的聲音。因為我的頭伏在下面，所以不知道他朝何方而去。接着車子經過庫房，距離我們只有數碼遠。

他仍向北駛去。當車子到橋上時，我冒險伸出頭看一眼。吉普已經進入森林密處。他也沒有開車燈。

接着車門打開，一士悄悄地溜到我旁邊。我們的引擎響了起來，車門還沒關好，便已向吉普車追去。

定西的頭伸到我們中間來。『我猜你沒見到他把毒品藏在倉房附近吧？』

『沒有。他也沒交給別人。他還帶在身邊，他有他的命令。我們也有我們的。』

『命令？』定西好像懷疑一士的行動，但是一士以種鎮靜而且聽上去相當坦白的口吻說。

『我只是這麼說，我不是警察，定西，我只是個替我們公司做事的百姓。這兩件事的共同因素是鄧保羅，他一定是在捷克找到什麼線索，然後一直追蹤了過來。他的死亡可能是意外，但是就我看來，不像是意外。假設華方濟發現了鞍裏的東西……他一定對桑柏洛說了些什麼威脅的話，後來桑柏洛看見他和保羅在一起，便決定封住他的嘴巴。他可能和他們兩個在一起，等華方濟傷得差不多時，便打倒保羅，把燈拉翻放火燒車。因為華方濟以前也鬧過火災，所以別人不會多加懷疑。至於保羅怎麼插手進去，我就不知道了……』

他轉個彎避過打來的一支樹枝。『別以為我是官方的。我們只是正好適逢其會，謝謝你們救馬的事。不過，我打過一個電話到維也納去。』

『維也納？』我小心地問。

『給一個人，』一士說。『國際警察毒品組方面的。我自己不認識他，不過我有幾個國際警察的明友，我曾經，』——他望了定西一眼——『為了個主顧和他們有過一點來往。我在城堡電話裏簡單地告訴他我們可能接觸到一件毒品案。我也問過他們是否墨尼黑有過珠寶竊案。結果沒有，所以紋涉可以留着你的寶石別針……不過國際警察認為桑柏洛和他們追查的一件案子有關——定西的紙包證實它果然不錯——所以我要先跟下去。顯然他們一時無法幫助我們，我們也不知道這條線索會引向何處，不過過一會可能有巡邏車出動追查那部吉普，馬戲團可能會在邊境被阻，格拉茲的警察局準備接我的電話。』

『那麼我們要跟緊他，是吧？』定西的興奮之情使一士笑了笑。

『無論如何，我們希望託天之庇。你找到地圖沒有，紋莎？』

『是。』

『我盡量跟近他，可是又怕把他嚇跑了。我很熟悉這一帶，不過你注意着我們走的路線。下一個叉路在那裏？』

我彎腰在地圖上注意地查看。『我們再一分鐘便會出樹林了。然後沿河邊走半哩。那邊很清楚，你可能看得到他。再由河邊轉開，又進入樹林……是的。一座橋，不是過河，是過一條下來的小溪。山谷轉左向西。約三哩遠。除了小徑外，沒有叉路。』

『小徑？上面怎麼畫的？雙線嗎？』

『等下……大多是單點線。那表示只不過是鄉村小路，是不是？且慢，有一條是雙線的。很短；向下面去，是，通一個農莊。我們一定已經經過了。一士，它只在樹林的另一面。對不起，我沒及時看出來。』

『沒關係。他不大可能會向那邊去。』

『為什麼？』定西問。

『如果他去農莊，便無需先打個電話。再看下去，紋莎。』

『下一條叉路是在四哩前面的村莊裏。它叫做雙龍湖，看上去很小，有一個小湖邊，有一兩家人家，一幢小旅館。這條路一直穿過它；另有一條由村中央左去。我看不清楚那裏的地形，不過路很曲折，而且是上坡。是，是的，那好像是條死路，只到山上。大路則一直向前，過村子後——』

『雙龍湖？』定西說。『約瑟說過，記得嗎？他說那是個小風景區，登山齒軌鐵路由那裏開始。』

『哦，是，我記得。那麼這一定是條山路。等等，我好像看見鐵路記號。那是魚骨形的線是嗎？我看不清它通向什麼地方。』

『齒軌鐵路？』一士說。『我懂得你的意思了。那裏有個飯館，一家客店，在山頂上。相當高，離山谷底大約兩三千呎。我猜你說的那條路也通那個地方。』

我們出了樹林陰影進入空曠山谷。在飛輪急駛下，道路也覺得平直起來。

『他在那裏，』一士說。

果然是他，一個小小的影子，在我們前面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我們右邊是平靜而發出銀光的河流，路上是將降月光的輝光，河邊的水草地上升起淡淡的清晨香光。上面站着水深及膝的牛羣。車窗傾入的空氣純潔冷冽而且充滿松針的香味。

『他會看見我們嗎？』定西緊張地問。

『我想不會，』一士說。『我們還沒到他的後望鏡裏，否則他會轉右邊仔細注意。如果有人追趕，他一定想只有警察，而警察一定會大開車燈，響起警笛。』

『我們追他經過村子時，他可能吃了一驚。』

『可能，不過如果我們是警察，已經阻止他了。他知道，我們一定看得見吉普車。他想警察不會那麼快。不，我認為他沒有理由担憂，我想再靠近他一點。』

『你準備怎麼樣？』

『天曉得，』一士愉快地說。『到時隨機應變。』

『村莊到了，』我立刻說，『正是轉彎過去一點。我看見樹林間的教堂尖塔。』

吉普已經消失在轉彎後面。

『抓緊帽子，我們要趕上去了，』一士說。

第十八章

『什麼！這路徑通向末日的隙口？』

莎士比亞：『馬克白斯』

一士的猜測沒錯，似乎桑柏洛想不到有人會來跟蹤他。當吉普車駛到湖沿房屋堆的外緣時，我們離它已不到二百碼，他仍沒表示出發現後面有車子的跡象。當他到達旅館的彎角時，逕自轉左而去。幾秒鐘後，我們也跟着轉過去。

路又狹又斜，幾乎立刻向山麓曲折而上。轉彎後我們又看見了前面的獵物，兩部車子的聲音在狹窄山谷中回響着。

一士滿意地說話了。『這裏是深山了。我們只要再跟一兩個轉彎他便不可能發現有人在跟蹤他……天知道我們到樹林上面後會怎麼樣。』

『你看得見嗎？』我問。路幾乎看不見，石子路上全是坑洞，偶爾有些房屋的影子，以及黑暗的樹木。

『勉強。』我們的車子相當快地爬上去。他又加一句：『我想，定西，咬人者別被人咬。後面有什麼嗎？』

『天啊，』定西全然吃了一驚。停了一歇，『沒有，沒有，應該有嗎？』

『我不知道，』一士冷靜地說。『不過查明一下總是好的。他打過一個電話，其實他不用警告接應他的人。天，這路多壞！紋，我想叫你看地圖，大概也沒有什麼用吧！』

『對不起，我根本看不見。』

『也好，至少這裏不會有叉路。我們只要小心別撞到他就行了。』

我們已經出了稀疏的人家，道路雖不很陡，可是它直上山腰，這條路已經壞得相當厲害了。下方是一簇房屋，尖頂教堂和一泓發光的湖水。路左上方，松林漸漸密了起來。到下一個轉彎後，路穿進了樹林，不過借着一些空地上的將逝月光與黎明曙色，勉强可以看清前面的路。一士並不放緩速度，而且一副有自信的態度。如果換了我，卽使是白天我也沒有把握駕車。

我們一彎又一彎地向上爬去，我斷續地聽見吉普的引擎聲。而自己車子的聲音却被它壓了下去。

『地圖。』

我把它展開遞過去。他看了一下，關上小電筒。

『正如我所記得的。這條路不是一直往上去的，這裏有房屋的記號……我不知道什麼，不過路再下去就沒有了，到齒軌鐵路爲止。大概在山腰三分之二的地方。其他三分之一是由鐵路上去的。上面的石頭相當尖削，還有懸崖的記號。鐵路一直到山頂餐館，我想中間還有些隧道。謝謝。』他把地圖和電筒放在我膝蓋上，又發動起車子。『我想就快到了。不管他怎麼打算，他最後一定會放棄吉普，終點離我們不過超過三個轉彎。乘他的吉普還有聲音，我們停下來算了。這是個好地方。』

幾秒鐘後，車子倒退到路邊樹林中，一士以緊張的口吻對我們發命令。

『你們最好跟我一起來，可千萬別出聲。你們躲在二十碼後面，我不打暗號，你們別出來。我可能需要你們。這是另一支車鑰，我留給你們。』

幽暗中可以看見樹下有堆野菌，它們有長長的柄和紅色白點的菌帽——正像神話中的菌子。旁邊有塊小石塊。一士彎腰把車匙塞在它下面。定西說：

『他停下來了。』

『好，來，』一士說了穿進引向另一小路的樹林。

我們跟在他後面。這地方十分斜陡，不過地面的泥土石頭上蓋滿松針，顯得光滑，但處處有些鬆石頭和樹林，所以我們必需小心翼翼地走。這時天色已亮。

我們還沒弄清楚一士是否對我們打了手勢，他站的地方已經空了。我喘了會氣，拉了支嫩樹枝，跳上路邊。這裏也空無一人。但是對面樹枝輕輕搖動，表示他已走上最後一彎了。我很高興發現附近有泉水淙淙的聲音掩護着我們的前進。

一士正站在我們上方。他停在那裏，我們過去時，他伸手把我們拉了上去。

我先看見的是房子。它不能算是大建築，只是一方無煙囱的小亭子。生銹鐵片的房頂，支在鐵軌上方——這是登山火車的雙齒軌。好像它是用來掩遮火車或儲存貨物的。它表示了道路到此結束。它外面一堆石堆與矮叢樹中伸出兩行鐵軌。這裏是一片陰暗，在靠岩石邊有一個幢幢巨影，我覺得那是吉普車。

附近都沒有燈光。

一士低說：『看見沒有?…吉普就在那裏，可是人不在。我剛看見他在上面，他一個人。顯然他不知道身後

有人在追他。我敢打賭他是去餐館——除此之外別無去處——他沿鐵路上去。我要跟他上去。定西，你去查查吉普。你能不能使它不能使用？好。再好好看看那亭子——我想東西不會放在那邊，因爲他沒有時間。然後你再上來找我們。紋莎，你和我在一起。』

我們跑過空曠的地面，繞過房子的側面。身後傳來定西破壞吉普的輕微金屬聲音。我們經過小門時，一士輕推一下，它上了鎖。

『好，省了點麻煩，』他說。

『你已經夠麻煩的了，』我冷冷地說。

『希望他一直到餐館把東西藏在那邊。這是鐵軌，旁邊有點小徑……還好，鐵路十分難走。你行嗎？』

他已經走了有段路。

『你到那裏去，我也到那裏去，大人，』我說了又沿着鐵路邊的小徑向前走。

這是條十分狹窄的便道，穿過岩石與樹林，沿着一串嚇人的鐵軌。有些地方連汽車都會太陡。我以前還沒有見過齒軌鐵道。鐵道間是每日使用的齒軌，它像是鋪平了的大齒輪，我想車輪上也一定有同樣的齒輪，控制火車的進退。

我們還在樹林中，不過樹木越來越稀，立刻到了山峯高處的赤裸石坡。能見度很差。我只看得到稀疏松樹上懸着的霧氛。一隻黑鳥『呱』了一聲在我們身邊飛過。

『你看見他在那裏？』我問。

一士指着上方鐵軌彎進大白石後面的地方。『只看見他一眼。他走得非常快。』

他自己走得也不慢。我跟得十分吃力。但是一士却輕鬆愉快。

我們謹愼輕聲地上攀。幸而我的鞋子是橡皮跟。立刻我們無需隱匿身形，因爲霧降下了。

平常時，霧氣一定會使我們的行程更加困難。但是我們不愁迷路，鐵道就像火炬一般引導我們走上山頂去。

可是我們不能走直路，必須順着鐵軌迂迴而上。不過可安慰的是桑柏洛對這一帶也並不熟悉，他也一定不能走捷徑，而且定西也一定可以跟上來。

一士說：『如果能知道第一班車上來的時間，一定很有意思。』

『我知道，第一班是七點。茶房告訴過我們，旅館裏有張時間表，我們因爲再幾天要上來觀光，所以也看過。』我又笑着加了一句。『好像到這上面來遊玩，想起來頗爲滑稽，是吧？』

他笑笑。『你怎麼知道你的命運如何！』

這時他很快地伸手擋住我。我們靜靜地站着。我們前面的霧氣稀薄了些，在氤氳中我們看見前面的一條山地。我看見長長的蒼色岩石，散佈的灌木和粗草，到處有些獨立的樹在霧中忽隱忽現，而且迎風伸出長長的手指。

但是我沒有時間觀看景緻。我望着一士。他十分有信心而且在期待着可能發生的事。

『一士，』我責備地說。『你是不是想動刀動槍？』

『天啊，不！』他輕鬆地說。『你的臉還痛嗎？』

『我的臉？哦——是的，還有點痛。』我伸手摸着腫臉，發現我的嘴唇僵硬。『我忙得沒空想它，相當不

好看，是不是？』

『這邊看來還是很漂亮。霧快散了。前面有個隧道。』

『隧道？』

『是。看見嗎？像個山穴洞口。天知道它有多長。但願我們能看得更遠一點，由捷徑走上去。如果——』

他還沒有講話，忽然一陣風把霧吹開了。他指着這離鐵軌的山側。『看，我們可以走隧道旁邊的捷徑。』我們運氣還不壞。幾分鐘後我們便攀到他所指的地方。這裏只有幾縷霧氣，可是山頂却是罩着白雲。我們看不見他，也聽不見什麼。四周只有穿過岩石間的泉水聲，與桑柏洛在前面激起的微弱羊鈴聲音。

我們看見下面遠處的定西在招手。他招過手又向左右一伸，表示『什麼都沒找到』。一士作勢表示了解，又指向山頭。下面的人一點也不浪費時間向我們追來。

『我們要等他嗎？』我問。

『不能等了，他不會迷路的。那是個好孩子，紋莎。由你所說的聽來，他父親一定是個傻瓜。他打算怎麼樣？』

『他談起過西班牙騎術學校的工作。我不知道珈梅會怎麼講，他似乎不大聽她的話了——如果她再嫁，便不會對他多操心了。我不知道這裏的工作規定怎麼樣。他希望他父親能幫忙他。』

『也許我倒可以幫忙他。我認識一個人——小心那塊石頭，它鬆了。』

他伸手扶我上了一個陡坡。

『你打算怎麼樣？』

『上去抓到桑柏洛和他的同黨，還有毒品。』

『你要我怎麼做？』

『我們上去的時候，你先躲起來等我的吩咐。如果我抽不出身子，我可能要你替我打個電話……如果出了什麼紕漏，你可以和定西立刻下山，駕車到旅館去打電話給格拉茲警察局。你自己不可以回來。』他低頭對我笑笑。『別那付樣子。我想不會出毛病的……懂嗎？』

『懂。』

『現在別講話了。霧氣像水一樣，會把聲音送得很遠。現在快到了。』

『看，』我說。

在我們上方左邊，有一點光亮懸掛在那裏，穿過了霧氣。

『終點到了，』一士說。

『好戲登場？』我問。

『可以這麼說。』他輕聲說。

第十九章

『這火爐對你敵人並不太熱，
它却會燒灼你自己。』

莎士比亞：『亨利八世』

客舍並不是幢大房子。在霧氣矇朧中看去，它堅實而長形，白色粉刷，灰色的屋頂，一邊是有頂的涼台，上面擺着些桌子。它離鐵路終點約二十碼。另一邊也是個平台，台前是堵矮牆，牆外是深二三百呎的削壁。但是自鐵路這邊入口處，只是普通的低矮建築物。一扇沉重的門，幾扇百葉窗戶，再旁邊是一些空瓶子木架。

一扇未把百葉窗放下的窗戶中傳來的燈光引導一士和我走到它前面。可能是桑柏洛打電話來後，店主故意開了一扇百葉窗，使他不致在山霧中迷路。別的地方則沒有光亮。

鐵路終點也有個小寮屋作爲車站。我們在它掩護之下跑過去，過了後方的欄杆到了窗前。窗戶和前方的客舍中間只隔了一些貨箱與廢物箱。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房中的一舉一動。

這間是廚房。左邊可以看見大爐子的光輝，上面掛着一行銅鍋和一隻藍盤。窗子對面的牆上有個廚櫃，架上放了些碟盤和紙盒。右邊的牆我看不見，應該是開門戶的地方。一張長桌伸到窗邊。最重要的是對面櫥邊及肩高的地方有架舊式電話。桑柏洛就站在旁邊對另一個人講話。那人背對窗戶站在爐邊。我看見他是個矮壯的

人，頭上是稀疏的灰髮。他身披一件大衣，我猜他下面穿的一定是睡衣。他正在把爐上的咖啡壺蓋拿起來，一邊回頭對桑柏洛說了些什麼。

我立刻得到這些印象時，一士低說『留在這裏』，便離開我身邊跑過廚房牆和小屋間的空地。

他繞了個圈子，以避免被窗內的人看見，幾秒鐘後，他站在打開的窗戶那堵牆壁旁邊，竊聽裏面談話的聲音。

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房裏是電燈還是煤油燈，不過在拂曉時它顯得很亮，把廚房照得十分清楚。一士蹲在光亮不能及的地方，我看見他手上執着槍……

這時房中的動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二個人拿着咖啡壺走向桌子，把咖啡倒進兩個大杯子。我看見蒸汽上冒，這時興奮已過，肚子覺得十分飢餓。說起來當然荒唐，當時我似乎都能聞到它的氣味。在我們之間還隔有二十碼潮濕的空氣。

然後我忘了咖啡的事。我看見一士由窗戶邊移向門口，他推了推。

它上了鎖。一定是桑柏洛進去時鎖上的。一士又像幽靈一樣移回窗邊。裏面的人對外面的動靜似乎一無所悉。而且我也很奇怪爲什麼他們讓窗子敞開着。

我正想到這裏，他注意到了。他說了些什麼，指了指窗戶，自己走向電話。他的主人抬頭望一下，聳聳肩走向窗戶。他要去把它關上。桑柏洛拿起話機在等待。我看見一士用手緊緊地把窗戶壓向牆壁。

那人伸手出去拉窗戶，但是他拉不動。他用勁拉了一下，不耐地說了些什麼。桑柏洛回頭望了他一眼，然後又對話機說了些什麼，像是一個號碼。窗邊的人則探首出去拉窗戶。

一士重重對他的頭打了下去。沉重的身體忽然癱了下去，並且慢慢地滑囘室內。他的身體還沒開始下滑，一士已經跨過窗檻，他的側影映在光亮中，手中執着短鎗。

同時，樓上的燈亮了起來。

我離開隱藏的地方像野兔一樣跑向廚房窗戶相隣的空地。

廚房裏天翻地動。當一士跳窗而入時，桑柏洛遲疑了一下，把電話放下轉囘身，手伸向衣袋。但是他沒有機會把槍拿出來。一士開槍了。他並不想殺人，可是却打壞了橱架上的藍碟子，不過這一槍發生了效力。桑柏洛冰凍般地站着，然後他把槍扔到一士脚邊。

我聽見桑柏洛不能相信地說：『尹立特！什麼名堂？』

一士走前一步。『這人是誰？』

『噢，白約翰，可是你幹什麼？』

我氣急地在窗邊說，『樓上燈亮了，有人醒了。』

桑柏洛一看見我，臉色突然一變。先是驚奇，然後是盤算，最後是狡猾的憤怒。『你？原來是你在胡說八道？她對你怎麼說的？』

一士仍不轉囘身地對我說：『來，把槍撿起來。別站在桑柏洛和我中間。』然後冷冷地對桑柏洛說，『這裏還有什麼人？』

『噢，白太太。你瘋了，尹立特，還是怎麼啦？你聽我說明白——』

『退後點，』一士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下次打破的便不是碟子了。』桑柏洛退後時，我跨進窗戶，

彎腰把槍撿起來。『好，』一士的槍仍然對準桑柏洛。『你會用槍嗎？』

『不會，』我說。

『那麼別對看我好不好？別管桑柏洛了，我要你用它對付白太太，讓她別亂叫——』

桑柏洛憤怒地說：『喏，你們這到底是怎麼囘事？那個女孩子——手槍——她對你是怎麼說的？你一定瘋了！她以為——』

一士不耐地說：『算了。你我都明白我此來的目的。我想知道的事，已經聽得夠多的了。省得麻煩起見，你最好告訴我白家夫婦是不是——』

他沒說完，房門推開了，衝進一個我以前罕見的胖婦人。

她穿着寬大的粉紅色絨睡衣，上面包着藍羊毛巾，頭髮在後面梳成辮子。桑柏洛的來臨可能已經吵醒她，可是下面的槍聲才使她衝下來。她對夜晚槍聲顯然並不恐懼，她只關心用具打破的聲音。她可能以為她丈夫和客人在鬧酒，所以手拿火棒氣兇兇地跑來。

我跳過去攔她，手上拿着槍，有如大衞面對着巨無霸。

她理也不理我。她舉起火腿一般大小的手臂把我一把推開，向男人們衝去。她並不注意被擊昏的丈夫，手拿短槍的一士和生氣的桑柏洛，而盯着她的橱子。

『我的碟子！我的碟子！』她的話是過後一士轉譯給我聽的，但是她的神態決錯不了。『我漂亮的碟子！你們毀了我的家！小偷！刺客！』

她高舉火棒向一士打下去。

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以後片刻中發生了些什麼事。我跳過去抓住女人的手臂，她因為想要掙脫我，所以我們兩個糾纏在一堆，而且剛好在一士與桑柏洛的中間。

一士想閃開去，可是已經太晚了。

桑柏洛像虎爪一樣握向一士抓槍的手，戰鬥開始了。

我沒看見打鬥的第一階段情形，我對付白太太已自顧不暇。如果一士要完成他的任務，我有責任把這女人弄開。我又想，即使是他，也不會對她開槍。

我自己也不能開槍。我一直緊握住她拿火棒的手，一方面又要注意不使手槍走火。我在房中跳動，就像咬住一隻母牛的獵犬。

她忽然倒了下去。她像袋漏了的麵粉袋一樣，有如我的槍眞的打到她。還好後面是張椅子，我們齊齊倒在上面，我正好壓在她身上。我起初以為椅子壓壞了，可是那是張搖椅，好像隻在海上顛簸的船。正在這時候，白着臉亮眼睛的定西由窗上爬進來，把桌子上的壺打翻地上，站在一灘咖啡上面。

不知道是因為她看見了第三個刺客，或是寶貝壺打碎了，所以使她不支倒地。她癱瘓地坐在搖椅上用德語號叫。我站起來，拿開她手上的火棒，定西由我手上接過，一同轉身望着另一場風暴。

兩個人勢均力敵。桑柏洛體力健壯，但是一士受過良好的訓練。桑柏洛還抓住一士握槍的手，而一士意圖掙脫開再度控制手槍。我們轉身時，他們兩個人已緊纏在熱火爐前面。一士被壓在火爐那裏有一兩秒鐘。我聽見一士低罵，我高叫起來。定西拿着火棒跳上前去，一士的手被抓起來在火爐上敲一下，槍飛到桌子底下去。一士伸起腿狠狠在桑柏洛小腹上踢了一脚，兩人一起摔到桌腿上。定西揮起火棒，却打到火爐上的茶壺。

『我的茶壺！』白太太呻吟着掙扎起身。

『定西，還有個人！』我把她壓倒，對定西喊。

白老闆在動，已經站了起來。桑柏洛看見他，說了些什麼話，那人衝向前去。

他不是去助拳。他到了電話機旁。

一士喊，『擋住他！』又把桑柏洛摔開去。桑柏洛的一隻鐵手正扼住一士的咽喉，我看見他指下的肌肉浮突而變緊。兩個人都汗如雨注，桑柏洛更氣喘如牛。一士沒有掙開，反而更貼近去。他擁着桑柏洛的身體，把他抱起來，而且扭曲自己的身體……忽然他把桑柏洛的身體往自己膝頭上猛壓下去。桑柏洛痛得還沒來得及掙開，一士已經把他拉起來，我聽見一士重砍他頸項以及發出的痛喊聲。

白老闆還沒拿到話機。他用力在拉電線。

我喊：『把它放下！』並且用槍比向他。他不理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狠得下心。我對他跳過去。

但是我已經晚了。電線把話機拉過去時，定西已經過去把白老闆打倒了。

『我的碟子！』白太太哭叫。『我漂亮的碟子！約翰！』

『好了，』我無力地說。『我們不會害你們，我們是警察。哦，定西——』

現在已經無需定西和火棒了。打鬥已經結束。

一士站起把桑柏洛拖過來。後者的氣息好像十分怕人。

我向前走去，但是定西用手拉住我。他比我先看清楚當時的情形。

桑柏洛被一步步拖到火爐前面。

事情過得非常快。我還弄不清楚一士在做什麼。我聽見桑柏洛用我聽不清的聲音說：『你想知道什麼?』然後以十分痛苦的聲音說：『我全告訴你!你想知道什麼?』

『等一下，』一士說。

他拉起桑柏洛把它貼向火爐壁上。

桑柏洛沒有作聲。定西倒驚呼一聲，我說，『不!一士!』

但是他根本不理會我們。

經過情形似乎是慢動作。一士把他的手一吋吋向火爐燙處下移。『是這隻手吧?』他說完，把它貼在燙處有片刻。

桑柏洛尖叫起來。一士把他拉開，推到旁邊椅子上。他伸手拿過我的手鎗。

事實上已無需要。那人坐在椅子上無力地摸着被炙的手。

『以後別亂用這隻手，』我丈夫說。

他站着張望周圍，失去知覺的白老闆，在搖椅上低吟的婦人，拿着火棒的定西，還有全身發抖的我。

定西最早恢復正常。他到桌下去拿出一士的鎗。

『好，』一士說。他對我們笑笑，把眼前的頭髮掠後。『紋，親愛的，大概還有咖啡吧?倒幾杯，我把這些混蛋綁起來。等下我要問他的話。』

第二十章

『被囚禁在黝黑、贖罪的鐵軌中。』

濟慈：『聖安尼前夕』

定西和我走出客舍，發現天已經亮了。山頂上還懸着雲霧，所以看不到遠處。不過二三百碼左右已經明晰可見。空氣似乎淡灰而稀薄，熱咖啡在我們身上發生奇效。

我說：『你知不知道到底現在幾點了?我沒戴錶。』

『我也一樣，不過我看過廚房的鐘。四點半。』

『還好鐘沒打破。可憐的白太太。一士說她毫不知情，最壞不過一時她丈夫不能來陪她。』

『我說最壞是她的碟子。』

『哦，草還是濕的，外面相當冷，是吧?』

『那有什麼關係?』定西興高采烈地說。

我有點澀澀地說：『你睡了覺，我沒有。』

『是，』他承認。『你實在夠慘，在屋頂上跑上跑下。』

『我想你被桑柏洛在馬廄敲了一記也不好受吧?走慢點好不好，草太滑，附近石頭又多，你還拿着那個東

西。』

『那東西』是桑柏洛的鎗。他故意在手上揮了揮。

『我希望你會使用它。』

他笑笑。『啊，會的，非常簡單。老實說，這只是件小東西而已。我祖父留給我支一次大戰時的鎗。我常常用去打兔子。』

『我沒有這種經驗。』

『不過我沒有打到過。哦，他爲什麼燙桑柏洛的手？要他吐實嗎？』

『我想不是的。那是私人的事。』

『哦，是的。我記得他也這麼說過。你是說他們在馬戲團裏有什麼仇恨？』

我搖搖頭。『桑柏洛打了我。』

他望望我受傷的臉。『哦……哦，是。』

『不管怎麼樣，』他又說。『總有用的。他不知道我們這邊知道了多少。你知道嗎？』

『不，』我說。方才一士審問桑柏洛和白老闆全是用德語。『現在你可以告訴我。』

於是我們走在草地上時，他把情形告訴我。最重要的事，我已經知道了；桑柏洛把毒品藏在山上，那地方正是我們方才走捷徑過來的。他比我們早到客店只有一會兒，他正在告訴白老闆關于他懷毒品跑走的事，這時候剛才一士在窗外聽見了。有些事一士是後來才知道的。他運氣不壞，聽見了桑柏洛要打去維也納的電話號碼。

對付桑柏洛並不太困難。定西說得對；我自己也看見他不知道該怎麼說。他相當害怕一士，所以甯願說出來。白老闆在一邊大叫，叫他別開口。當他知道一士已經知道內情，又改變了態度。立刻他供出事實和人名：……

『他們只是小卒子而已，』定西說。『一士說等警察來了，可能會多查出一些事；他知道方才桑柏洛攢電話前接的維也納號碼。當然這電話可能打草驚蛇，但是一士認爲對方不會有那麼高的警覺心。他相信國際警察會比他們更快。現在國際警察已經有了足夠破案的線索。我想，如果桑柏洛能夠渡過邊境到匈牙利，國際警察便可以設計對付另外一端的人。也許一士也是這樣想。』

他聲音有點異樣，使我不禁看他一眼。也不是權威，也不是自重，而是一種男人對女人稍稍吐露一點男性世界祕密的口吻。定西已經加入男性俱樂部了。

我並不感惱怒地說：『他很看得起你。哦，我希望能早點找到他說的那棵鬼樹。』

『隧道間的路邊，一株獨立的枯松。』他高興地說。『再好認沒有的了。放心，我們一定找得到！又到鐵路了。』

我們在下坡草地上走得相當快，越過了一段齒軌鐵路。這段路軌長約四分之一哩，延展到下方二百五十碼的地方。我們只看見那裏安裝鐵軌的灰色石塊，再過去則是灰色的早晨，和幾叢鬼魂似的灌木。青草很潮濕，揷在脚下像一塊塊海綿，長長的草葉則把露珠拂到我們膝上。到處石邊還長有紫色的花朵。我們急急向下坡走去。

我們到了鐵路通過的那個凹處，我跳了下去。後面的定西踩到了一堆滑石，差點摔了一交。

『小心點。沒事吧?』

『沒事。但願我的皮鞋在這裏。這雙鞋子全打濕了。你看得見下面的鐵路嗎?』

『看不見。斜坡更平些，但是我們一直走吧。』我們又跑下青蔥的草地。現在視界比較清朗，日出帶來了溫暖的顏色。山的這一部份大多是灌木，杜松和野杜鵑，有時我們必需繞過上面浮長着野草的石坑。

前面的定西踟躕了一會，停了下來。我向他迎過去。

『怎麼啦?』

『看不見鐵路。是不是應該在這裏?』他轉身憂愁地望着我。『是不是我們迷路了?是不是它轉左到山後去。我們可能找錯了……到處看起來都很像。但願我們能看得更遠點。……如果下面看得見，我們該可以看見湖和村子，那麼我們就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了。你說我們是不是再回頭沿着鐵路走?』

『不用。我想不出怎麼會走錯路。等一等，定西，站住。天氣越來越清朗。看下面……不，右邊。那棵樹，枯樹，樹幹開了叉，正是他說的那棵。一直朝目標前進!走!』

我跑過他身邊時，他抓住我的臂膀。『可是鐵路呢?他說在兩個隧道之間。』

『你不明白嗎?』我用肩膀指了指。『所以我們看不見鐵路……。我們現在也許已經過了上隧道了。兩個隧道之間鐵路是在山凹裏。我敢打賭它就在松樹的小山崖下面。過來看看。』

果然在那裏。那株枯松下面十五呎的地方，便是鐵軌。離黑壓壓的第一個隧道洞口約七十碼，離第二個洞口也是相當的距離。正是這裏。

『好!』我說，『到了。你的雷達呢?』

『我們去看看。』

我們在小岩頂上查看這株樹，但是爬上去並不簡單。一條山羊開着來的六吋小徑由路邊盤旋而上，人必須由路邊抓着樹幹爬上去。樹幹上離地五呎高的地方有個洞。

『對桑柏洛說起來一定很簡單，』定西說。『我上去，你在下面等，我把東西扔給你。』

『如果它在那裏的話。』

『是的，』他說完踩上樹根，像猴子一樣爬上去。他把手伸進樹洞，勝利地叫，『我摸到了!我上不去，看不見裏面，哦，一包，兩包……，三包……』

『他說有八包。除了你找到的一包，這裏有七包。』

『四包了。但願我能站起來，就可以夠到洞底了。有了……五，六……七。天啊!我實在不願意把手伸進空樹洞，裏面好像有松鼠在張大嘴巴準備咬我一口似的。』

『還好毒品不會咬人。你一包包扔下來給我好嗎?』

『好，』定西說了便把第一包扔下來。那是包裝得很結實的長方形紙包，裏面似乎還有幾小包，它外面是封起來的防水紙。價值幾百鎊的夢想與死亡。我把它塞在衣袋中。『好，再來。』一包一包接着扔下來，我收了一半，另一半留着等給定西。

『好，』他在上面說，『全了。是不是七包?』

『對，七包，我相信他講的是實話。小心點。』

『好。我再摸摸看，的確沒有了。好，我下來了。』

他慢順着樹幹滑到樹根時，忽然發生了件事。不知道他是踩到什麼東西滑下來，還是因爲脚沒有站穩滑向鐵路邊的小溝去。溝中全是石頭，所以他滑下來時，猛然使勁一跳，跳到鐵軌上去。

他着地時完全失去平衡，他的脚在濕石子上滑了一下，左脚緊緊地挨在軌邊，而右脚沒踩穩，到了中央的齒軌上去。他痛叫一聲，摔倒在我前面地上的幾包紙包旁邊。

『定西，定西，你好嗎？受傷了嗎？』

我跪在他身邊。他一直伏在軌上，似乎無意站起身來。他的頭低着，發出痛苦的聲音，身體支在左脚上。

『我……我的脚挿了進去……我的脚……哦，天……可能斷了。』

『來，我看看。哦，定西！』

他的右脚因爲重重落下，挿進中央軌道下面的狹窄空隙中。他的脚跟在石子上，脚踝彎成可怕的角度。

『忍忍，我設法把它拉出來。』我拉着鞋跟，可是它緊得拔不出來。雖然定西控制自己，不發出聲音，我又怕拉得太重傷了他。

『我們先把鞋子脫下，脚便可以伸出去了。』

鞋帶濕了水很難解開。我說，『有刀子沒有？』

『什麼？』他臉色蒼白額上全是冷汗。好像隨時會暈過去一樣。

『刀子，你有小刀嗎？』

他搖搖頭。

我咬着牙解鞋帶，毫無辦法。定西的脚踝又迅速地腫了起來。我奮鬥了幾分鐘，脫了一根指甲，最後只好放棄。我在地上找塊碎石子，但是也找不到。我不敢低頭看他的腫脚。

『我想辦法把你脚下的石子挖點出來，也許那樣可以把鞋子弄鬆些。』可是我立刻發現鐵軌正架在岩石上面。我這下眞束手無策。我也不敢有所行動，我知道他的骨頭斷了，我不願看這孩子臉上痛苦之色。

這時定西作個唯一可行的建議。

『你不行，去找人幫助。我這樣坐着便好過些……對，好多了。好。我過一下再試試看，現在重要的是一士。你最好照他的話做。你就是把我弄出來，我也沒法下山。去，別管我。』

『定西，我實在不願意——』

『沒別的辦法。你下去打電話。把鎗帶着，我把鎗掉在那邊了。』

我撿起手鎗塞在他手裏。『我不要，還是給你。好，我走了。我馬上回來。』

『別把藥包忘了，你一齊帶着吧。雖然我有鎗，也不要留在這裏。』他强笑一下。『祝你好運。』

『也祝你好運。』

我轉身向下跑。

當我跑到稀疏樹林邊沿時，太陽上山了。

昨夜見過的小寮，吉普與石場在陽光燦爛中顯得相當明朗，暗中的朦朧暗影都成了形。我跑過石場沿道路的樹林而去。

車子還在那裏。在紅白色菌子邊石頭下正是車輪。我上了車子脫下外套把它扔在後座，發動起引擎。車胎在石子路上嘶嘶響起來，我轉頭向山下駛去。

這是部很重的車子，比我以前用過的都重得多，道路轉彎的地方又太急。我必須壓制自己匆急的心情，把車子開過崎嶇不平的山路。如果正好有什麼上山來，碰到後會怎麼樣，眞不能想像……

幸而這是白天。太陽光亮照着樹林和道路。我把窗子放下，一陣急風吹了進來。鳥聲啾啾像是春天已到。我覺得聽見近處有一隻公鷄啼晨，以及遠處火車的笛聲。我精神百倍；白天裏一切事情都會轉凶化吉。路繞過一堆密林，我下面是青葱起伏的山坡，再過去是閃亮的湖水。一家農家炊烟已上，再過去隔着一帶松林，是縷更黑的烟。在晨光中，這種甯靜的田園生活似乎不可能有什麼恐怖存在。我現在只要下到村莊去就行了。那裏的人們已經起床，我只要打個電話……

我小心地駛過最後一彎，過了火車站向鄉村直去。我記得唯一一次煞車是經過火車站，站門開着，一個人由裏面走出來掃地。我相信這裏一定有電話。

那人也看見我了。他停止打掃抬起頭。我停了車子探首出去。

『對不起，你懂英語嗎？』

他把一手摸着耳朵，把掃帚放下，走到車邊來。

我又想免浪費時間駕車而去，又希望這裏能有電話。我打開車門跳下去迎接他。

『對不起，你懂英語嗎？』

我猜他是說『不』，他又講出許多德語，我根本不在聽他。

這小車站上有兩條鐵路，一條上停着輛火車頭準備推三節火車上山；另外一條鐵路則是空着的，那條長長發亮的路軌一直通向松林。松林過去的烏烟配合了火車聲，我才知道是火車。

我轉身向矮個子男人指着鐵軌。

『那麼！那個！火車？火車？』他年紀頗大，滿腮鬍鬚，藍色而發亮的眼睛。他全然不解地望着我。我又着急地揮指停在站上的火車，以及樹林上方的烏烟，最後指指我的手錶。

『火車……第一班車……七點……西本烏爾……火車……開了？』

他比比身後牆上的時鐘，上面記着五點半，然後指着山上的烏烟，他又說了許多德國語。

不必要了。我已經看見黑烟緩緩地過來，經過樹林，繞過一片可愛的綠野，那輛火車頭就和站裏的完全一樣，不過只推一部車廂，就像卡車一樣……

我旁邊的老人說：『客店，』然後又說了些什麼。現在我完全明瞭了。我看的時間表是專門給觀光客看的，而實際上第一班是五點半送補給上客店去的。

這時我也把電話拋諸腦後。老人還講個不休，我插嘴道，『謝謝你，』便轉回身去。

還好這裏有空地可以掉車。我又把車子駛回上去。

第二十一章

『我們一切努力與工作，
只得到荒謬的結局。』
山姆爾•白特勒：『對人類弱點與憂愁之譏嘲』

至少上坡比下坡要容易些。

上次下坡時，因爲我心事太多，除了注意路面之外，無暇顧及其他。而上次上山時是在暗夜裏，我又一直和電筒與地圖奮鬥。現在當我駕着這部大車走在崎嶇的小道上時，開始思索這條路與鐵道的關係。

就我所記得，它們只有兩個平交道。過車站幾彎之後，車路與鐵道相交，而平行地走了有百來碼，火車仍沿山側而行，而車路彎右向樹林邊緣而去。第二處是採石場——在路的終點。那將是我遇到它的最後機會。

如果冷靜下來，我會懷疑那樣做是否來得及。然而此刻我已經沒有三思的理智。這部車子很重，路又不好走，我根本不能放開一手，我把車子開在第二檔上，繞過山角。我不顧一切地迅速駕車，希望及早抵達目的地。

第五彎或是第六彎的地方比較好走些，前面遠處是陽光燦爛的樹林，樹林之間像有鐵軌鋪在枕木上。再過去是前進的黑烟。

我把脚踩下去。忽然閃亮的鐵軌由公路左邊而來。

兩路併行了大概有一百卅碼。這一段鐵道上空空的，黑烟還掛在樹林上。我把車子放穩，探首出去望着鐵軌彎向黑暗樹林的方向，那邊太陽被山崖所遮住。

在那邊了，我看見小小機車方形尾巴上掛着燈。在上方是急噴而上的濃烟。

它走得很慢，因爲我可以看見機車過去的車廂以及再過去的一節齒軌，所以我知道這路一定很陡。車廂裏有兩個人，一個探首出來望着前面的軌道，另外一個像是在喝啤酒。我把手按向喇叭一直不放。

這輛車子的喇叭像是地獄中的號聲。如果不是火車聲音太大，喇叭聲一定會傳到樹林中去。

兩個人吃了一驚向四邊張望。我在窗外拚命揮手，高叫——雖然毫無用處——過了一會，我看見一個人好像把手伸向煞車。

再有幾碼車路便要由鐵路邊轉開去。我踩下煞車，更揮手個不停。

司機的手找到他所要的東西，重重拉了一下。車頭發出友好的『嘟——嘟』聲音。另外一個則用啤酒瓶高與地揮手。火車又發兩響叫聲，然後進入森林不見了。

我當時爲什麼不把車子駛出路外，我不知道。我只想及時拉住它的鼻子。我還有機會，我心中十分憤怒。我的車子一定能比火車更早抵達守路人的小屋……

我相信我可以擋得住它。我剛才的努力，使火車叫了幾聲，定西此刻一定冷汗直流，陷在車軌上，望着車子對面駛來，這滋味一定十分不好受。

我不知道我此刻的速度如何，但是在最後五六個彎道上，只見一陣光影急馳而過。

我看不見火車。

我的車子像歸巢蜜蜂一樣在直路上直射而去，在車胎嘶叫聲中到達了小屋。我急忙跳下來跑向鐵軌。

我趕上了。我站定時看見四分之一哩外，火車不慌不忙地緩緩駛來。當然他們必須出了樹林到五十碼開外才能發現我。我希望他們能夠眼光銳利點。如果我能夠再撳喇叭，或且是揮動什麼……如果能找到什麼紅的東西……

我方才看見了他們對喇叭聲的反應，還有對我揮手。卽使在此地，按喇叭和揮手，只會換回兩人的愉悅反應，然後又駛了過去……

但是我車後有紅燈。

我跑回車子，跳上去摜了門，這時烏烟已經到我左邊樹林上。我開起車子的燈，發動後駕駛到車軌上去。它前輪碰到鐵軌時，我本來以爲車子會碰壞。可是它終于爬了上去，後胎也跟着上去。現在車子又停了下來，兩個輪子在軌道那邊，所以後方的燈都大亮着。這時我又重重按下喇叭，另外一手則打開車門。我要等到火車開到二十五碼時，像兔子一樣奔下去。如果他們看不見車子，我也沒有辦法，不過我想火車並不會有什麼嚴重傷害。

我怎麼會以爲車子走得很慢呢?忽然它以特別快車的速度疾駛而來。黑烟在天空散漫。我聽見小火車頭的急喘聲，壓下了我的喇叭聲。三十五碼，三十碼。我聽見叫喊聲音。我放開喇叭急跳下車。我聽見鈴噹聲，車笛聲。我向前跑去。

煞車尖叫聲，另一聲『嘟』聲，憤怒的叫罵聲，火車停在汽車後面七碼的地方。

兩個男人跳下來向我走過來。另外一個——可能是警備人員——也由後面車廂中跳下。副駕駛還拿着啤酒瓶，可是由他臉色看來，他現在是拿它做爲武器。他們同時開口，用德語高吼。卽使我是當地人，在半分鐘中我也挿不進口。我呆呆地站在風暴之前，手放在身前好像要防備啤酒瓶打過來似的。

他們終于停下來了。

我無奈地說：『對不起，可是我沒辦法。有個孩子在上面的鐵軌上，一個男孩，一個青年……啊，我只好阻擋住你們。他受了傷。對不起。』

拿啤酒瓶的人轉向他旁邊的司機。那是個穿暗灰襯衫，灰褲，軟尖帽的人。

那人居然用純正的英語說：『你瘋了嗎?鐵軌上沒有青年人，只有一部車子。爲什麼?我問你爲什麼?』

『哦，你會講英語!謝天謝地!先生，聽我說，我很抱歉，可是我非這樣做不行——』

『啊，是的，你擋住了火車，這是件危險的事。我要報告警察。我有個兄弟是警察，你可以對他解釋。你一定得賠償——』

『是，是……我懂。我當然會賠償的。可是請你聽一下。我需要你的幫助。』

忽然他站在我這邊。他首先的反應是憤怒之情立刻消逝，他一定又在我臉上看出了昨夜的驚嚇與對定西的焦慮。他問：『什麼困難?什麼事?你爲什麼擋住火車?說呀。』

『有個年輕人，他是我的朋友，跌在那邊鐵軌上。他的脚受了傷。』我又用手勢比劃。『他正在鐵軌上，不能動了。我非擋住你不行。你懂嗎?』

『是，我懂。這個年輕人，他很寬嗎?』

『不。他相當瘦，』我立刻急喘口氣。『他什麼？』

『寬。』他揮手指着遠處的鐵軌。『他離這裏是不是很寬？』

『哦，遠……是，很遠。不過，也不算太遠——在第一個隧道過去的地方。』隧道該怎麼比呢？我比了一會，他似乎了解了。

『你帶我們去，』他說，『可是先把車子搬開。』

這三個壯漢很快就把車子移開了。我只是靜靜呆坐在枕木上望着他們。然後他們把我當個包裹一樣搬上車去，火車頭又慢慢地開動了。

我的恐懼慢慢消失後，對于能坐在火車頭中頗覺新奇。這是十九世紀的殘留物，而有古老火車的吸引人之處。

我們出了樹林，前面是陽光普照的白石灰岩。轉過了山腰，到了第一個隧道前面。

我對司機大喊起來，這實在十分不必要，他笑笑比着手勢要我退後到車篷下面去。隧道看上去相當不討人喜歡，而且也不夠大，我敢說雖然車子通過，可是空隙不到一呎寬。

這條隧道相當長，穿過它，就像細線穿過針鼻一樣。壓迫的黑暗使人心悸。火車聲音在洞中加强了許多倍。還有水蒸氣，在通過的二十秒鐘中，我們像是在洗蒸氣浴，而且加上骯髒的煤烟。當司機減慢速度時，我幾乎不管定西地高喊他趕快駛出這黑地獄。我相信如果不是先有知悉，他們一定看不見洞外會有人倒在鐵軌上。光線慢慢穿過瀰漫的烏烟，人可以看見外面的石頭懸崖。光亮越來越强，空氣比較清新了些。我站起來看見車頭已出洞口。

一陣鈴噹聲響起來。我又聽見煞車尖叫與鋼軌鋼輪吱吱的聲響。火車噴了口氣停了下來，然後一陣蒸氣長長地放出來，機頭在深山中，就像茶壺一樣在低吟着。

我由車上跳到石子地上。

他還在那裏，腳仍然在軌道下。我跑過去時，他慢慢由伏臥的位置抬起來，我知道他聽見火車聲來時，一定是想平躺在雙軌之間，希望能逃生。但是他一定知道絕無倖存的道理。他面色蒼白，慢慢掙出苦笑的神情。

我跪在他身邊。『對不起，你一定早在幾哩外就聽見火車的聲音了。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了。』

『有點過於戲劇性。』他聲音還在發抖。『從此以後，我再不譏笑緊張小說了。』他挺直身體。『不錯，運輸與援軍全來了。他們讓你開車了嗎？』

『我倒沒想到。也許他們等下會讓你試試。』

那兩個人也跑過來了。我看見定西似乎想用德語對他們解釋，實際上已無需要。司機和助手立刻非常小心地把他的鞋帶割開。助手在工作時，另一個人走回車子去，拿來一瓶綠色扁瓶子遞給定西。

『這是客店的，』他說，『我想老白不會講話的。』

『我想他不會，』定西說，『這是什麼？』

我說：『白蘭地。喝吧，你會需要它，可是千萬別全喝光。我也可以喝上半杯。』

結果大家都輪着喝。司機們也好像和我們一樣緊張，定西的鞋子已經輕輕地脫了下來，兩個人半抱着他走回火車去。

車廂裏堆滿東西，地上剛好有方坐人的地方。我也發現門是可以加鎖的。

司機對定西說，『現在我們去客舍。白太太會治你的脚，而老白會給你們早餐吃。』

『如果你們有錢的話，』警衛酸澀地說。

『沒關係，我付錢，』司機說。

『他們說什麼？』我問，定西說給我聽。

『噢，我倒不敢保證有早餐吃，』我說，『不過把那些壞人弄下山，只有靠火車了。我們又沒人保護，這些人似乎都是店主的好朋友。我以爲你可以在抵達之前先向他們解釋明白，希望他們能在警察來到之前幫助我們？』

『我可以試試看。現在嗎？』

『如果火車開了，他們根本聽不見你說些什麼。去吧，用你的德語吧。』

『好。我希望我知道嗎啡在德國語中是怎麼說的。……怎麼啦？』

『嗎啡，』我茫然地說。『我把它全給忘了。我放在車子後面的衣袋裏。』

『你什麼？哦，如果車子上了鎖——』

『沒有。車鑰匙還在上面，』我說。

我們恐懼地互望一下，忽然我們又癡癡地傻笑起來，這時三個朋友拿着白蘭地站在我們旁邊。

『哦，我希望你能用英語向一士解釋。』定西揉揉眼睛說。

一士坐在白太太廚房桌子邊，喝着白太太的咖啡，一手用鎗指着桑柏洛和白家夫婦。一士現在可以休息了，因爲兩個司機來代替他的看守。

四小時之後。

嗎啡已經找到了，罪犯交給警察，老爺車帶我們回到村去。一個醫生替定西看了脚，並且囑咐他在床上休息一天。我洗個澡後，高興地躺在床上，一士換好衣服後在提包裏找剃刀片。

我又想起一件使我吃驚的事。

『尹立特！』我說，『他們會以爲你是什麼人？你登記的名字是尹立特嗎？』

『我根本沒有登記。客廳裏一個女人對我喊了些什麼，可是我告訴她且慢，便上來了。』他把汗衫丟在角落裏。

『一士——不，親愛的……你是不是還是下去先把事情弄清楚？』

『早上再說吧。』

『已經是早上了。』

『那麼明早嗎？』

『不，現在十點過了，正經點。如果有人進來——』

『進不來，門鎖上了。』他笑笑。『有事情，我們可以打電話下去。現在別管了。重要的事情先解決。我要洗澡修面——你聽見醫生怎麼說的？需要在床上休息一天。』

『也許你對，』我說。

後記

『他的嘶鳴像君主的命令
他的外表令人肅然起敬。』

莎士比亞：『亨利五世』

大廳中像舞廳一樣地充滿白色與金黃。點亮了的大水晶吊燈和外面九月陽光一樣閃亮。應該是光滑的地板上鋪了鋸屑。白色駿馬在上面隨着樂聲起舞。

現在廳中空了。五匹白馬由那頭門戶回到馬廄去。小步舞曲停止了。

旁邊座位上坐滿的來賓都傾身注意起來。我右邊是定西，左邊是一士，在這光輝的九月之晨，大家在這裏歡迎拿坡里重歸西班牙騎術學校。校長親自騎御，全維也納的人士全來觀禮。

拱門外的燈亮了。半門打開，出現了一隻馬，騎者直挺得像身雕像。牠慢步走進大廳，耳朵上豎，鼻孔噴張，動作冷靜而徐緩，而且有種歡愉之情。

現在已經沒有一點僵硬的表情了。在沉靜中牠的步態益形雅好，像是一艘張帆遠去的輕舟。牠全身雪白，黑漬全已洗去。

音樂改變了，老駿馬開始表演『人間精靈』。

表演過後，牠的耳朵迎向喝采之聲。羣衆全站起來，騎者脫帽向各方致謝。

老馬也低下頭。牠在六呎外直視着我們，但是我們不知道牠是否還認得我們。

牠在喝掌聲中退出去。燈光暗了下來，灰色半門也關上了。在外面，有些馬羣和新鮮糧正在等待牠。

——全書完——

著作人：張　時譯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發行人：平　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四二巷二號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初版

定價
新台幣：拾伍元
港幣：叁元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
第六七九號